甲骨文字集釋

第十二、十三卷

李孝定編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李孝定編述

乙、八八九六、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卷十二第一葉上收此作乳其說未聞

按說文「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孚从乙乙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故乳从乙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契文象懷子哺乳之形从子與篆文同从母（母字契文从女着二乳此但着一乳微異耳）篆譌為从爪与子形合（許云从孚）故从乙耳金氏收為乳可從辭云「辛丑卜亐乎𡚤乳」乎下一字不識然𡚤為女字正与哺乳之事相應也篆譌為从乙故以玄鳥說乳卵之義說之於篆形雖覺似有可說然鳥卵生与哺乳之事無與乳字固當从人不別从獸耳今得契文此字狀哺乳

之事如繪篆文形體雖有譌變然遞嬗之迹猶可尋也

藏、二、一、藏、三、二、藏、七、一、藏、十、二、藏、十一、二、藏、二九、二、餘、六、二、餘、十二、二、拾、四、十三、拾、四、十五、拾、五、十、前、一、八、八、前、一、二五、三、前、二、八、五、前、二、三十、六、前、五、五、八、三、前、七、九、四、前、七、三、八、一、前、八、一、四、後、上、三、十五、後、上、十四、八、後、上、十六、八、後、下、二十、六、菁、四、一、甲、一、八、十六、甲、二、二四、六、戩、十五、二、戩、四八、一、

羅振玉曰「象花不形花不爲不之本誼許君訓爲鳥飛不下來失其旨矣」見增考中三十五葉下

王國維曰「帝者蒂也不者柎也古文或作但象花萼全形未爲審諦故多於首加一作諸形以別之」詳見集林六卷十至十一葉釋天本書一

卷六字條下已引王說請參看

郭沫若曰「分析而言之其▽若▽象子房冂象萼木象花蕊之雄雌以不為柎說始於鄭玄小雅常棣『常棣之花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音不柎同』王謂不直是柎較鄭玄更進一境然謂與帝同象萼之全形事未盡然余謂不者房也象子房猶帶餘蕊與帝之異在非全形房熟則盛大故不引申為丕其用為不是字者乃假借也」詳見甲研釋祖妣十八至十九葉本書一卷帝下已引郭氏此說請參看

又曰「鄂每與舟字連文余疑古汎字此言『鄂不』(定案「此」下四字郭氏原不文無有以意足之如此)假為泭楚辭惜往日『乘氾泭以下流』王注云『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柎秦人曰撥也泭一作柎』小雅常棣『鄂不韡韡』鄭箋云『不當作柎古聲柎不同』蓋

古不柎樹音同故相通用也此與圖字聯文與舟桐例假爲柎字無疑」見卜通別一第二葉第五辭釋文

王襄曰「不不之緐文古與否通」見簠天象八葉上

按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篆形一下从木亦未見鳥飛上翔之象王國維氏取小雅鄭箋之說謂不即柎其說至塙郭說尤精當或作不者但象殘花萎敗之狀用作否定詞者假借字也金文作不毛公鼎不盂鼎不頌鼎不師至父鼎不王孫鐘不齊侯壺不者沪鐘不𨙸侯簋不不䍙妃簋與契文略同其上或增短橫畫豎畫或增圓點爲文字衍變通例無義䍙妃簋一文則譌變較甚矣金文不孳乳爲丕很仍以假借說之爲是郭謂是子房盛大之引申義可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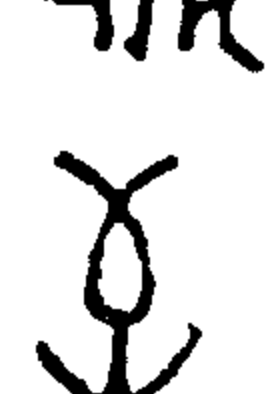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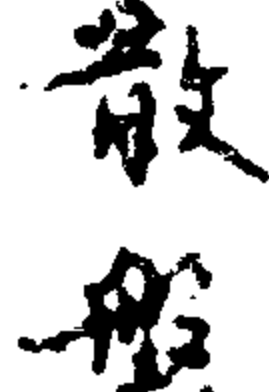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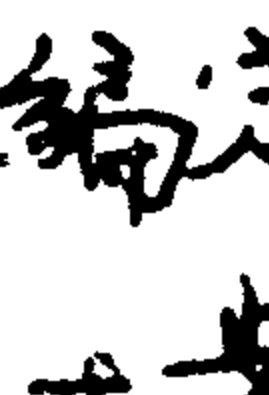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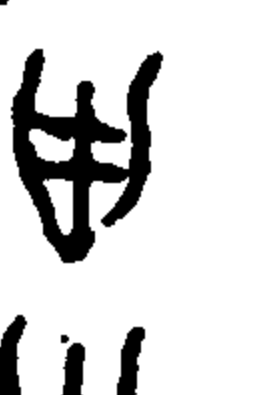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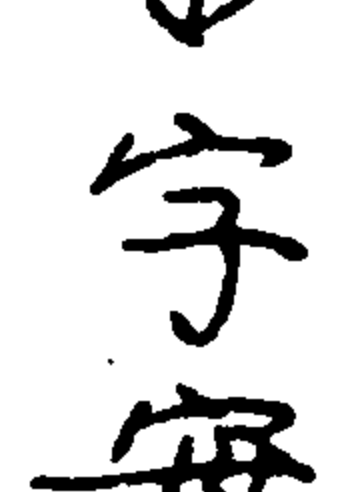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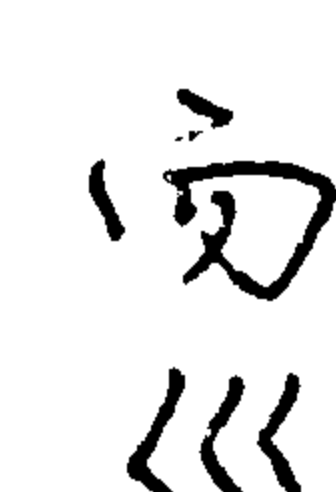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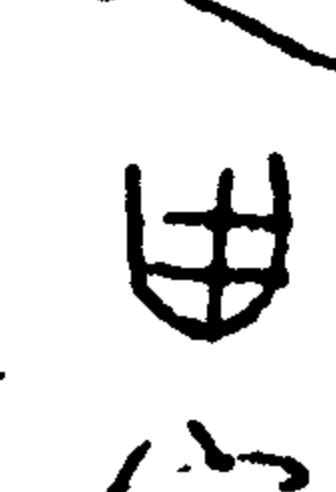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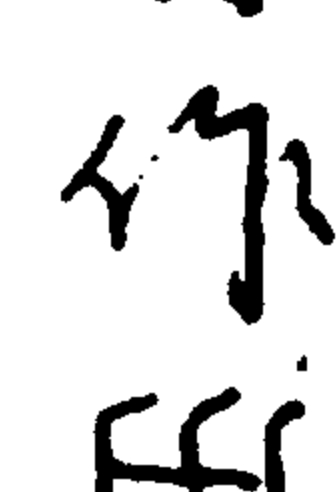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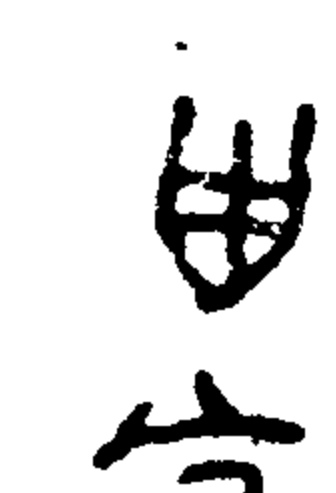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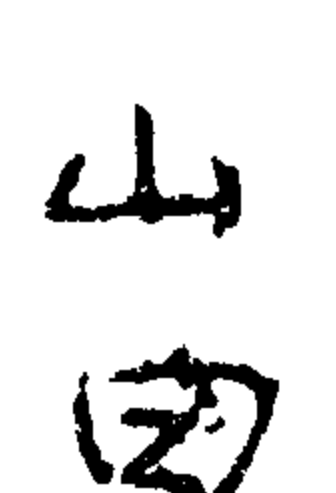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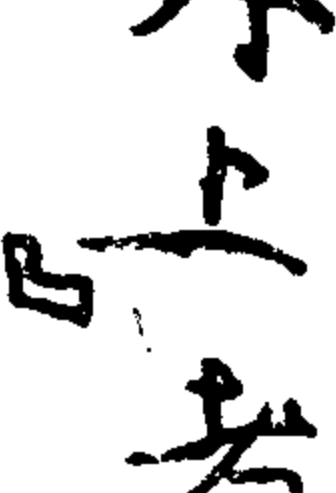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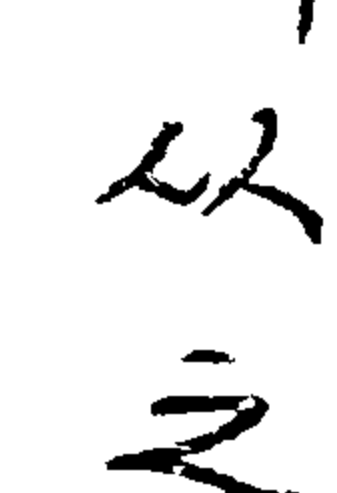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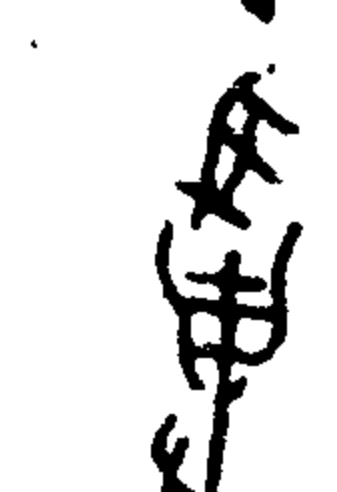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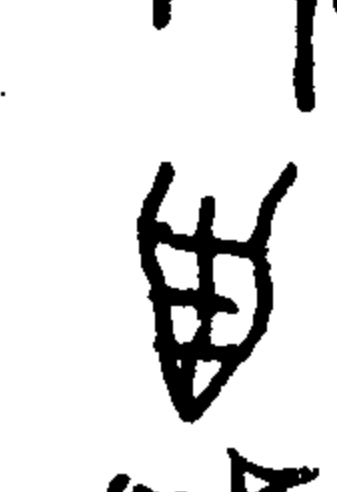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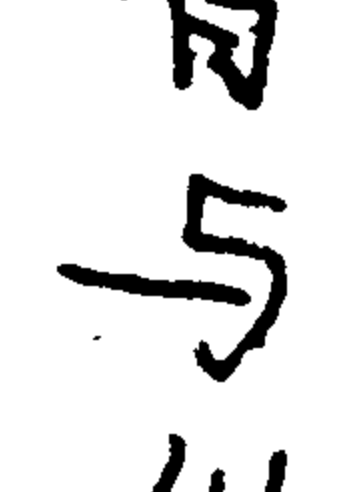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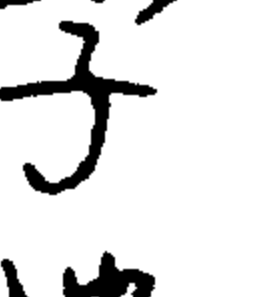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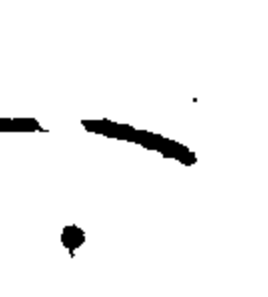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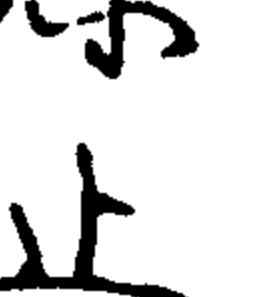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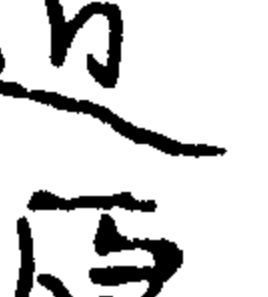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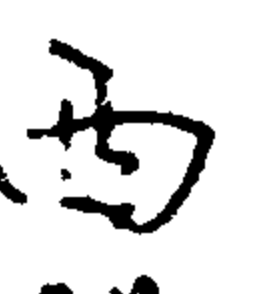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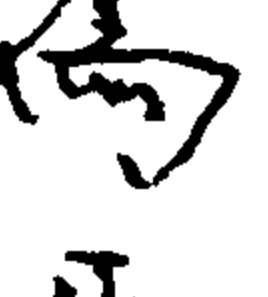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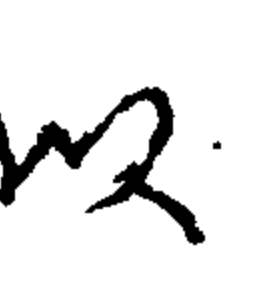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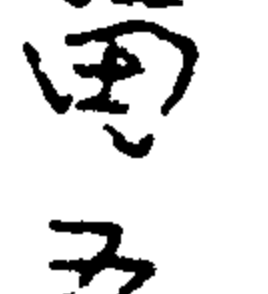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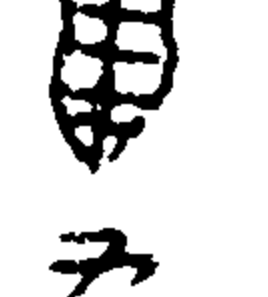
[至]藏、三五、二、[至]藏、六五、三、[至]餘、三、一、[至]拾、一、十六、[至]前、一、十、大乙[至]前、三、二十、四、[至]前、七、九、三、[至]後、上、八、十二、[至]戩、一、一、

羅振玉曰「說文『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謂[至]為飛鳥形然考古金文如散氏盤及同敦至並作[至]从[至]實象矢形吉田敦侯字作匽匽侯鼎同並从[矢]量侯敦及孟鼎作匽从[矢]乃[矢]之變矢伯卣矢字作[矢]以此例之知[至]乃矢之倒文一象地[至]象矢遠來降至地之形非象鳥形也」見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楊樹達曰「甲編一五六○『冊至有雨』粹二六五『冊至王受又』弜[冊]冊』冊讀為冊告也至者今本紀年云『大甲名至』也」見甲文說三十五葉

又曰「卜辭至或假為失」見卜辭求義五十一葉下

㠯至許訓鳥飛从高下至地是以咮接地也揆之古文至均从矢羅說是也至卜辭冊至之語楊氏引今本紀年太甲名至說之亦有可商卜辭於先公先王均備其廟號不舉其名此不應獨異且粹二六五片定辭言「至祖丁」又將何以解之郭說雖未必是然較楊說為長也金文作[glyph]孟鼎[glyph]散盤[glyph]令鼎[glyph]宗周鐘[glyph]齊鎛[glyph]郐諧尹鉦略同後二文與許書古文同

卤

甶 藏、八五、一、甾字重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西古文作卤籀文作卤且子鼎亦作⊗卜辭中有⊗⊗與許書籀文及古金文同（定案「同」增考無之據類編十二卷西下引補）而卜辭上下斷缺不能知果為西否其作甶甶等形。王國維（定案「國維」類編引作「徵君」增考釋係王氏手抄故逕作「國維」耳）謂即西字驗之諸文其說甚確許君謂『日在西方而鳥棲象鳥在巢上形』今諸文正象鳥巢狀巢字篆文作[巢篆文]从𦥑乃甶傳寫之譌亦正是巢形也日既西落鳥已入巢故不復如篆文於巢上更作鳥形矣」見增考中十三葉下至十四葉上

王國維曰「卜辭屢見甶甶諸字余謂此西字也說文西字注云『日在西方而鳥棲象鳥在巢上』甶甶二形正象鳥巢王復齋鐘鼎款識有箕單卣其文

囟字說文譌列西囟爲二實西囟聲近原只一字又說文囟字古文作𠕒實即甾字異文甾囟亦聲近也」詳見考古社刊考古四期釋四方之名

于省吾曰「囟字作⊗即說文囟頭會堖蓋也之囟卜辭以爲東西之西唐蘭謂卜辭以𠙹𠙹𠙹爲西者假甾爲西以⊗爲西者囟西聲近原止一字按唐說是也見駢續卅葉下釋西言五

楊樹達曰「西先古音同卜辭或言西宗即今本紀年『馮辛名先』之宗也」見甲文說三十九葉

按說文「𠧧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棲棲西或从木妻𠧧古文西𠧧籀文西」契文作𠧧出諸形雖王固于許說謂字象鳥巢不知字不从鳥不足以會「日在西方而鳥棲」之意若謂此是

假借則巢字或窠之与西聲韵懸遠丁氏謂字象四形与西之音義亦渺不相涉諸說並非也惟唐氏釋甾假為西其說穩不可易契文異字象人首戴甾之形其上所从正相與此同可証也字或作□唐于二氏均謂是許訓「頭會匘盖」之甾音假為西則有可商竊謂□仍是甾字字与甶之作□者形近甾為瓦缶其形製盖本有類此者与甶之異特其口有侈斂之别耳許書古文籀文均与此□字形近篆譌作□故許君以鳥在巢上說之或體作棲則為棲「義之後起形聲字也金文作□宜子鼎□□散盤□陳伯元匜□□師酉簋□國差𦉜□秦公簋上□楚王鐘均由□之一形所演變豈諸形亦象頭會匘盖之甶乎卜辭或言「西宗」即在西之宗廟楊氏說非契文自有先字不煩假西為之也

日 後、下三六、三、 日 乙、四八一〇、

孫海波甲骨文編十二卷四葉上收第一文作户無說

按說文「户護也半門曰户象形 𢩢古文户从木」契文户字甚少見而段字（启字）

習見所从与此正同孫收作户可从後下一辭云「岳于三户」似為地名乙編一

辭僅數單文無義似為習刻者所作金文肁門等字从户作日亦与此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户商 乙八六一

从户从商說文所無

菁七、下

⿸户東

从户从東說文所無

門

門 前、四、十五、六、門 前、四、十五、七、門 前、四、十六、一、門 後、下、九、四、門 甲、二、六十五、門 珠、三四、門 續、五、八、六

羅振玉曰「象兩扉形次象加鍵三則上有楣也」見增考中十二葉下

郭沫若曰「『門令』者門當作動詞解謂榜之于門也周礼冡宰職『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又秋官士師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即此所謂門令事也」見粹考一三五葉下

按說文「門聞也从二戶象形」契文亦从二戶或象加鍵或象上有楣羅說是也金文作門 門且丁簋 門 頌鼎 門 頌壺 門 頌簋 門 門 師兌簋 門 散盤 門 師酉簋 与契文小篆並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門豕

乙、四〇二四、

從門从豕說文所無

乙、七六四七、

⿵門來

從門从來說文所無

粹、一五七一、

⿵門⿱來奴

從門从來从奴說文所無

甲編、二〇〇二、

⿵門豩

從門从豩說文所無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耳

珠·二七一 續·四·二六·五 京·四·三·一 新一六四八 藏·一三八·二

前·八·五·三 後·上·三十·五 後·下·十五·十 甲編·三二〇六

王襄曰「古耳字」見類纂正編十二弟五十三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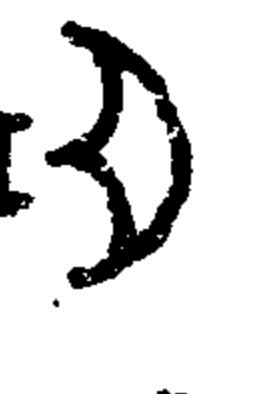
屈翼鵬曰「當是耳字聾鼎聾字偏旁耳作與此形近取字偏旁耳亦作與此全同可證」見甲釋四一一葉三二〇六片釋文

按說文「耳主聽也象形」契文正象耳形金文耿字偏旁作毛公鼎聖字偏旁作齊鎛曾伯簠井人鐘師望鼎穆公鼎與此亦近可證辭云「貞疾耳隹有壱」珠·二七一此耳疾之貞也「帚井乞龜七耳十五自口」續·四·二六·五此骨臼紀事刻辭疑古獻馘之事「足口耳隹有口」藏·一三八·二此當與珠·二七一辭同意足人名「口子口夢口作口耳口大鳴口」前·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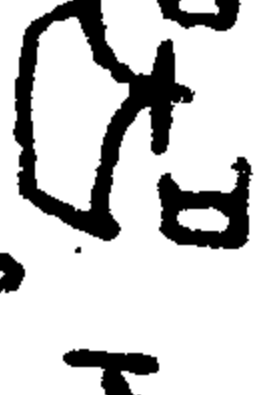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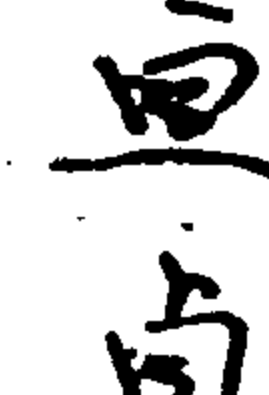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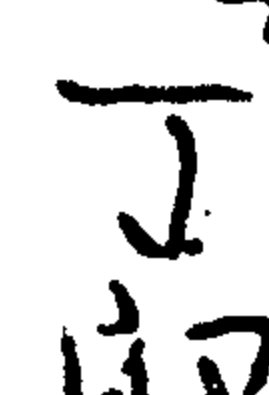
三、此辭殘泐過甚似亦言耳疾之事「丁丑邑示四屯耳」後、下、十五、十、此亦骨臼刻辭耳為人名「甲子卜亞戈耳龍每晦啓其啓弗每有雨」後、上、三十、

五、耳龍疑並為方國之名

□

□乙五一六一、□乙六五三三

按說文「聖通也从耳呈聲」契文从□象人上著大耳从口會意聖之初誼爲聽覺官能之敏銳故引申訓通賢聖之義又其引申也諸家論聽聲聖諸字之關係詳見九卷庭下引請參看許君以形聲說之非是聽聲聖三字同源其始當本一字本書仍依許例分收之聞之與聖本當是一字說詳九卷庭下金文作□齊鎛□王孫鐘□曾伯簠□井人鐘□師望鼎□穆公鼎□克鼎□師趛鼎 克鼎聖字與契文全同餘均从壬亦从人之所衍化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甲骨字形]
[甲骨字形]藏、二、三、[甲骨字形]拾、四、七、[甲骨字形]前、一、二六、五、[甲骨字形]前、六、十、一、二、[甲骨字形]前、六、五四、六、[甲骨字形]前、六、五四、七、[甲骨字形]前、六、五四、八、[甲骨字形]後、下、三十、十八、[甲骨字形]戩、四五、九、[甲骨字形]鐵、四五、十、[甲骨字形]乙、五三四七、[甲骨字形]乙、八五〇二、[甲骨字形]寧、二、七、

郭沫若釋聽謂古聽聲聖一字見卜通一三七葉上已見前九卷庭字條下引

于省吾釋聽說詳駢三第十九至廿葉已見前九卷庭字條下引

葉玉森曰辭云「王[甲骨字形]」王下一字不可識除後二辭外殷虛文字第四十五葉之九、十版亦有二辭云「己未卜亘貞王[甲骨字形]王隹囚」「丁卯卜王[甲骨字形]隹之壱」頤疑即殷先公昭明後人誤讀耳字為昭或為明又合稱為昭明耳」見前釋卷六第四十九葉下眉批

王襄曰「𦔻古聽字反文齋庚壺作𦔻與此類」見簠室徵文字二葉上亦見類纂正編十二弟五十三葉下

余祖同曰「耶作𦔻為聲之初文蓋以口就耳明白如畫其為聲字無疑今聲乃後起形聲字」見遺珠二十三葉

按說文「聽聆也从耳悳壬聲」篆文為會意兼聲字栔文作𦔻乃會意字篆文从壬乃𦔻所衍化既已作壬許君不得不以「壬聲」說之矣許書又有聑字訓「聶語也」聶訓「附耳私小語也」聑與聽聲音讀雖殊其始蓋亦由耶所衍化也余氏釋聲乃望文之訓栔文聽字以此為聲如此釋聲則聽字不可解矣葉氏謂是昭明是聽說見餘評九卷庭廳字條下金文作𦔻齊侯壺銘文作𦔻与此同

聲

[⿱殸⿰耳口] 粹一二二五、新四七七八、[⿱㞢⿺乚耳] 後上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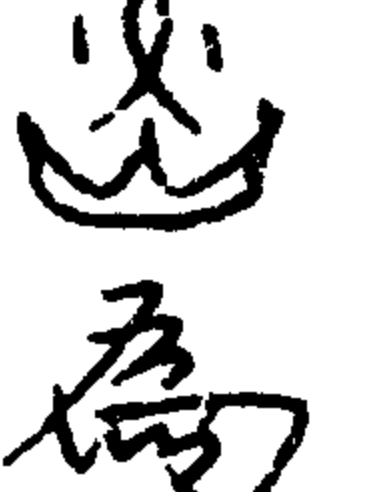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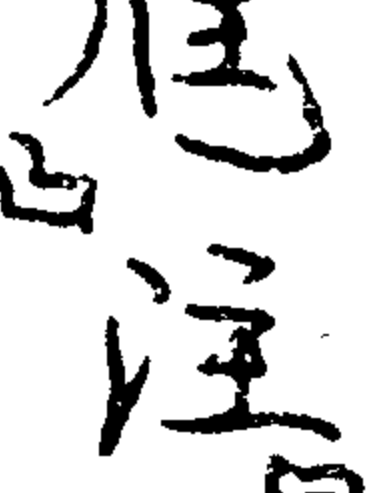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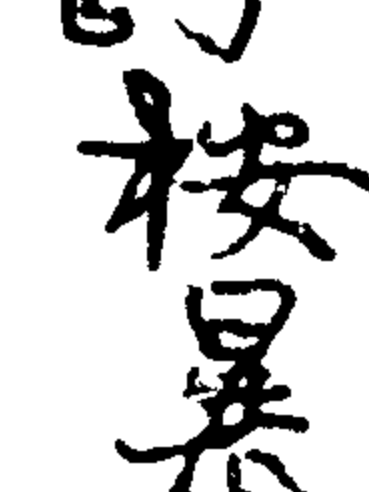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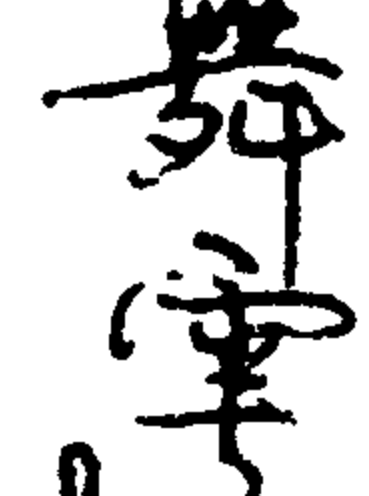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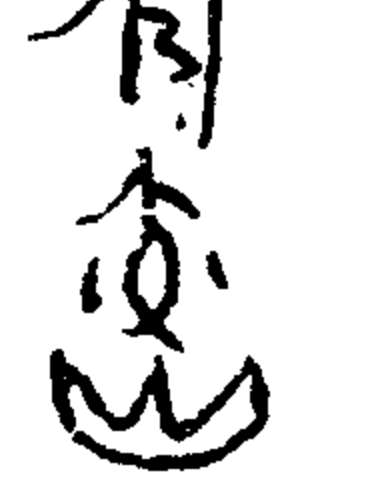
郭沫若曰「殸當即聲字惜上端略損而辭亦殘缺未明其義」見粹考一五九葉上

于省吾曰「契文聲字僅一見粹一二二五有[⿱殸⿰耳口]字上已殘應補作[⿱殸⿰耳口]从耳殸聲即古聲字」見駢三第十九葉下 詳見九卷庭字條下引

按說文「聲音也从耳殸聲殸籀文磬」郭于兩氏釋此為聲是也[⿰殸口]从耳口从殸殸亦聲篆文特省「口」耳从耳从耳口聽其意一也後上七、十有[⿱㞢⿺乚耳]字當亦聲字之省餘詳九卷庭字條下請參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禼

□甲編、一二八九、□甲編、三二五〇、□甲編、三四八一、□珠、三四五、□外、三五、□續、五、二、四、徵、薑、雜事、五二、□續、五、十七、□續、五、十四、二、薑、徵、帝系、一、□續、五、二、五、三、□續、五、三、十、十、□續存、一一四六、□新、二〇二九、□新、二五九九、

王襄曰「□疑古禼字。說文解字『禼，蟲也。』段氏云『殷玄王以爲名，見漢書，俗改用偰契字。』古文作𥜿。說文通訓定聲移𥜿於禼下，許氏說『周成王時州靡國獻𥜿，𥜿人身反踵。爾雅曰如人，被髮，讀若費。』朱氏云『𥜿本字作狒，按狒狒即猩猩，山海經作猎猎，昔𥜿一聲之轉。禼𥜿古本通段。殷契之□象猴形，殆即禼之古文。史記殷本紀『封于商』，正義『帝嚳之子禼所封也。』又三代世表漢書古今人表均作禼。又按部首之禸，許說『獸足蹂地也』，同系各字皆

獸類禹禺二字均應釋獸方与部晉合蓋𧊒𧊒从厹之譌至於萬古文作
[甲骨文]見萬𥝢不从厹也』校𣪠』即郊禺之禮与禮記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之
文不同禮記出于秦漢經生不能據彼疑此實錄也見鹽考常𠄞一葉
金祖同曰「續卷五第二三頁六片『己亥卜𡧊貞出𣪠允其雨』是出𣪠與否
與風雨有關係因憶曩嘗釋[甲骨文]為焚人求雨之事專字左傳僖公三十一
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疏謂『周禮女巫職
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為旱欲焚之故知巫女巫也』禮記檀弓『然則我欲暴巫
則奚若』注『巫主接神』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按暴不應祇是舞雩當是暴
之日中其甚者則焚之矣類編有[甲骨文]字釋烄說文『烄交木然也』玉篇『烄交
木然以燎柴天也』然說文交下曰『交交脛也从大象交脛』言交脛人也交為

于省吾曰「按唐之釋䎽是也以昏為昊無由徵信天問之『昏微遵迹』昏讀為聽䎽之䎽義亦可通䎽字本象人之跪坐以手掩面傾耳以聽外聲可以想見古人造字之妙上側特看其耳亦猶見之以橫目望之从𡈼目臭之从自矣說文𡕥字係由䎽字所演變契文䎽字用法約分二類(一)、續五、一四、六、『貞𡘲䎽㞢从雨貞勿𡘲䎽』𡘲即烄說文『烄交木然也』䎽婚音近字通金文婚字作䎽𡘲婚中間無介詞除𡘲䎽外亦無特祭或具牲之祭其非冥也可知矣前五、三三、二、『𡘲妏』五、三三、三、『妏𡘲』六、二七、一、『𡘲婞』婞倒相同妏妏婞均从女作且下文均言雨當係𡘲然女奴以乞雨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引莊子曰『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云「以人祀乃雨」』又地部二十引帝王世紀曰『湯時大旱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是乞雨以人為牲之證(二)、前六、十七、一、『貞方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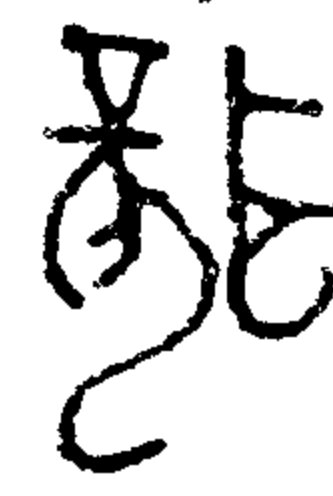
『我聞曰上帝引逸』酒誥的『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尤其酒誥的『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惟荒腆于酒……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與盂鼎銘文文意口氣相同在文義上講釋䎽為聞是可信的第一䎽與䎽字形上雖有差異他們仍是一字都是無可懷疑的䎽字或讀為昏或讀為婚昏聲与聞聲古音極近而說文古文聞字从昏聲在聲音上講䎽釋為聞也是可信的就這兩點認為䎽字應該讀為聞已是絲毫不成問題而番生簋𩏂字𩏂毛公鼎字作𩏂卿見簋字作𩏂前者較後二者所𩏂從聲符ㄓ一耳形陳侯因資敦『朝聞』的聞字作𦔻也不从耳而單獨成字不禁要令人想到有耳的䎽與無耳的𩏂是否為一字的問題來䎽字从耳与聞字从耳相同而盂鼎字讀為聞不分明䎽就是聞的本字嗎近見商周

金文錄遺載郘王子旃鐘一銘其中有幾句讚美鐘聲的話，「中翰虘揚元鳴孔皇其音攸易𦖞于四方」，𦖞字在旁稍有剝蝕，然而定是慶字，較之盂鼎𦖞字還要易於認識，顯然也是應該讀為聞字的。也是慶為聞本字的絕好証據。原來過去認為毫無問題是婚字的金文𦖞或籀文慶字，他實在是聞字，只因為借用為婚字，於是被認識錯了。」詳見說婚載集刊第三十本六〇五至六一五葉

屈翼鵬曰：「辭云『癸未卜𡧊貞旬亡囚三日乙酉夕月㞢食𦖞八月』，𦖞于此當讀為昏晴也。」見甲釋一六三葉一一一四片釋文

董彥堂先生曰：「𦖞，唐蘭氏以為『當即𦖞，乃聞之本字』，是也。容庚氏金文編第十二收聞字作𦖞，註云『盂鼎「我聞殷墜命」』。按此字由契文𦖞（前七、三一、二六）演變而

方國奏報以「聞」，則日食亦必有奏報可知。蓋殷人視日月食為同樣重要之天變也。自詩人作十月之交刺幽王以「日有食之」為「亦孔之醜」，以「彼月而微」為「則維其常」。效春秋以下歷代史籍乃僅載日食不載月食，說者謂「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後漢書五行志引日蝕說）。蓋藉以警惕時主使之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修政布德而已。史志中記載日食常有，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之語，與殷代記「月有食聞」之語酷似，事類既同屬文食樣式則皆為報告而兼用聞字，若就亦奇蹟也。暑中後漢書日食記「聞」者十五次，殷代月食記「聞」者兩見，決非偶然。其文之繁簡雖異，而稱「聞」則一。上下千餘年文書習用之專詞乃能一脈相承，亦足見吾國文化源流之一斑矣」（見殷曆譜下編卷三第廿三葉下至

二十四葉上

按說文「聞，知聞也。从耳門聲。𦖞，古文从昏。」契文象人跽而以手附耳諦聽之形，而特著其耳，乃象意字。唐氏釋聞是也。王襄謂字象猴形，因釋為禺，而解為殷之先公契。皆以之與夒字形懸遠，且於卜辭「有𦖞」、「有來𦖞」之辭例亦無一可通。其說已屬附會。金祖同氏更據續五、廿三、六辭之「𦖞」謂字象焚巫尫以求雨，𦖞以為巫讀若禍，則更鄰於想像。考該辭「允其」之下所缺之文是否「雨」字殊不可知，即令確是「雨」字，又安知「𦖞」以為焚巫求雨之事乎。金文作𦖞（盂鼎「我𦖞殷墜命」餘見龍氏釋婚引不具錄）假為婚定辭多假為婚若昏（辭見金文編十二卷廿一葉下婚字條下）。龍氏說極確。說文婚字籀文作𡢃，即𦖞之形變。金文但假聞為婚，作婚為後起形聲專字。以金文假聞為婚若昏既久，於是遂

有从耳昏聲之聒以為聞之古文矣實則𦖞變為象形（初文）而聒聞並後起形聲字也卜辭𦖞字用其本義彥堂先生之說雖不可易于氏讀為閺可商契文聞字與聽聲聖三字造字時之構想實同特聞字不从「口」徵異耳之體石經及玉篇聞之古文作䎽乃𦖞字省去人形但餘耳及首上飾物之形「小形龍氏稍是」聲井亦是非从來也

戛

□藏七二、三　□藏一二二、二　□藏二六八、三　□前一、十、六　□前四、三八、一　□前七、四、三　□前七、七、四　□前七、十八、四　□前七、二五、三　□前七、二九、一　□後上十七、五　□後下十四、十二　□菁一、一　□甲二、二五、一　□戩十二、十三

孫詒讓因此从戈从百當為戛字說文戈部「戛戟也从戈百讀若棘」是也見舉例下八葉下

林泰輔釋馘無說見龜甲獸骨文字卷一抄釋三葉上

郭沫若謂戛乃此國之長名戛者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林義光釋惑見前十一卷此字條下引

葉玉森初疑國字繼又釋馘見前十一卷此字條下引

金祖同曰「卜辭屢見『王以㞢戠伐𢀛方』，戠之釋識、釋戛、釋戲、釋臧、釋當毋論已，而㞢之爲國族名，戠之爲人名，則其莫逆于心，頗少爭議；實則不然。二字相合，決非一名一姓，中畧余向疑此應爲職官名。前、卷四、三一葉三片『貞勿隹王往伐𢀛』『乎多臣伐𢀛方』是王自征，始以㞢戠从令多臣往伐，則不及㞢戠，是王與『止㞢戠』有不可須臾離者，與國語稱衛武公在輿必有旅賁之規適合』。戠葉師葒漁釋戚，雖當時未敢以爲定論，實其說無可易。說文瞂盾下曰『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繫傳曰『盾象盾形』。說文疑之，更詳其說曰『厂象盾之側見形，十象盾之握，即所謂瞂也』。其文則易側見形爲正視形矣。至以目疑之，以爲『象盾之用窺敵』，至向禦之，其動迅疾，猶目䀹之開闔也；盾以禦矢石而衛其身，猶目䀹之禦塵沙而衛其精也。此

說似廷曲未諦因許氏已明言抒身蔽目目為身首之特徵古文字之屬身首者都繪目以示其全故眔之从目即抒身蔽目之意也眔為盾十則無疑為戈戈与盾正旅賁所守國語魯語注「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突害也」馘字从戈从盾即執戈盾夾車之謂「天子曰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曰旅賁禦突害也」見魯語虎賁旅賁名異實同蓋即今之衛士王出必隨中略因疑馘為旅賁之本字賁為同聲相假之後起字中略段氏注馘賁俱列在十五部可證」辭見遺珠十至十三葉又卜辭講話四三葉下亦釋此為馘

于省吾疑此亦為傳說見駢續十三葉下上已見十一卷沚字條下引

孫海波文編十二卷四葉上收此作馘說曰「說文『聝軍戰斷耳也或从首作

馘」此象繫首于戈之形」

唐蘭曰「□孫詒讓釋戛林泰輔釋馘葉玉森讀為國孫海波承林說今按□从由實非首或首形卜辭首字作□·□前人未能識則戛馘之釋俱不足信孫謂繫首于戈然由形與戈不聯且卜辭習由字自為一獨體字而非附麗于戈者孫乃置於附錄不加解釋昧於偏旁分析之法其說自難圓通也葉玉森又謂由或古盾字則□即古文戚其从□ㄩ者乃最簡之形亦非或今按由與盾字形亦不類卜辭有盾字前人未識如云「甲寅卜完貞王□大示」前、三、二〇「貞卯王自□□大示」四、同上□□即盾之本字當讀為循□定按字本書以于省吾說釋□見四卷前于唐氏此說漏未列入應據補則由非盾可知余謂由當為害若害之本字卜辭戚以由為地名陳邦福釋□大誤象首有物蓋之之形金文□字於商時彝銘中作

是祉為國名馘蓋其國名君之名也」定按此下一段文字已見十一卷「祉」下所引唐說茲从畧」見天壤考釋

五十一葉下至五十二葉上

按說文「聝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為俘聝』从耳或聲□聝或从首」大雅「攸馘安安」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魯頌「在泮獻馘」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許書取下引司馬法云「載獻聝聝者耳也」一切經音義四「生獲斷耳曰聝」他經傳注所說略同並言取耳惟或言生獲或言殺而取之畧異惟字或从首則古當有殺而取首者矣契文作□正象取首繫之於戈之形古文偏旁多以目代首从□則□後上、二二、一□後下、八九、□後下、四六、四□後下、四三、九之譌變□則戈之異構也□象戈之垂英古者軍戰斷首繫之戈纓之上字當作□其作□者亦猶□保之作□乃文字化之自然

結果唐氏於其古文字學導論一書中導論下四五葉及文字記四四下至四五下中論此甚悉不應於馘字之分書獨拘執說之也引唐說本書八卷俘下可參看取首致獲偏所獲者多則事甚不便故改而取左耳於是以首之「馘」遂變為以耳之「聝」經傳雖多作古文之馘而所說則後世之新制也林義光氏釋惑於字形雖遠于氏說此職為傳說於字形無說均可不辯葉氏釋馘於字形似為近之按𢀛从目与盾从目同然从巾無由象扞蔽之形且契文自有戲字作𢦔𢦘乙五七九八見本書卷一二〇五葉 則此非戲字甚明字既非戲則金氏旅賁之說不攻自破矣卜辭此馘連文此國名馘此君名也唐舉前三二三三辭言「職牛」當即殺牛取首之義職亦可讀為割也至契文之𢀛其意与「縣」同其音讀則不可知矣號季子白盤作戚 其銘云「丕顯子白壯武于戎

工經維四方博伐玁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趄々子白獻馘聝于王」小盂鼎作馘銘云「獲馘四千八百口二馘」並為馘字無疑从爪乃戈纓之形變容氏金文編十二卷五葉上謂是从爪可商均首「首形」亦不从「耳」為小異耳鼎文从或已下同小篆矣盤文从戈与契文同餘見十一卷洮字條下請參看

〔補〕郭沫若曰「𢧢人」名習見孫詒讓釋夏近是」見卜通一〇九葉下

聑 聑 簠徵、地望、二一

王襄曰「疑古耳字說聑字說文解字『聑安也从二耳』此爲地名」見簠考地望四葉下

按說文「聑安也从二耳」段注云「會意二耳之在人首帖妥之至者也凡帖妥當作此字帖其假借字也」張文虎舒藝室隨筆識爲戲論林義光文源云「按二耳當聽安靜無聲之意安帖之帖本字如此廣雅『帖靜也』釋詁四以帖爲之」林氏以安爲聑之引申義於義爲長契文又有聑卩二八七字當即此字之繁變象屬耳諦聽之形与明卩同意聑之爲聑卩猶明之爲明卩也聑在卜辭爲地名辭言「在聑」可證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緝 [oracle bone form] 粹七二a

郭沫若曰「緝疑𦖞之古字，象耳有充耳之形。「不緝雨」者猶言「不徙雨」雨不延綿也」見粹考九九葉上

于省吾曰「按郭說非是。緝應讀作茸。緝茸並諧耳聲。茸，段注本說文「茸从艸耳聲」。漢書惠帝紀「及內外公孫耳孫」。師古曰「耳音仍。」仍耳聲相近，耳音仍，故从耳聲音可轉為茸。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在闒茸之中」注「茸，細毛也。」字亦通氄。書堯典「鳥獸氄毛」傳「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氄，說文作䩸，又作𣯁𣯁。然則「不緝雨」者，謂雨之不茸細也。今吾鄉習俗，猶謂細雨為茸雨。廣韻六止有緝字，云「緝緝，𦈏盛皃」。按鳥獸細毛繁多，故引伸有盛義也」見駢枝十三葉上

按从耳从示（說文所無）當是會意其初義蓋為以繩繫耳辭云「不⿰耳干雨」當為假借字干讀為葺於義為長

⿱聑卩

乙、八七二八、 乙、八八一四、 乙、八九八一、

从聑从卩說文所無當為聑之繁文金祥恆續文編逕收作聑十二卷五葉下

⿱艹⿰耳口

粹九二七、新四四六四、

从耳从口（聽契文作耶）从艸說文所無本辭𦮼為地名

⿺耳人

續存、一·三七六、

从耳从人說文所無

⿰耴卩

乙、六二七三、

从耴从卩說文所無

按耴非部首本文應隸卩部前寫定卩部時漏未收入姑附之於此

⿱耳土

新、一五九九、

从耳从土說文所無

⿱宀耳

前、四十、四、

前、六、二八、五、

前、六、四八、五、

後、上、十一、三、

从耳从宀說文所無

排

前七.十四. 佚七九四. 粹五五. 粹一一二六. 佚三七四. 簠徵.天象.三八. 粹一一五八.

于省吾釋[非/手]謂即說文之排說詳駢三第廿九葉釋非[非/手]已見十一卷非下引請參看

按說文「排擠也从手非聲」契文排均讀為非說詳十一卷非下

㚘 𢪃 後、下十九、四

按說文「扶左也从手夫聲𢯄古文扶」契文象二人相扶持之形古文大夫夫均象人形偏旁中每得通用篆文又省一人形而存其手易「夫」為「扶」遂作扶耳如契文微字通作𢼸然亦有作𢓜者胃象人操形省去人形之大存手執杖形遂作𢼸矣說文訓左左即今佐字乃扶持之引申義又誤以會意為形聲失初誼矣辭云「戊子其酉畢叀扶用十月」其義未詳金文扶卣作𢪃扶鼎作𣏋均从又鼎文从ㄋ為又之形變非从攴也然為从又从手於偏旁中亦得通也

許書古文从攴所自昉

□ 拾、十三、一、□ 前、四、四、三、□ 前、四、五三、一、□ 前、五、八、四、□ 前、六、三一、五、□ 前、六、三一、六、□ 前、六、三一、七、□ 後、上、七、五、□ 後、下、十三、七、□ 甲、一、二六、十八、□ 戩、三、七、十三、

郭沫若曰「卜辭有□字或作□余以為版字从片从□聲與版之从片反聲同按諸原辭亦多係版築之意今舉其例之完整者如下『甲戌卜𣪘貞我勿□茲邑𣪘□上』前、四、一、三『癸卯卜賓貞□□□于□』前、五、八、四□□疑亦鄘字𩫏即小篆之𩫖字許書以為郭文以為墉之古文王國維謂以讀墉為是毛公鼎『余非𩫏又昏』假為昏庸之庸孫詒讓讀以伯虎敦之『僕𩫏土田』如魯頌之『土田附庸』余疑此應𩫏章亦僕𩫏附庸之意卜辭𩫏字亦或作𩫏若𩫏許書以為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實屬妙悟曩此与上例『茲邑』中

字同例。自是墉垣之墉。「丁酉卜口貞𢀛𢀛𢀛于𢀛」前四、五、八 𢀛與前二例邑𦎫同例。疑即堞之初字，亦城上有俾倪之形。𢀛即𢀛字，地名。「癸巳卜貞𢀛于壴」林一、二六、八片 壴羅釋，但案當為鼓之初字，象形𢀛中。此云「𢀛于壴」，則壴乃地名。他辭云「癸酉卜在𢀛貞王步于鼓亡𢀛」前二、十四、二、四 「貞𢀛戈人」前六、三、六、五 戈人亦地名。它辭言「乙丑卜賓貞翌庚寅令入戈人」前七、卅四、四、六 𢀛戈人猶春秋言「城中丘」隱十年、「築郿」莊廿八年之類也。「登人三千乎伐」缺「衣𦎫土𢀛」前六、卅、四、六 衣當係人名。它辭言「乙亥卜𢀛貞勿乎衣𦎫口𢀛」前七、六、三 與此同例。𦎫即不嬰敦「汝及戎大𦎫戟」，宗周鐘「王𦎫伐其至，𢦏子𢀛」，以𦎫不𢀛之𦎫。王國維云「𦎫者敦之異文。詩魯頌『敦商之旅』，常武『鋪敦淮濆』，鋪敦即𦎫戟之倒文」。土即土方。「衣𦎫土」猶大雅皇矣「以伐崇墉」，亦猶它辭「𢀛」例之「衣𦎫口𦎫」。此𢀛用作名辭

彼臯上所缺一字當係國號此例雖用法精異然於釋版亦無礙」見研甲

上冊釋版

陳邦懷曰「⿰爿攴說文將字篆文但有兩手為一从𠂇又或从𠂇𠂇象扶將之形爿

聲也與受从𠬪舟聲正同一例从兄邦福亦釋將其說曰「癸亥父己鼎云

「癸亥王彶孖乍冊⿰爿攴新宗」⿰爿攴即將⿰爿攴新宗亦扶新宗之譌古文从手之字或

从攴卜辭屢見之也」見殷契拾遺八葉

陳邦福曰「簠室殷契徵文地望篇第五葉云「貞于南方⿰爿攴斤宗十月」又殷

契類纂云「貞⿰爿攴十人」邦福案⿰爿攴⿰爿攴當釋將卜辭明与爿形有別也說文

手部云「將扶也」段注「古詩「好事相扶將」」將當作扶將字之叚借」又卜辭作⿰爿攴

作⿰爿攴正象兩手扶將之誼許从一手文備誼不備考癸亥父己鼎云「癸亥

王伐𢦏作冊般新宗」般即𢦏般新宗者亦扶新宗也蓋古文手與攴為一字（寠見卜辭）可證以一手之𢦏字始于晚周即許君之所本也」見辨疑十三葉下

葉玉森曰「按他辭云『貞𢦏戈人』（前六、卅下六）戈人乃戈國之人又云『乙丑卜賓貞翼庚寅令入戈』（前六、卅四、六）此辭之行共十一字末字為戈其下契一大斜之界線下似有一ㄅ字淺痕諦察之仍線痕微餘者如乀下非人字也郭氏誤釋為令入戈人遂疑戈人為國名乃讀𢦏戈人為敝戈人讀猶春秋言城中丘（隱七年）築郿（莊廿八年）也考經訓敝之一字茲不合築意釋敝似不可通陳氏釋𢦏近矣但卜辭𢦏字似与他辭言戎𢦏相類其讀為殺傷猶𢦏聲求之戕古𢦏字或叚𢦏為𢦏說文曰『𢦏傷也』卜辭曰『勿𢦏茲邑』即言勿屠此邑也」

鼎銘同意它辭則當讀爲戕葉說可从

前六.二九.五　後.下.二三.九　後.下.三一.八　甲編.四二七　新四一四一

王襄曰「古摯字从又許說握持也」見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三葉下

孫海波曰「說文『摯握持也从手从執』此象罪人被執以手抑之之形」見文編十二卷四葉下

按說文「摯握持也从手从執」契文象罪人被桎梏以手執之之形許訓握引申誼說詳十卷執字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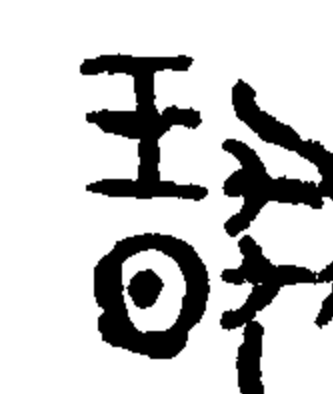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授

按說文「授予也从手从受受亦聲」古文受授為一字不从手受字重文詳四卷受字條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揚 □

按說文「揚飛舉也从手昜聲□古文」契文不从手昜字重文金文揚字多見大抵从丮若作□毛公鼎□召伯簋□君夫簋□宅簋□友簋□克鼎□大簋或亦作□絡子卣□商承祚曰「絡子卣作□与此同其文曰『辛巳卜㣇貞王寔揚白𡵓』从其亦對揚之意」與見類編十二卷二葉上按「昜白𡵓」昜當為國名白𡵓號𡵓則私名也商說似有未安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𢾺 前、六、二一、一、後、上、十三、十、後、上、十五、七、菁、九、十五、鄴三、三九、振續、二六六、粹、九七二、

商承祚曰「收作𢾺曰、『古金文亦有此字』見類編十二卷十九葉下

陳邦福曰「當釋𢾺揆，據揆敦有𢾺字可證。通作『揆』，爾雅釋言云『揆，揆也』左定公四年傳『殷民七族有終葵氏』路史國名紀云『終葵，商時侯國』見辨疑八葉

按說文「揆，葵也段注本改葵作度也。从手癸聲」許書手部諸文古籀从支者多見契文𢾺字陳氏釋揆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或即終葵之國與。又本書四卷三一〇八七葉收此作𢾺入支部之末以為說文所無字云「疑古文揆字」彼文當刪附正於此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扔

前、八、六、一

王襄曰「古扔字許說『因也从手乃聲』」見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三葉下

按說文「扔捆（段注本从因）从手乃聲」此从又乃聲王說可从

拕

前六・五一・四　珠・七〇四　甲編・二二八四

王襄曰「古拕字」見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三葉下

屈翼鵬曰「象拖蛇之狀隸定之則作㐌當是拕字拕說文『曳也』按即後世之拖字」見甲釋二八八葉

按說文「拕曳也从手它聲」契文同象曳蛇形屈說是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掫 □拾、七、十三 □拾、十五、六 □前、三、十四、三 □徵、下、三三、三 □後、下、三六、一 □菁、五、八

葉玉森曰「古𡨦字或从上下兩手持斧鉞形，蓋古代神話謂𡨦能殺人，乃天地之斧鉞」見鈎沈一葉。

于省吾曰「契文『大𡨦風庚』習見，葉玉森釋𡨦，按乃臆測之詞，殊不可據。𡨦字中从耳，葉氏誤認耳為斧鉞形。契文取字作□□，从耳从又，可資互證。商代金文之斧形，具乙卣作□，髙父乙𣪘作□，父癸鼎作□，與耳字迥別。𡨦字象上下兩手持耳，當即掫字。說文『掫，夜戒守有所擊也，从手取聲。春秋傳曰「賓將掫」』。按古文从手从又一也。𡨦字象兩手持耳，以後世六書之義求之，當為會意字。說文以為从手取聲，易會意為形聲，有失其朔。說文『擊

同也从手取聲」契文作𢦏上下均从又与𡔲之演變正同大掫產掫麃讀為驟驟从聚聲聚从取聲聲母同朱駿聲謂說文掫字段借為聚史記樂毅列傳「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王念孫云「最當為取字之誤也取与驟同」又云「取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趨聚之節」釋文「聚本亦作驟」驟聚取三字古聲並近」相按王說是也掫之通驟猶取之通驟矣老子二十三章「驟雨不終日」河上公注「驟雨暴雨也」以暴詁驟驟猶暴也玄應一切經音義九引國語賈注「驟疾也」詩終風「終風且暴」傳「暴疾也」是驟与暴古訓同爾雅釋天「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注「暴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按大風暴起猶言大風驟起大掫產即大驟風猶今言大暴風矣見駢三弟三葉

按說文「掫，夜戒守有所擊。从手取聲。春秋傳曰：『賓將掫。』」契文作㝡，于氏釋掫讀為鄹，極是。許訓夜戒有所擊，蓋後起義。卜辭諸掫字均假為鄹。其初義疑與取同。古文从又从攴每無別，掫取古蓋祇是一字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扜 後上、十五、四、

孫海波文編十二卷五葉上收此作扜無說

按說文「扜指麾也从手亏聲」契文同原辭漫漶不詳其義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扌丩

□ 新寫一九五背 又甲釋圖版零貳零

于省吾曰「安陽發掘報告第一冊新獲卜辭寫本一九五背有辭云『己卯卜酉三匚至□甲十示』陳夢家釋甲十示三字爲十七示（燕京學報第二十七期商王名號考）按陳釋非是□字从□上下从二又□即說文□字□字从之今隸作丩金文句字通作□其宛句鑃作□是句之从丩作□或□反正無別□至上从□下从□即□及□之省畫也如□字佚存一九四作□□字後下三三、五作□他如系字作□亦作□□字作□亦作□□字作□亦作□至从一又与二又每亦無別是其例然則□从丩从二又即⿰扌丩字集韻十八尤收古文作⿰扌丩凡古文字从又从手一也从攴从手一也如金文扞作投扶作敖是其例三匚至⿰扌丩甲十示者三匚即匚乙匚丙匚丁也繼之以

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沃丁及小甲共為十世由乙數至十世適當小甲雍己大戊兄弟三人之世兩三人之中祇小甲稱甲是⿰扌丩甲之名非小甲莫屬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小甲高即位居亳」是可證小甲名高⿰扌丩从丩聲古即讀如丩韋氏文始丩字下云「收音如丩」按高⿰扌丩乃一音之轉猶皋陶之即咎繇爾雅釋天「五月為皋」釋文「皋或作高」左哀二十六年傳「越皋如」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作「句如」按句从丩聲金文毀殷駒字作媽呆同毀喬字作嵩从句从丩一也說文「赳从走丩聲讀若鐈」按鐈从喬聲郘鐘喬字作嵩从高聲又說文「嚣高聲也从㗊丩聲」按嚣高疊韻是⿰扌丩从丩得聲可讀為高例證至顯紀年作高⿰扌丩之借字也小甲名⿰扌丩可稱⿰扌丩甲猶河亶甲名整呂氏春秋音初篇作「整甲」矣要之⿰扌丩字从丩从二又

象兩物相句曲而上下以手糾之有糾結縮斂之義故以丩之字如句糾叫收均一義之引伸也今既考知丩爲糾之初文又可知小甲之本名糾紀年作高者借字也」見駢續九葉下至十葉

按从仁之从丩即糾字說文所無于說是也本片爲本所第一次安陽發掘所得原未揭印屈翼鵬氏撰甲釋時始行補揭附入圖版之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女 ㄙ

□藏九、七、二 □藏一六四、一 □餘十、一 □拾三、六 □前一、三九、十 □前一、四一、一 □前四、五一、五 □前七、三六、一 □前八、九、二 □後上、六、十一 □□ 菁七、一 □甲、二三七 □戩三四、十五

羅振玉釋女無説見前釋中二十三葉上

按説文「女婦人也象形王育説」許以象形解女字治説文者頗多異説段氏謂象揜斂自守之狀王筠釋例謂下半似乃或取在人下故詰屈之意而謂上半究不能知孔氏疑之謂古作□象側立斂首斂手曲膝形柔順事人之象也大抵均憑想像夫男女之别於文字之形體上殊難表示故就男女工作上之差異以爲區别女蓋象跽而兩手有所操作之形女紅之事多在室内也男則以力田會意男耕女織各有專司故製字於以見意也

金文作 孟文 女宭卣 女子鼎 享女鼎 女康丁簋 毛公鼎 盂鼎 克鼎 齊侯盤 無叀鼎上一畫蓋象笄形古文母女多不別

姓

姓 前六、二八、二 姓 前六、二八、三

孫海波文編十二卷九葉下收此作妃曰「从女从之說文所無」

按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偁天子从女从生生亦聲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契文姓字正从女从生類編十二卷七葉上文編十二卷九葉下均收此作「妃」以為說文所無字按契文之作㞢者从㞢乃生字偶誤詳六卷「生」「之」二字條下收作妃者誤也辭云「囚王囚姓」前六、二八、六「囚姓冥娩囚」前六、二八、三以界二辭觀之姓仍為女字非姓氏之姓金文姓氏字或但作「生」兮甲盤銘云「諸侯百生」是也或从人从生作「性」齊鎛銘云「保盧吾子性」是也亦無从女从生之姓是則姓之為姓氏字其事當屬後起矣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姜 □ 簠徵、雜事、七九、續、五・一三・五、重出

王襄曰「古姜字」見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四葉上

按說文「姜神農居姜水以為姓从女羊聲」契文上从丫當是𠂆之未刻全者王氏釋姜可从辭云「囗卯貞子不姜」其義未詳又金氏續文編十二卷七葉下姜字條下又收作□者一文新、七七、上从羊下从一人面跪之形非从女似非姜字疑羌之異構金文作□齊鎛□魯侯鬲□王婦匜□己侯簋餘尚多見均从羊不省

前一、三五、六　新五〇八〇、

于省吾曰「說文『臣顄也象形』王筠句讀云『淮南子「靨𩈾輔在頰則好在顴則醜」高注「靨𩈾輔頰上窐也」臣之外象頤中一筆象窐』又釋例云『左之圖者頤也右之突者頰旁高起者也中一筆則臣上之紋狀如新月俗呼為酒窩』按許說及王氏之解釋並誤非本義栔文無臣字而有从臣之字前一、三五、六⿰臣每姬从臣作　金文季宮父簠姬从臣作　形相仿鄴三下三九、一姬从臣作　按臣本象梳比之形說文『筐臣取蟣比也从竹臣聲』比今通作篦廣雅釋器『筐臣櫛也』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羅氏殷虛古器物圖錄第二十三圖為骨製之梳比作　形其第二齒已折羅氏附說云『狀略如櫛髮之疏上有四穿不知何物』按此即古之梳比為臣之初形其有四穿者貫

姞

斷 甲編三四一八、此係殘文其全字當作姞

按說文「姞黃帝之後百鯈姓后稷妃家也从女吉聲」本辭僅殘餘半字當是从女从吉与小篆同

菁七、一

金祥恆續文編十二卷七葉下收此作娶無說

按說文「娶取婦也从女从取取亦聲」本辭云「甲辰卜爭貞□娶冥㝃☒」娶上闕文當是婦字則娶為女姓然与後世訓取婦者雖為一字金說可从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敏

前五、十七、四、 前五、十七、五、 後下、十、十五、 後下、二三、九、 菁六、一、 乙、一九一六、 乙、五一六二、 乙、五一七八、 古、二、九、 續、一、三九、三、 鄴、三、一、七、 續存、一〇四八、 粹、四八八、 乙、三三五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敏疾也从攴每聲』叔緐父敦从又杞伯鼎聃敦均有又与卜辭同」見增考中六十葉下

葉玉森釋妻見前釋五卷十九葉上

郭沫若从葉說釋妻見粹考七十二葉上四八八片釋文

董彥堂先生亦从葉說見先生所藏前編五卷十七葉上眉批

孫海波文編金祥恒續文編均从羅說收作敏見文編三卷十五葉下及續文編三卷二七葉下

按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从女从屮从又又持事妻職也屮聲𡚇古文妻从肖女肖古文貴字」契文与篆文全同許云从屮者乃髮形之譌變蓋象以手執束髮或又加笄後、下、十五、十六之形女已及笄可為人妻之意也羅氏釋敏於卜辭々例皆不可通辭云「貞㞢于示壬妻妣庚□叀」乙、一九一六、「□乙亥卜㞢歲于妣戊盧膚豕□乙妻」乙、三五二一、「丁丑卜賓貞子雍其御王于匚丁妻妣己眔羊三□羌十」續、一、三九、三弟一辭言「示壬妻妣庚」猶定辭言「示壬奭妣庚」庫方、一二二一、河、三五四、等片也弟二辭上言「㞢歲妣戊」而下言「□乙妻」蓋先妣名戊者不止一人故下言□乙之妻以別之殷先公先王中名乙而妻名戊者惟武乙一人則此所闕者當為「武」字無疑上所闕于名以例求之當為「乙」字弟三辭言「□丁妻妣己」先公先王中夫名丁而妻名己者有中

婦

[glyph] 續存一〇一四、[glyph] 新二〇二七、[glyph] 契七二三、[glyph] 不从女帚字重文

唐蘭曰「[glyph] 婦字說文『婦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今按當作从女帚聲帚之孳乳字也卜辭且之配曰匕　祉父之配曰母婦者殆今王之配」見文字記廿葉下

按說文「婦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契文皆段帚為婦不从女帚字重文見七卷帚字條下然亦有从女从帚作婦与今字同者如上出前三文蓋後出之本字与段借字並行唐氏以為形聲字說之是也蓋如婦非从帚得聲則帚不得假為婦矣灑掃固為婦職然如非帚聲則金文作 [glyph] 比簋 亦

單一帚字安知不為僮僕字乎

不从女与契文同然多數从女作 [glyph] 守婦簋 [glyph] 杞婦卣 [glyph] 守婦觶

[glyph] 負帚多父盤 [glyph] 晉邦盦 [glyph] 盤婦鼎 [glyph] 㠯乇婦壺 [glyph] [glyph] 君鼎 与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小篆同

妃

㚰 拾、三、七、㚰 前四、二四、一、㚰 後上、十六、十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妃从女己之己又有改字注曰女字也古金文中作妃作改者有己的从皆為女姓即己姓許君以為女字固非金文家咸釋作妃匹之妃則更誤矣此从卩作㚰妃匹之本字」與見增考中廿二葉下

王國維曰「古文己姓之己作妃妃匹之字作妃區別甚嚴」見朱氏文字編十二卷三葉下妃字條下引

容庚曰「說文『妃匹也』『改女字也』二字皆己聲一在左一在右改當是改之譌」亦見朱氏文字編妃字條下引

王襄曰「㚰疑古妃字按殷契凡十二支之子作𢀈𢀓𠀠諸形無作子者惟人名概作子如子漁子亦是又巳作子子子子諸形無作巳者而祀妃皆从巳

作疑古文𡚱与㚼与㚼不相通也」見簠考雜事十葉上

陳邦懷曰「

葉玉森曰「疑妃字所从之㔾即假作㚼字从女从巳或即𡚱字之變體曰

『𩂶妃』者乃𩂶國或𩂶地之女字」見前釋卷四第三十葉下

按說文「妃匹也从女己聲」羅氏謂妃改均女姓乃一字即後世之己姓（王國維氏說略同）其說是也契文𡚱字从㔾既非戊己之己亦非辰巳之巳與契文祀字所作𥘅所从正同（祀字許君謂从巳）羅氏以為妃匹之本字可从辭云「𩂶妃」蓋即其本義契文𡚱字作𡚱（菁、五、）葉氏釋此為女字專字說非𡚱乃好字亦不當釋𡚱字金文未見妃匹本字舊均以𡚱作（說文）[字形]（己鼎）[字形]（年盨）[字形]（匜君壺）諸形者當之按當是女姓羅說是也

娠 甲編、三七三七、

屈翼鵬曰「啟當是从女辰聲，其上闕文當是婦帚字，帚啟盖武丁諸婦之一」見甲釋四七四葉

金祥恒續文編十二卷十四葉下收此入女部之末以為說文所無字

按說文「娠，女妊身動也，从女辰聲。春秋傳曰『后緡方娠』。一曰『宮婢女隸謂之娠』」。契文正从女从辰，屈氏隸定作女啟，殆偶未察耳。辭云「囗娠其㚤其」，上闕文除干支貞卜外，娠上一文當為婦某之名，應非「婦」字。佚五八六辭云「乙亥卜㱿貞王曰出孕㚤其曰㚤」与此同例，知殷人不惟於諸婦免身卜其嘉否，即於方娠之時亦貞其休咎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

□藏、十九、四、□藏、八十、三、□藏、八四、二、□拾、十一、七、□前一、九、七、□
前一、二九、五、□前一、三十、一、□前四、十八、六、□前五、四七、四、□前七、十
七、二、□後、上、六、十二、□菁、四、一、□甲、一、三、一、□甲、一、十三、十九、□
戩、七、三、□新寫、二二一、又卜通別一、新九片

羅振玉曰「卜辭中母字亦通作女諸婦方尊作□与此同」見增考中二十二
葉上

郭沫若曰「母作□有四乳多乳之現象人本有之」見卜通別一第八葉上
新九片釋文

胡小石先生曰「菁華七云『丁亥卜殼貞王曰侯虎□歸』□歸即母歸古母
皆以母爲之」見甲骨文例二七至二八葉「按先生原書『古母』作『古女』乃誤字
「□歸」下衍「御」字謹爲校正

郭沫若又曰「人偁有已者為母，母字即生字崇拜之象徵，母中有二點，廣韻引倉頡篇云『象人乳形』，許書亦云『象乳子也』，骨文及金文母字大抵作𡚾，象人乳形之意明白如畫」見甲研釋祖妣

殷王國維曰「金文之『某母』乃女子之字，女子偁『某母』，猶男子之偁某父，乃美偁也」見集林卷三女字說

陳夢家曰「卜辭中先公先王配偶的偁謂有母妾妻奭四種，妻妾兩偁多屬武丁卜辭，奭僅限于乙辛祖庚和乙辛的周祭卜辭。試將前三種偁謂与乙辛周祭卜辭中法定配偶之偁奭者比較如下

示壬母匕庚
示壬妾匕庚 ＝ 示壬奭匕庚 後上一、六、甲一、八

示壬妻匕庚

示癸妾匕甲‖示癸奭匕甲　後、上、一、六、加一、八、

大乙母匕丙‖大乙奭匕丙　後、上、一、一二、

且丁母匕己‖四且丁奭匕己　後、上、二、十、

由此可證母妾妻奭均是同義王亥之配或偁母或偁妾亦可為證「丁妻二妣己」定按「丁妻二妣己」見於續、一、三九、三「丁」之缺一字「二」乃卜辭序數此辭之正確讀法當為「口（甲或四）且丁妻妣己」陳氏所偁當與此相類讀為「二妣己」似可商

可參看下述二辭

御丁二妣己妣丁子丁　庫、一九八八、武丁子組卜辭、定按本辭「二」字似亦為卜辭序數

其又于丁匕己　甲、二六四七、廩辛卜辭

以上先祖配偶之偁母妾妻者有很多是同於其偁奭的法定配偶的但也

有不在法定配偶之例的其原因不外乎(1)先公不參加周祭(2)上甲三匚四世配偶不參加周祭(3)旁系不參加周祭(4)其它未分別之如下

(1)夏母河妾王亥妾(母)

(2)三匚母

(3)卜丙母匕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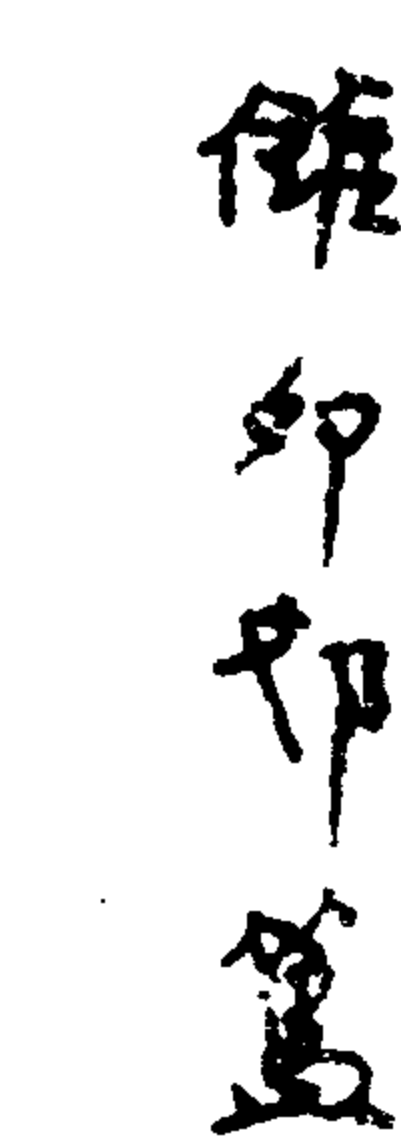
(4)丁妻二匕己庚示妾

也有少數偶爽而被摒除於周祭之外的如第十三章第一節所述庚甲卜辭中且辛爽匕壬和羌甲爽匕庚是不見存於乙辛周祭卜辭的在此應補上甲的配偶卜辭云

庚子卜王囗匕甲序匕癸　前一、三八、四、武丁卜辭(武晚)

叀小乙匕庚　甲九〇五，明續六六二，康丁卜辭

試比較兩辭，匕庚為小乙之配，則匕甲為上甲之配。先王以上甲開始用天干之首，而上甲之配名甲也是很可能的。如此為可能的，則下列庚甲卜辭中的母甲可能是上甲之配。

乙丑卜王曰貞：祭母甲才口月　河三五八

乙亥卜王貞：母甲　哲庵藏骨

今日母甲　善三六一九」

見綜述四八七至四八八葉

按說文「母，牧也。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契文从女，上著兩點，象兩乳形，郭說是也。惟新寫二二一片之𡚧，其上下四點乃土銹字，蓋以女為母。郭氏

以四乳說之殊覺不倫蓋四乳之象爲數絕少造字時必不於此取象也至稱母與傳妻妾通同意陳氏之說甚是惟卜辭習見母己母庚母辛之辭與今人言母意同乃父之配偶陳氏說未及此似嫌疏略也本條請與一卷祖字四卷奭字諸條參看金文作□乍冊嗝卣□父己母癸卣□雔卯卯簋□母辛卣□陳伯元匜□光作母辛觶餘尚多見略同

𡛡 匕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妣籀文作𡛡，卜辭多作匕，與古金文同，多不从女（惟𢦏妣鬲从女作妣，與許書籀文合）。吳中丞說『古妣字與父相比，右爲匕，左爲匕』。予案：考妣之匕引申而爲匕箸字，匕必有偶，猶父之與母相匕矣」見增考中二十二葉。

郭沫若曰「匕蓋匕柶字之引申」詳見甲研上冊釋祖妣。已見一卷祖字條下引。

按說文「妣，殁母也。从女比聲。𡛡，籀文妣省」。契文假匕柶之匕爲之，亦不从女。匕字重文詳見一卷祖字、八卷匕字諸條。金文作匕（妣辛簋），與契文同；又作𡛡（𢦏妣鬲）、𡛡（召中作生妣鬲）、𡛡（陳侯午錞）、𡛡（齊侯鎛），與許書籀文同；又作妣（鄦戾簋），與小篆同；𥘪（齊鎛）从示从匕，匕聲，示神事也。祖妣爲

已歿之偁故又从示此後起字匕比聲同从匕聲从比聲一也許云籀文妣省失之前人以相比說妣字亦涉附會

[glyph] 妹 拾、十一、十一、[glyph]前、二、三九、二、[glyph]前、二、四十、七、[glyph]前、四、二五、五、[glyph]前、四、二五、六、[glyph]後、上、三十、十、[glyph]後、下、十、二、[glyph]後、下、十三、十六、[glyph]甲、一、二一、十三、[glyph]甲、一、二三、二、[glyph]戩、三五、十、

羅振玉曰「妹从女此从母者古文母與女通用卜辭中此字為地名殆即酒誥之妹邦矣又借為昧爽字」見增考中二十三葉

葉玉森曰「妹从朩象木上有小枝乃木末形似為末之初文古文末未青同當為一字後人以未專紀時或作語助乃別制末字訓訓女弟之妹應从女从未蓋末有小誼呂覽精諭篇注妹固女之小者」見鉤沈三葉

又曰「妹應訓妹爽釋名「妹昧也」猶日始出歷時少尚昧也」盂鼎昧晨亦作妹晨古文蓋以妹為昧他辭云「妹其雨」前、三、十九、五「妹雨」後、上、三六、十、妹為昧爽可

爲駒證」見鉤沈「亦見前釋二卷六十六葉下。又前釋四卷三十三葉亦有此說。

又曰「☐羅振玉釋妻。云『☐說文解字妻古文作☐』增訂考釋中廿二葉森按說文『妹女弟也。从女未聲』卜辭作☐☐☐之偏旁上象木。近女首下象木在女旁。古以木爲枕。女子雞鳴而起。時方枕。即東方未明。故卜辭用如昧爽之昧。妾妹固妹之初文。別構作☐☐☐。从☐☐☐。象木上有小枝。乃木末形。似爲末之初文。古文末未音同。當爲一字。後人以未紀時專。或作語詞。乃別製末字。訓女弟也之妹。應从未。蓋未有小誼。妹固女之小者」見說契。亦見前釋四卷三十二葉下至三十三葉上。定按本條後半與鉤沈三葉說同。

王襄曰「☐从未从邑。即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妹之本字。妹爲地名故从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奴 奴藏、五、二、奴藏、九、一、奴藏、十九、四、奴餘、二、二、奴拾、九、二、奴前、一、二四、五、奴前、二十一、三、奴奴前、四、二六、五、奴前、四、三二、二、奴前、七、十四、四、奴後、下、三四、四、奴甲、一、三、三、奴戩、三五、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奴古文作从人作伙此从又與許書篆文合」見增考中二十三葉下

王襄曰「古奴字許說奴婢皆古之辠人也从女从又」見類纂正篇十二第五十四葉下

陳晉曰「藏龜屢云『不其奴』奴為拏之省謂不獲拏也」見龜甲文字概論八十七葉

葉玉森曰「奴字所从之乂乂乂乂並為耒形先哲造奴字蓋取女持耒之

誼古代役女子爲農奴乎兹可信譌變作㚸前四、一六、四㚸藏、一四二、七乃似从又矣」見前釋一卷八十八葉下

郭沫若曰「㚸乃妿育讀爲嘉此言帚好有孕將分娩卜其凶吉也」見粹考一六〇葉上

胡厚宣从郭沫若說釋㚸讀爲嘉見非奴一葉上

按說文「妿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　讀若阿」契文上出諸形从女从力實非从又羅說非葉氏雖知字非从又然囿於羅說不得不曲爲之解郭氏始隸定爲㚸謂是妿育讀爲嘉其說是也惟謂妿育則仍有可商蓋古文繁變徃徃增以無義此唐蘭說㚸實妿之古文非妿育也卜辭此字恒与冥字連文冥當釋冥見七卷讀爲娩乃卜婦人生子之事生子言

氏續文編則以為說文所無字收入女部之末（見續文編十二卷十二葉）按郭說釋

妿

文所二、一一、三、六、□辰王卜在弓□娍毓妨☒乩曰吉在三月此言毓作字

蓋象婦產子一人持襁褓承之与它言冥娩者同意亦足為郭說之證也

⿰女畀

⿰女畀 甲編、五四九、⿰女畀 新、五〇八〇

屈翼鵬曰「魏石經尚書無逸殘字卑字古文作畀，𠭯殷卑字作畀，均与此字偏旁畀若畁相近，然則⿰女畀字隸定之當作⿰女畀，蓋古婢字也。」見甲釋八五葉五四九片第三辭

按說文「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聲。」此从妾从卑，以幼武作⿰女畀藏、九一、例之，屈氏釋婢可从，盖偏旁中从女从妾得通也。屈氏甲釋八五葉引新五〇八〇辭云「己卯卜貞王賓且乙奭匕己⿰目畀⿰女畀二人⿰且戈二人卯二牢亡尤」，辭云「疑是刑婦女以祭以為先妣之婢也。」其說蓋是。甲編⿰口朱辭云「叀婢」同。序宅辭云「叀⿺鬼畀用」「叀⿰且戈⿺鬼畀」「于宗⿺鬼畀」，⿺鬼畀為人牲，卜辭恒見用羌若干之紀錄，⿰且戈⿺鬼畀与新五〇八〇辭之⿰且戈二人辭例同，是則甲編一辭乃於某祖若匕之宗⿰且戈⿺鬼畀若

婢以祭也殷墟發掘諸大墓中殺而殉者動數十百人然則殺婢以祭固不足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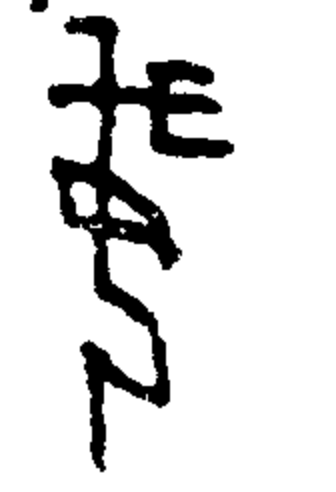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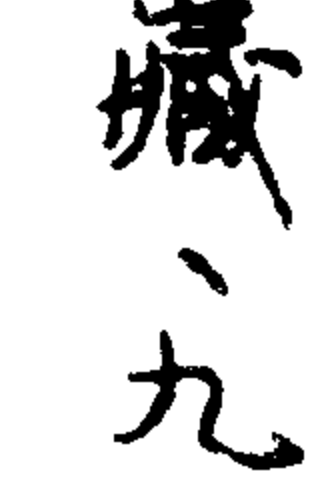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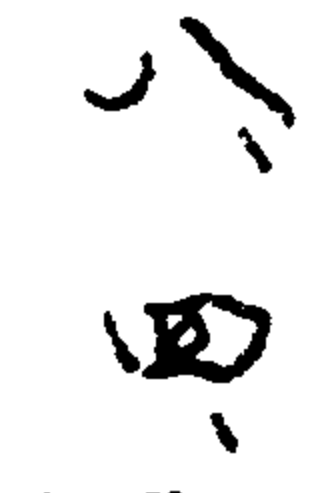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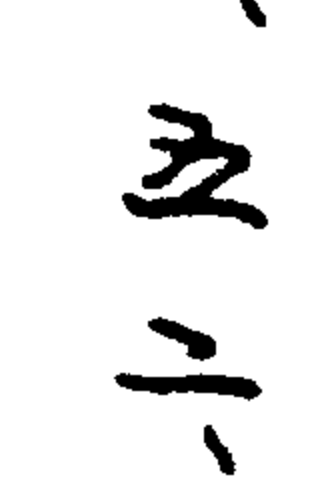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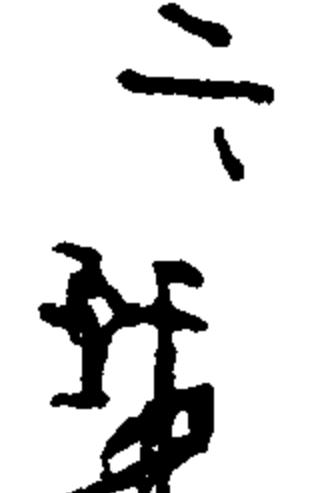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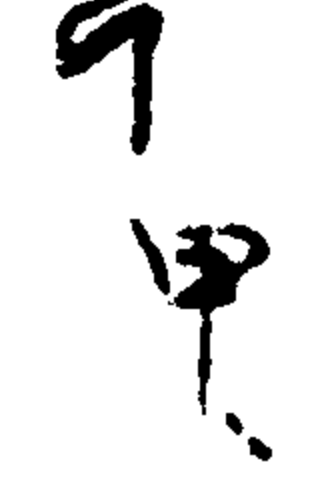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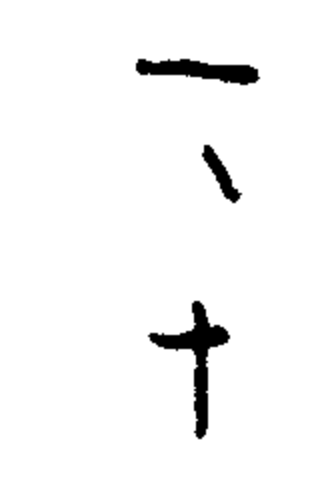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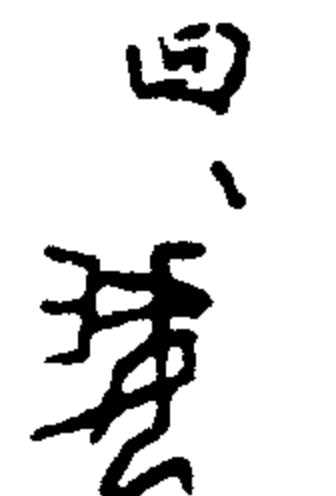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娀

考前二・十八・三

商承祚曰「按甲骨卜辭作丨故知此為娀字」見類編十二卷四葉下

按說文「娀帝高辛氏之妃偰母號也从女戎聲詩曰『有娀方將』」契文中或作丨乃漏刻橫畫者此或亦然商氏釋娀姑从之字在卜辭為女字

娥 娥藏一九八、四、娥藏二六四、一、娥前四、五二、二、娥甲、一、二一、十四、娥甲、一、二二六三、娥戩九、四 娥戩九、五、娥戩十七、十六、娥乙八八九六、娥新二九三六、

羅振玉曰「从女从我，我古文我，知即娥字矣」見增考中二十二葉下。

郭沫若曰「帝俊王亥王恒上甲微等，胥於卜辭有徵，余意娥皇常羲之名亦所應有。卜辭有所祭之妣名『娥』者，辭曰『貞子漁㞢，豐于娥酒』鐵二六四、一『貞㞢犬于娥，卯彘』前四、五二、二（按卯迺用牲之法，卯彘猶它辭言卯牛卯羊）羅氏以『娥卯』為人名，非也。『□卯卜，㱿貞，求年娥于妣乙』林一、廿一、十四。于猶與也（意當為求年于娥與妣乙）。『娥』許書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字於人名之外古無他義，則此妣名之『娥』非娥皇殆屬矣」見甲研上冊釋祖妣六葉。

葉玉森曰「按娥為人名良信郭氏謂即娥皇安知殷人無名娥者他辭云「口卯卜殻貞求年娥于妣乙」求年娥二字似連文郭氏謂求年娥于于妣乙之于則訓与徵之辭例亦未能信」見前釋卷四第六十七葉上

金祖同曰「娥即昌若若在魚部娥在歌部歌魚兩部古音可以旁轉昌若急呼就變成娥」見卜辭講話十四葉下

屈翼鵬曰「娥郭某以為即娥皇其說尚難徵信卜辭用娥字率與求雨之事有關其義待考」見甲釋二六五葉二〇九四片第十三辭釋文

按說文「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娙娥从女我聲」契文同羅氏釋娥是也字在卜辭為人名郭謂即娥皇除字同外無可徵信金謂即昌若更屬肊測矣卜辭所見娥字諸片亦不盡与求雨有關究屬何人

殊難肊斷。至甲一、廿一、十四辭之「求年娥于妣乙」，葉氏以年娥連讀，殊覺不辭。郭氏讀于為與，其說為長。

妸 妸甲編、二六八五、妸天、七二、又佚、九九七、四

商承祚釋娥見佚考一一〇葉下

唐蘭曰「妸疑當釋妿即妸字說文『女字也』商承祚釋娥誤」見天壤考釋五十六葉上

屈萬里曰「妸當是何字第三期貞人名天壤七十二片有『帝妸』妸唐氏釋妿云『即妸字』其說甚諦然則本辭蓋假妸為何也」見甲釋三四二葉

按說文「妸女字也从女可聲讀若阿」本字唐釋妸可以辭云「庚寅帝妸示三屯㞋」天、七二、「丁丑囚妸囚」甲編、二六八五、屈氏釋文寫作「丁丑口妸假為何口囚」蓋謂妸字當在卜貞二字之間而貞下另有闕文故謂妸假為何蓋三期貞人何為習見也然諦審影本原片作

口ヲ形其左側尚多隙也而別無他文僅「丑」下祇闕一「卜」字則「婀」下應
書彡祇闕一「貞」字其行款始能相當然如此則辭意又有未盡故竊以
為「丑」下「婀」下並當注一「口」形符號其闕文若干不可確知則婀於此辭
非貞人可知僅婀在此辭之位置果在卜貞二字之間則當直是以婀
為貞人蓋貞人之名似不當用假字也

錄前三、二四、四

王襄曰「古㛄字」見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四葉下

按說文「㛄女字也从女衣聲讀若衣」契文同本辭殘泐意亦為女字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媚

[甲骨字形]前、六、二八、六、[甲骨字形]後、下、三二、七、[甲骨字形]菁、一、且、一、[甲骨字形]甲編、一五六、[甲骨字形]乙、五一九、[甲骨字形]乙、三四四三、[甲骨字形]古、二、八、

余永梁曰此媚字說文「媚說也从女眉聲」見朱氏文字編十二卷五葉上

引 原書見殷虛文字考

按說文「媚說也从女眉聲」契文同竊謂此爲會意兼聲之字女之美莫如目故契文特於女首著一大目又並其眉而象之契文象形字於於以見意之部分往往特加誇大如天之从大頭見之从大目聞之从大耳望之从豎目均是此字於女字之上特著其眉目亦此意也字在卜辭爲女字辭云「己卯媚子㱿入媚兄十」菁一、「貞隹媚蠱」「不隹媚蠱」乙、三四二四、「囗媚冥娩囗」乙、四四六三、又四六二三、五二二九、六四八一並同「妾媚」乙、五六八九、言媚娩与它辭「㑪婦某娩」例同言妾

媢則猶此辭言婦媢也

好好藏三、八一 好藏一二三、二 好前一、三八、六 好前六、五六 好後下、十八、八 好菁六、六 好甲一、二十、十一 好甲一、二、六、十一 好甲一、二、三、六 好甲二、二十、十七 好戩三四、十六、好

羅振玉曰「石鼓文作好與此第二文[定按指作好形者]合」見增考中七十三葉上

商承祚曰「按羅先生釋好為好未確子字卜辭無作子者乃巳字疑此為后妃之妃」見卜釋三十葉 按商氏類編十二卷五葉上仍以其師羅氏說收此作好

容庚曰「按甲骨文甲子之子作子辰巳之巳作子金文亦然子孫之子金文仍作子甲骨文亦有从子之李字則好之釋好固無不可若后妃之妃金文乃作妃从巳非从子也」見卜釋三十葉

王襄曰「說文解字『好媄也』依段氏改本注二『好本謂女子引伸為凡美之

稱「歸好」當為嫁女之禮。卜辭有「歸妹」之文，易「歸妹」「帝乙歸妹」可證。四千年後殷世婚嫁之禮所僅存者。妃或曰从女从㠯，㠯與以通，即古姒字，爾雅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為似」。見盧考典禮十二葉下

葉玉森曰：「按卜辭中之妃字，諸家釋好，曾無異言，惟以讀各辭，每感窒礙。而其辭又多卜㱿卜𡧊卜𠂤師之貞。歸好下又多作「侫奴」「侫不其奴」「不佳辭」等語，與歸好二字不相聯貫。嗣悟妃為侫，侫之變體，猶豈侯之作豈。从人者或純為男性，或不分男女性；从女者則純為女性。歸好即歸侫，猶經言『齊人來歸衛俘』也。左莊六年本辭御為祭名，蓋以來歸之女俘獻于祖乙之廟也。他辭云『丁巳卜㱿貞，勿好侫，乎从沚戠下上若，受我口祐』前、四、三八、一即言勿以使為侫虜，使从沚戠，其順且受我福祐也。畧中『庚子卜㱿貞歸好

俘之（定按此作「㞢」乃「有」字釋之誤）子俘」藏、一二七、一好與子同為俘不分男女性而渾言俘者即書作子曰之子即之俘（甲骨文字一第三葉）猶他辭云之艮之以之因疑殷代用來歸之俘獻于祖廟僇以祭祖也」「丁酉卜賓貞歸好俘奔奴王固曰其隹甲奔之求之」（徵文典禮第百十五版）「丁巳卜𢦔貞歸好俘奔不其奴」（戩虛卜辭二三六、）奔有客納之意曰「奔奴」曰「奔不其奴」蓋卜來歸之女俘容納之而使為奴或否也」「貞王𠦪歸好俘不隹辟」（藏、一一三、四、）一說文解字「辟皋也」蓋卜來歸之女俘不陷以罪也綜觀各辭昔所以為扞格者今可渙然冰釋矣」見前釋一卷一一三葉下至一一五葉上

唐蘭曰「帚好者婦子也好為女姓即商人子姓之本字此武丁之婦同姓不適婚姻周之制也（好今讀呼皓切字音之變）」見天壤文釋六十一葉上

按說文「好美也从女子」契文同契文子孫字均作早武丁卜辭常見「子某」之文字正作早可證作早者非盡干支字之巳也字从女子正當釋好卜辭好字均与帚（婦）字連文為武丁諸婦之一「好」字郭謂當是女字葉氏謂以俘字解之並謂早子亦俘字不知契文自有俘字作𠬪象以手執人于道中乃會意字後乃變為从人字聲之俘耳婦好為武丁諸婦之一常專征伐與翦政葉氏所舉前四、三八、一之辭即謂勿乎婦好从沚䵹征某方也藏一二七、一、之辭當讀「婦好有子」乃卜其有身否也簠徵典禮一一五辭當讀「婦好娩幼其佳甲娩」乃卜其産子之嘉否及卜産期也殷虛卜辭二三六一辭所卜事類相同藏一一三、四辭乃言王疾婦好不佳禍否也蓋其時婦好物故而時王有疾以為婦好祟之也葉氏意讀好為俘其說

嫇 前六、二八、四

陳邦懷曰「卜辭又有嫇字則為說文媕字之古文許君說媕字曰『女有心媕媕也从女弇聲』按集韻二十二覃收媕字亦足證弇及媕字古皆讀古南切而大徐及段王諸家於媕字注衣檢切則未敢信」見小箋二十一葉上

唐蘭曰「卜辭嫇當釋嫇冥或嫇之用為動辭詞者並假為娩生子免身也」見天壤文釋六十葉下

按說文「嫇嬰嫇也从女冥聲一曰嫇嫇小人皃」契文从冥乃冥字陳邦懷氏舊釋此為弇遂釋从女作者為媕學者多从之郭氏始釋冥為冥謂像女子免身之事唐氏釋為冥讀為娩於此字形體及音假之由悉能貫通

舊之懸疑未決者乃得渙然冰釋矣說詳七卷冥字條下此从女从冥當即嫇字本辭餘殘文云「□亥卜□嫇□」其義不明蓋亦假爲娩也

姘

藏·七二·三 藏·七五·一 餘·十三·一 前·二四五·一 後·上·三一·十 後·下·五七·一 甲·一·三四 戩·十·一 井 不从女井字重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姘靜也从女井聲』今卜辭中數見姘字其文皆曰『帚姘』殆与歸妹意相若矣」見增考中二十三葉上

按說文「姘靜也从女井聲」契文同字在卜辭均与婦字連文乃女字

藏七二、一、　餘三、一、

王襄曰「古姃字，从女从正。許書有姂字，从女从反正，訓乏，取左氏反正為乏之說，疑即此文也。」見類纂存疑第十二第五十七葉下

按說文「姂，婦人皃。从女乏聲。」又「乏，春秋傳曰反正為乏。」契文从女从正，古文反正無別，王氏疑即姂字是也。字在卜辭為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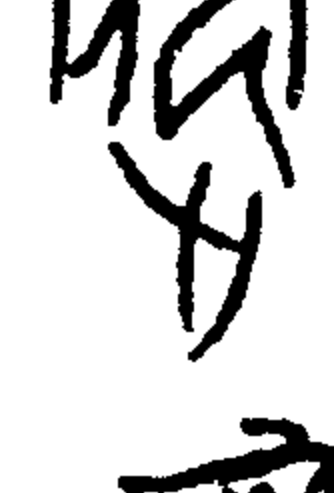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

□藏、十三、一、□乙、九二、□乙、七七九、□乙、一〇八九、□粹、三九八、

羅振玉釋如。無說。見增考中五十八葉上。定按：羅書如下僅錄作□者二文，當釋訊，實非如字。

按說文「如，从隨也。从女从口。」契文作上出諸形。自羅釋□為如，學者从之。王氏類纂、孫氏文編、商氏類編、朱氏文字編暨金氏續文編或兼收□□二形作如，或單收□□作如。實則□字象一人面縛而臨之以口，乃訊之初字。作□者方是如字。說詳三卷訊下，請參看。

拾九、三、 拾、九、四、 佚、七五二、

葉玉森釋婐見拾考二十葉上無說

孫海波文編十二卷八葉下收此作娕無說

按說文「娕謹也从女束聲讀若謹敕數數」契文亦从女从束不从果葉釋婐非是孫釋可从字在卜辭為女字

嬪

[古文字形] 藏十三.三 [古文字形] 藏一六一.一 [古文字形] 藏二七〇.二 [古文字形] 拾十.十六 [古文字形] 前四.三一.一 [古文字形] 前七.二十.二 [古文字形] [古文字形] 前七.二七.四 [古文字形] 前七.三十.三 [古文字形] 菁三.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嬪服也从女賓聲』卜辭云『貞嬪歸好』與堯典嬪于虞大雅同。又云『王嬪出』則又借嬪為賓矣」見增考中二十一葉上

按說文「嬪服也从女賓聲」契文同或从卩偏旁得通也羅說可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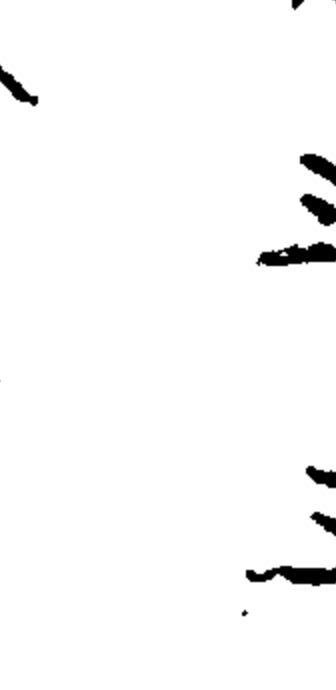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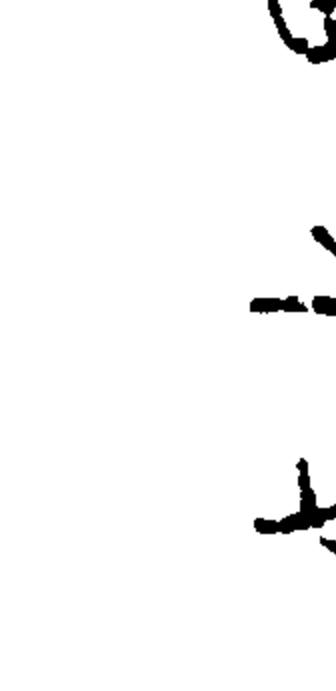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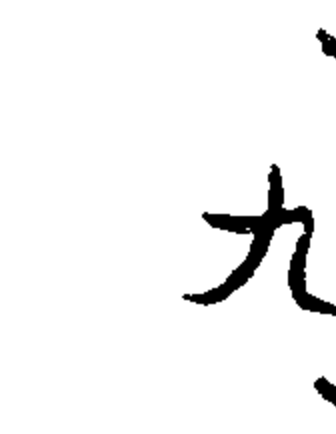
晏

十二

[字形]前六·六七·四 [字形]前六·二八·一 [字形]甲一·二一·八 [字形]甲二·三六

丁山隸定作妻無說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十九葉

董彥堂先生曰「晏即匽亦即郾國卜辭中有『晏來』之語知當為國族名金文匽侯旨鼎作匽子璋鐘作匽郾王戈又加邑旁作郾皆見金文編所从之女即晏郾亦作燕即後之燕國左傳昭九年『肅慎燕亳吾土地也』燕地在今河北易州一帶帚晏記載凡八肖去帚字者五見帚方」說載安陽發掘報告六五七葉

按說文「晏安也从女日詩曰『以晏父母』」訓安以日無義契文象女子晏坐之形上从○象頭篆變从日者古文於空廓中每加小點為效飾遂似从日

姷　文字重文

孫海波「或从人作侑祭也詩楚茨『以安以侑』猶言祭也卜辭以又為之文字重文」見文編十二卷八葉下

按說文「姷耦也从女有聲讀若祐侑姷或从人」詩楚茨傳以勸釋侑段氏說文注以助訓之二者義近侑謂助祭也卜辭助祭之義字作又或作㞢文字重文孫氏直以「祭也」解之似有未安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媟

前三、三三、八　前四、二七、一　前七、十七、二　後上、六、九、

後上、二七、一　不从女　枼字重文

羅振玉曰「从女从　殆為果字　象果實在樹之形　許君云『果　果形在木之上』世固無此頤果矣　卜辭或省女作　與孟子『二女果』同　說文『婐　婐姬也　一曰女侍曰婐』孟子『二女果』趙注『果　侍也』今卜辭曰『貞帚（即歸之叚字）婐之子』曰『貞帚婐』曰『貞[illegible]帚婐于母口』與許君一說及孟子趙注合　與許君弟一說異　然可知孟子之果與許君之婐固為一字矣」見增考中二十三葉上

王襄曰「歸婐亦嫁女之禮」見簠考典禮十三葉下

按說文「媟　嬻也　从女枼聲」契文从　乃枼字　說詳六卷枼字條下　請

參看从女从枼乃媟字類編文字編文編類纂續文編均从羅說今正

字在卜辭爲女字

嬖　見類編十二卷六葉下

按說文「嬖便嬖愛也从女辟聲」契文从卩从妾，童妾諸字上从丫若平即辛字此郭沫若說。篆文乃變為从女从辟。王商兩氏釋此為嬖可从。卜辭言嬖與用牲之事有關。後上一辭上言尞河兩，下言卅舊釋沈，意是兩字非嬖。陳氏後說是也。

妨 妨 乙、七四三〇、

按說文「妨害也从女方聲」此字从女从才契文方字習見者作才才才諸形然亦有作才甲編六〇一、才甲編八〇七、才甲編一九七八、才甲編二九一七、才甲編三一一五、諸形者足徵其異體甚多此从才与小篆同當是方字辭云「貞今日妨不其殘」乃女字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婪

婪 佚七〇七、 婪 乙六六七一六、

商承祚釋婪無說見佚考八五葉上

按說文「婪貪也从女林聲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為婪』讀若潭」上出第一文正从女从林與小篆同商氏釋婪可从是片僅殘餘「囗婪隹鹿」三文不詳其義第二文从妟从艸偏旁中艸林相通之例多見妟本象女安坐形於用作偏旁時蓋亦得與女相通金氏續文編十二卷十二葉上收此作婪甚从之辭云「帚婪其來」乃女字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乙、四四六五、

金祥恆續文編十二卷・十二葉上收此作奻

按說文「奻訟也从二女」契文同察影本此片似為甲橋反面看一奻字當是女字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妥

前、五、十九、一、　菁、十、十四、　甲編、一八三、　甲編、三一三五〇、
乙、七四三、　乙、八七六三、　珠、五四一、　粹、一二七五、

葉玉森曰「妥即古文綏」見前釋五卷二十一葉下

容庚曰「爾雅釋詁『妥安止也』說文奪佚偏旁有之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綏』」見金文編十二卷十六葉上

孫海波曰「說文所無爾雅釋詁『妥安止也』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綏』今證之卜辭金文皆作妥是古本有妥字說文奪佚耳段玉裁補入女部注『妥安也从爪女妥與安同意』是也」見文編十二卷八葉下至九葉上

按从女从爪說文所無段氏云从爪女會意是也蓋以手撫女有安撫之意

嬉

[甲骨字形]甲一、二一、十二、[甲骨字形]藏、五九、三、[甲骨字形]餘、六、二、[甲骨字形]拾、八十八、[甲骨字形]前、六、五二、三、[甲骨字形]後、下、三五、八、[甲骨字形]前、七、十八、三、[甲骨字形][甲骨字形]前、七、四十、二、[甲骨字形]菁、一、一、[甲骨字形]明、二〇六八、

孫詒讓曰「夏桀桀后妹喜見國語晉語楚辭天問及呂氏春秋慎大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末嬉而說文女部無嬉字金文亦未見唯龜甲文有𡣦字从女从𡉚即嬉之省文說文心部喜古文作歖又欠部歖字甲文作𡣦並省喜為𡉚𡉚可與嬉字互證據甲文則古固有此字可據以補說文之闕遺文洞簫賦李善注引說文『嬉樂也』疑今本敓之」見名原下卷二十八葉上

又曰「此字从女从𡉚說文無此字疑即嬉之省說文女部亦無嬉字夏桀桀后末嬉見楚辭天問呂氏春秋慎大篇則古有其字此即嬉之省也」見舉例下二十葉

下

羅振玉釋侸見增考中廿四葉已見前八卷僖字條下引

孫海波曰「从女从喜說文所無廣雅釋詁『嬉戲也』見文編十二卷九葉下

王襄曰「古豎字或作𡔡𡔡或省作壴官名」見簠考人名十葉下

郭沫若曰「𡝤字孫詒讓疑嬉又疑爲歖喜羅振玉釋侸謂即豎字案卜辭用此字有一定之義例大抵於癸日卜旬之吉凶而繫之以『王固曰㞢（有）希（祟）其㞢（有）來𡝤』之文下紀其應則云『若干日某干某支允㞢（有）來𡝤自□（東西南北）』等字而繫之以事變以關於疆理之事爲多是此𡝤字必與希字相貫而含凶咎之意釋嬉歖既不通適釋豎亦難通今案其字形象於壴字（即鼓）旁有人跽而戍守之乃象形之文非形聲之字蓋古𡔷字也說文『𡔷

夜戒守鼓也从壴蚤聲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旦五通為發明」讀若戚周官作鼜地官鼓人「凡軍旅夜鼓鼜」鄭注「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釋文云「昫本又作昫亦作煦」說文明字誤盂春官眡瞭「鼜鼖亦如之」注云「杜子春讀鼜為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又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注引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昭二十年音聲相似」夏官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注引杜子春云「讀為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趣」者與趣与造音相近」賈疏云「昭二十年「衛侯使公孫青聘衛賓將掫」注謂「行夜」不作趣者彼賈服讀字与子春異」案今本左傳亦作掫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从手取聲春秋傳曰「賓將掫」是掫

與鼀若鼁為一字讀戚若造有乃鼀之音作振有乃鼀之異趣趨均假借字也然鼀振均形聲字例當後起則卜辭之𢿌是其初文矣字在卜辭當讀為戚「其有來戚」「允有來戚」上與言「有祟」同條下與言異變共貫決為鼀字無疑又蚤與戚聲同在幽部𢿌讀若戚義亦暢適」見卜通八七葉下至八八葉下

唐蘭曰「右⿰女壴字亦作嬉从壴之字多變从喜也孫詒讓曰「⿰女壴字从女从壴說文無此字疑即嬉之省」見舉例下卅巳上引从畀其說甚是然自羅振玉釋壴僖郭⿰女壴四字並釋為侸舉世學人咸从其說而孫說反晦信乎是非之難定也羅氏之言曰「說文解字『侸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案以讀若樹觀之則當从壴聲此作尌者从人从壴壴即樹也故或省人以為後世僕豎之豎字」

卜辭又有嬉从女，殆与从人之𡧊同」八、六類編、。按羅氏此說思想殊不清晰，既以壴為樹字，又以為鼓之省，實自為矛盾。考羅氏作考釋時，尚未釋此字（訂改本考釋有之，已在類編之後），而禮制篇紀殷之官制則云「有豎」，說之云「文曰『命壴歸壴』，壴与樹當為一字，亦即後世之豎字」七葉。然則羅氏胸中先有一「壴」即「豎」之成見，而壴即讀為樹，亦与豎雖相附會，至多可謂樹立等於豎立耳。至鼓字說出，則以鼓釋為侸，更讀侸為豎，此巧妙之附會始能成立，故壴字必須附於侸下為侸之省，而不能獨立為壴或樹字，可見其彌縫之苦心矣。後人以壴則字別出，而以侸鼓嬉為侸，亦失羅氏之本意矣。夫卜辭云「今壴歸」者，其壴字必為人偁，固無以知其為官名也。羅氏立說之根據已為丐辭，故其辛苦造成之豎字說，僅如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而已，終不能久假

而不歸也郭沫若釋壴為鼓之初字甚確而以㜴字釋為鼙則亦誤也郭氏謂「象於壴旁有人跽而戍守之乃象形之文非形聲之字蓋古鼓鼙字也」此說在文字學上不能成立研究文字學必當有字形或歷史之根據㜴鼙二字在字形上既無線索可尋在歷史上又無蹤跡之遺留但憑一己之理想以決定古代之文字實最危險之方法也蓋解釋文字者必在字形確定為某字以後釋其何以有此現象而已不可在未識其字之先漫然加以解釋即憑一己之解釋而斷其必為某字也㜴字郭釋為鼙象壴旁有人跽而戍守之然何以从女壴「夜戒守鼓」乃需女子耶且人跽鼓旁安見其不為鼙鼓然則更可釋為鼓鼓或鼙乎郭氏天資過人於卜辭發明頗多然疵纇亦所不免如此等處不能謂非千慮之一失也十餘年前予初

治卜辭即釋僖嬉為僖及嬉時猶未見孫仲容之書也蓋壴之即壴鼓之即鼓嬉既無可疑則僖嬉等字烏能例外此理本甚易明也然除孫氏外竟無知之者豈非怪事或謂僖鼓嬉等字如為形聲字自當如子之說矣然安見其非象形與會意耶余曰不然僖鼓嬉三字姑不論其為聲化象意為純粹形聲其為形聲字固可無疑卜辭有嬉字或人既以壴鼓為熹鼓豈能強分嬉嬉為二字此一證也僖之為僖嬉之為僖自古相傳為形聲字即王筠讀僖為時注切亦仍是形聲此二證也即以卜辭言之鼓嬉通用事甚昭著其云「王固曰壴」續、六、十即「王固曰嬉」前、七、六四、其曰「貞王㸒不隹壴」架、四、九、与「雨不隹嬉」鐵、九、五、三「貞行口不隹嬉」拾、八、十、句法正同然則壴嬉亦相通也壴鼓嬉三字之通用如謂非鼓嬉之同諧壴聲固不能解釋此三證

也則僖鼓嬉之必為形聲字且必當讀僖喜嬉其證據至明確也然於此有一難題焉即卜辭鼓嬉等字之意義是已說文「僖樂也」又「歖猝喜也」又歖為喜之重文廣雅釋詁「嬉戲也」蓋古文字从人者或轉从女或改从尸又變从欠僖歖嬉在後世雖殊為各字在古音則音義全同實一字之異文也然僖樂之義非卜辭所用也卜辭恆言「㞢大亻其㞢來嬉」羅氏讀為「求其之來僖」者固不可解然讀嬉為嬉亦正難通余之懷此疑蓋亦久矣郭沫若依胡光煒說讀㞢為有依孫詒讓說釋大亻為希而讀㞢希為有祟此類卜辭始露一綫之光明郭氏謂「嬉字必與希字相貫而含凶咎之意」誠為不利之論惜其釋嬉為艱於字形為錯誤耳余於前歲暑假讀戩壽堂殷虛文字忽悟「㞢來嬉」者與「亡來嬉」對文「亡來嬉」即「亡來艱」因以知鼓嬉均當讀為

艱後撰古文字學導論於自序中涉及此說且以壴鼓喜饎四字今所謂古音系說分屬各部而卜辭時代猶相通用因謂今之古音出周以後不足為周前之準繩此說既出學者間雖有贊同者而疑難者亦復不少難者之意見約分三端學貴求是故不避煩瑣聊復詳辨焉一、難者謂卜辭之「亡來嬉」與「亡來艱」辭例不同嬉艱既不必同義自不必同音今按此乃未詳檢卜辭而致誤耳難者謂卜辭用嬉字有一定之格式於「貞旬亡囚」之後繼之以「王固曰㞢希其㞢來嬉」云云與用艱字者必曰「貞今日亡來艱」不同今按如謂一為固辭一為貞辭則請檢本編篇所錄嬉字強半為為貞辭也（本篇所錄于已見著錄之嬉字大致無遺）如謂後者必繫以「今日」與前辭異者則可以「今十月其有㞢來嬉」（簠人一〇）三、一辭証之繫月與繫日固無異也其尤重要者為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

一三〇五片中有兩辭均殘闕今對照之如次

「□□□兄□□日亡□嬉□方」

「辛亥□兄□□日亡來□自□」

其全辭當云「(某日)卜兄貞今日亡來嬉自方」嬉艱同義此其鐵証也難者或謂前者「出來嬉」「亡來嬉」每見後者僅有「亡來艱」為異者不知卜辭自有「又來艱」(後上、三十、三)之辭也難者或又謂前者多屬邦國變故後者多與雨同卜者不知卜辭用壴鼓嬉等其範圍殊廣如夢之類兩鐵五九、三片云「雨不佳鼓」足證亦用於卜雨且鐵一八二、三片云「貞勺出希有自西出來鼓」其同片云「貞今日不雨」正与雨同卜之証也要之嬉艱同義証之卜辭本身決無疑義然難者更謂「出希其出來嬉」之辭何以不作艱字難者如執此一隙而抹殺一

切重要證據則余可無言不然余將告之曰此時間為之也卜辭用嬉字者其卜人為貞𣪊争㱿諸氏皆武丁時惟上文所舉之兄為祖庚或祖甲時用鼓字者為出用𡔷字者為旅大即兄盖祖庚祖甲時卜人由此可知早期多用嬉字後期多用𡔷字早期多卜出嬉而晚期多卜亡𡔷出於後期中獨以出嬉為卜乃改用鼓字兄獨沿用嬉字而其云「今日亡來嬉」則與同時卜辭相同此嬉𡔷等字演變之略史而早期卜辭中所以未見𡔷字也二、難者謂𡔷諧壴聲為不可通因而嬉𡔷同聲相借為不可能今按此未明於古音之流變也𡔷以喜聲昔人有言之者宋保說文諧聲補逸云「艱古音在諄文欣魂痕部內喜在止海部內如存以才聲㽅讀若銀䟭讀若迅是其例也」近人楊樹達氏謂之部與諄部可對轉亦舉𡔷

从喜聲為證（楊文載清華學報手下無此書）按諧聲之變例與對轉大抵韻變而聲不變而喜音與艱較遠故若可疑然若古文字囏字之从壴聲則絲毫無可疑也壴即鼓之本字卜辭既有明證艱與鼓一聲之轉耳囏初从壴聲其後變為囏時人疑其非聲故改从艮聲而為艱囏字尋廢幸周禮存一囏字故猶得保存於說文耳（說文引籀文或出史籀篇）凡文字不屬於形必屬於意不屬於意必屬於聲囏字既不能釋為象形象意自當為形聲也卜辭時代一部分諧聲系統尚未紊亂故壴鼓嬉囏四字同音通段足見鼓嬉囏之同諧壴聲也及周以後或入侯部或入之部或入諄部分崩離析而不可復合矣然壴喜鼓壴等字之所諧交之錯雜苟細心分析不難知其故也學者其疑我言乎請閱下表

壴 中變 句切 ← 〔壴〕 → 豈 變墟 喜切
喜 變虛 里切　卜辭同鼓
鼓＝〔鼓〕＝鼓＝〔數〕 說文讀若屐
鼓＝〔鼓〕 卜辭並鼓字　金文鼓字
〔鼓　尌〕

〔壴〕
僖＝〔僖〕＝僖
歖＝〔鄠〕＝〔歖〕 說文許其切
嬉＝〔嬉〕
〔囍〕＝〔囍〕 卜辭並讀若屐　籀文
〔喜〕
憙＝〔憙〕 卜辭疑通喜饎
憘＝憙＝懤＝憘 金文

注　凡与壴諧字之今音異者以口圍之

然則沿滯於周前之古韵系統固不能与論周以上之古音也三、難者謂古韻系統二十八部條理井井自詩以下其用韵幾無出入不容輕易推翻因以余說為妄作今按此非可以〻古字也余所扶而出之者古文字中之自然現象耳有可定為形聲字者有可知其相通假者類而觀之則商代諧聲系統可見矣此本不僅从壴聲之字為然凡諧聲字皆可類聚

此僅其一例耳且余所言者必有依據未嘗鑿空故如商代諧聲系統与今之古韻系統不合者乃其本來面目非余以意為之也余於古韻之學所知固尠然深信音之多流變戴震所謂音之流變無方是也一時有一時之音一地有一地之音豈能強同故今之音非切韻系統之音也切韻系統又不齊於古韻系統也今之古韻系統周以下音也若謂周以前音不能有出入是謂周以前固定而無流變也是猶謂小篆為倉頡古文而卜辭金文為妄作也昔之學者知代表中古音之切韻系統不足以論周代之音故創造古韻系統以代之然說文之諧聲系統已与詩之用韵多不合矣如从堇旁之字詩韵或入真部或入元部說文雖出漢世然因分析文字之故其諧声系統實較三百篇之用韵為古而言古韵者為三百篇之用韵所囿不能

悉依也然則今之古韻系統僅足說明三百篇時代之用韻然猶有彌縫補苴未能盡善又豈能為周以前音之準繩哉余故分析商代文字以觀其諸聲系統亦即說文之法而擴充之耳其與今之古韻系統不合實理之所當然無用驚駭也言古韻者未嘗推翻切韻然則言商代之音亦豈推翻古韻哉人只須明今所謂古韻只限三百篇時代足矣又安能推翻之哉卜辭壴鼓嬉等字並段借為囏難字上文所論既已詳悉此類卜辭假以明白故治卜辭當以研究文字為第一義也」見文字記五十六葉下至六十一葉下

按从女从壴說文所無即今之嬉字（說文亦無嬉字）唐氏讀為囏艱難卜辭亦習見「亡來囏」之辭其說甚是予於音韻一道為門外漢於唐氏所論古音流

變實不敢妄贊一詞辭然其所論三百篇時代之古韵系統不足以上論商代之古音流變在原則上固確不可易也艱困凶咎義類相近卜辭言有來艱乞來艱者卜來取之有無災禍也亦猶它辭之言亡禍亡尤有祟有害也

⿰女凡

後、下、十五、十三、

孫海波曰「从女从凡說文所無王國維謂當是任宿須句風姓也之『風』」見文編十二卷十葉上

按从女从凡說文所無王氏釋為女姓之風待考

⿰女龍

簠徵、雜事、六六、

陳邦福曰「从女龍聲本作⿰女龍疑寵之本字」見瑣言六葉下

王襄隸定作⿱龍女云「說文所無」見簠考雜事十一葉上

按从女从龍說文所無辭云「己卯卜王貞雀受⿰女龍」陳疑為寵似可通

⿰女食

藏二三二、四、 前、四、一、六、 後、下、三四、一、 後、下、三四、四、

从女从食說文所無

妊

後下三二、二、

从女从壬說文所無

[女宰]

前六、二七、一、

後下十七、四、

从女从宰說文所無

[女桑]

（此字刪）

[女喪]

後上十三、一、

从女从喪說文所無孫氏文編十二卷九葉上收作[女桑]桑从喿乃喪字說詳二卷喪字條下

嬂 [甲骨文] 前一、四四、七、[甲骨文] 前一、五二、三、[甲骨文] 後、上九、五、

郭沫若曰「嬂名屢見或作嬂山海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嬂』大荒西經女嬂恐即此人見卜通五八葉上

按从女从嬂說文所無

娘

[甲骨文] 丙、六二、

从女从良說文所無而今隸有之辭云「婦娘示三」娘為女字今以為孃娘字與卜辭義別

⿰女桼

[甲骨文] 前二、十九、六、

陳夢家曰「⿰女桼卜辭桼年之桼从水从木或省水此字从女从木故定為⿰女桼字鳴距⿰女桼約為四五日路程⿰女桼距杞永城東北一日則其地當在永城之北左傳

哀七年「築五邑於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杜注云「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見辭述三〇·六葉棲陳氏引本辭見同書三〇二葉
棲从女从桒桒乃桑字見六卷桑字條陳氏隸定作婡誤當隸定作嫊說文所無
辭言「在棲」地名

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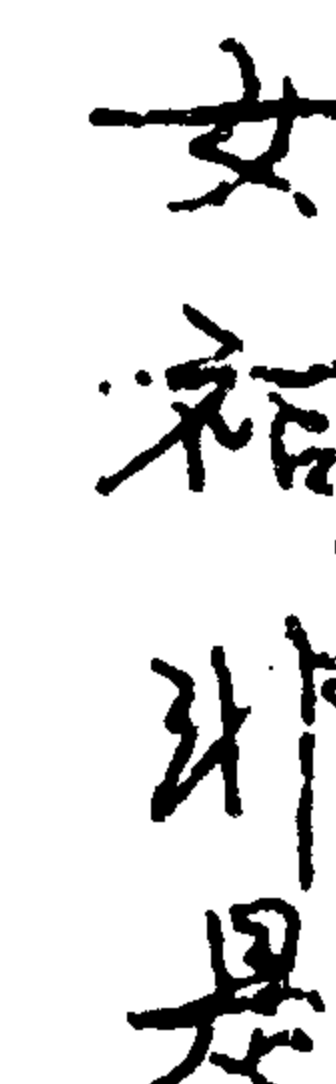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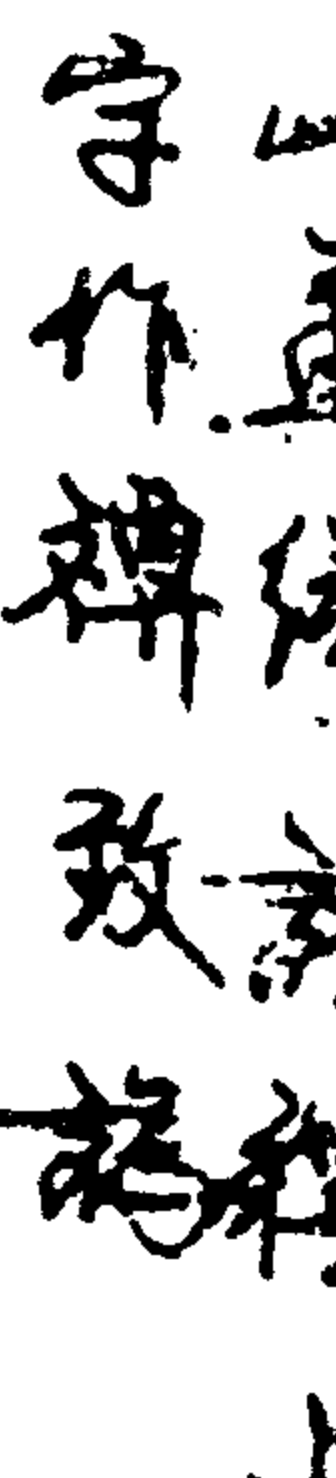
甲二·二五·三

商承祚曰「祚案公似敦作㚸吳中丞謂即㚸之繁文卜辭作娰則又㚸之省也」見類編十二卷五葉上
陳邦懷曰「此字从女从同當即姛字諸姛角作𡜊与此同集韻媳之重文作姛注云『女字或从同』」見小箋十一葉
郭沫若曰「奠姛乃女子之名姛同姒此辭雖殘缺數字大意似某王卜其配

彝姛之時見於其祖也。王國維云：「殷以前女子不以姓稱」。又云：「晉語『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案蘇國己姓，其女稱妲己，似己為女子稱姓之始，然恐亦周人追名之」。觀(十六卷殷周制度論)得此足證其說不確。見卜通一六六葉七六九片釋文。又云：「知姛之為姒者，金文耆殷之公姒作□，與此同。此省厶旁已。又寧遺殷之甲□，亦即姒字」。見同上

金祖同曰：「姛，女祠也」。見遺珠六葉下

姛 从女从司，說文所無。商氏釋始。按金文始作□ 姛鼎 □ 姛壺 □ 仲師父鼎 □ 及季良父壺 □ 鄧伯氏鼎 □ 弔簋 □ 衛姒鬲 □ □ □ 弔向父簋 从吕或从台為聲，而此从司為聲，當非一字。容庚於金文編始字條下引吳大澂說曰：「婦之長者亦曰女子同出謂先生者為姒」。凡經典姒字皆

當作「始」，古文台以為一字，許書無「姒」字，校吳說是也。（容氏引此見金文編十二卷十五葉上）陳氏釋「娟」，郭亦隸定為「娟」是也。而郭謂娟即姒始，亦有可商。金文亦有娟字作□者（娟尊）、□者（娟匜）、□者（娟罍），與此同，而與始若姒字迥異。容氏金文編初亦混始、娟為一字，至民國廿七年重訂本已加校正，別錄娟字於女部之末（十二卷十七葉上），以為說文所無字，是也。惟重訂本於娟字之次又錄姛字作□（娟簋）、□（寡遷簋）、□（保侃母壺），則似有未安。竊以為作娟作姛者當為一字，古文偏旁位置每無定格也。全氏謂娟為女祠，非是（此蓋緣誤釋上字作禂致譌）。本辭云「囗娟其囗文武丁帝宰（此文漫漶，郭氏定為彝字，其形雖近似，然未敢確指也）娟于癸宗，叙王帚每」，以它辭之媟、好、姪、娥、婡、姘均為女字例之，娟當亦為女字，王氏之說是也。即以彝娟連讀，亦不能證其娟必為

女姓。蓋如郭氏之言，則它辭之媟姘好諸亦當爲女姓，然何以此[獨]辭並姓字偁之，姛爲女姓，則奠當爲女字，而它辭則否，是亦不得可解也。

⿱⺮女 前四、八、四 ⿱⺮女 菁六、一 ⿱⺮女 甲一、二十、十七

⿱⺮女

商承祚類編十二卷五葉上 朱芳圃文字編十二卷五葉上 孫海波文編十二卷八葉上 金祥恒續文編十二卷十葉下並收此作姌。

按从女从⺮，⺮乃竹字，見五卷竹字條。字當隸定作⿱⺮女，說文所無。辭言「妻⿱⺮女」菁六、一，當爲女字。它辭言「帚⿱⺮女」甲一、二十七，同一⿱⺮女也。一偁⿱⺮女，一偁婦知⿱⺮女，當釋妻矣。此條前於釋妻字時漏未引述，當據補。

〔補〕王襄曰「从女从冄，古姌字。」見簠考人名二葉上

葉玉森曰「疑从竹从女，或毋」見前釋四卷十三葉

⿰女雝

後、下、二五、十六、

从女从雝說文所無

⿰女冟

甲一、二三六五、

从女从冟說文所無

⿰女豊

前六、二八、五、

从女从豊說文所無

⿰女才

前五、三三、三、

从女从才說文所無

⿰彡女

後、下、二九、十、

从女从彡說文所無

[女㞷]

〔甲骨文〕前、六、四九、三、〔甲骨文〕後、下、十七、十

从女从㞷說文所無

[女客]

〔甲骨文〕藏、一八八、四、〔甲骨文〕前、四、三一、二、〔甲骨文〕前、五、十、五、〔甲骨文〕〔甲骨文〕後、下、三六、五、

羅振玉曰「[女客]从女客猶嬪从女賓此字不見於許書蓋古有專字而今無矣或省宀或省口」見增考中二十一葉下

按从女从客說文所無羅氏增考[女各]字條下並收〔甲骨文〕〔甲骨文〕〔甲骨文〕諸文按〔甲骨文〕字當釋娗已見前娗字條餘二形當隸定作[女各]見下不能混為一字也

[女各]

〔甲骨文〕藏、一八八、四、〔甲骨文〕前、六、二九、一、〔甲骨文〕前、七、二六、四、〔甲骨文〕後、下、二一、六、〔甲骨文〕甲、一、二九、十三、

从女从各或省口 說無所無

⿸戌女

藏二一〇六、一、 前一、三九、一、

丁山曰：字从女从肇。堯典「肇十有二州」，尚書大傳作「兆十二州」。兆肇古字音同字通，則卜辭所見⿸戌女字當讀為姚，即有虞之二姚也。（見氏族及制度一二七葉）

按：从女从戌，說文所無。兆肇音同，然从戌者未必从兆。丁說待考。

⿰女⿱余止

前六、二六、五、

从女从余从止，說文所無。葉玉森謂左側之女是另一字之旁，从涂与⿱余止為字。（見前釋六卷二十八葉）誦案：影本仍是一字。

⿵門女

後、下、二一、八、

从女从門，說文所無。

⿱女廾 新、一六〇九、

从女从廾說文所無

奸 乙、七〇四一、

从女从干說文所無

⿰女睪 乙、八六九五、 乙、八八一五、 乙、八八一六、 掇、五四九、 掇續、三、

从女从睪說文所無

⿰女戈 乙、五十十六、

从女从戈說文所無 按字非从女此字刪倚像从女則當是戚字

⿰女自 乙、一二〇一、 乙、三一五四、 乙、四三〇六、

从女从自說文所無

嬛

[oracle form] 甲編、二一一、

从女从眔从貝說文所無

[oracle form] 甲編、三六八三、

㛠

从女从尋說文所無

[oracle form] 乙、四六七七、[oracle form] 仝上、[oracle form] 乙、八八九九〇

婭

从女从亞說文所無今隸有之

[oracle form] 甲編、三八、

嫠

从女从嫠說文所無疑嫠之古文

[oracle form] 乙、八八八九六、

娍

从女从戌說文所無

⿰女羊

[glyph] 乙、二一一五、[glyph] 乙、六五八五、[glyph] 珠、八〇七、[glyph] 京一、一九、二、[glyph] 新、二〇一二、[glyph] 乙、四六七七、[glyph] 甲編、三〇四五、

从女从羊說文所無

⿰女示

[glyph] 乙、四七七〇、[glyph] 新、二七五一

从女（古母女通）从示說文所無

⿰女禾

[glyph] 乙、七三一二、[glyph] 同上。

从女从禾說文所無

嫀

从女从秦說文所無

姘

甲編、三四一八

从女从并說文所無

(女奏)

六中一一九、

从女从奏說文所無

婡

乙、五八六、乙、三三二四、

从女从來說文所無

(女皀)

粹、一二三七

从女从皀从卩說文所無

(女虎)

粹、八五〇

从女从虎說文所無

前一、二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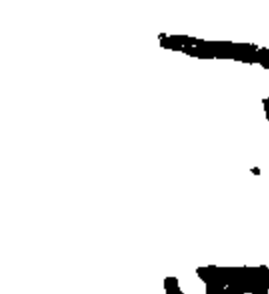
胡小石先生曰「古毋多假毋為之」見文例下二七葉

按說文「毋止之也从女有干之者」契文假毋為吾毋本辭云「貞曰𠂤師毋毋在茲延」即貞師毋在此羈延也毋字重文金文毛公旅鼎毋作亦

段毋為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民 罕乙、一一八、罕同上、罕罕乙、四五五、

郭沫若曰「民字於卜辭未見即从民之字亦未見殷彝亦然周代彝器如成王時代之盂鼎已有民字曰『適相先王受民受疆土』其字作(古文)克鼎『惠于萬民』作(古文)齊侯壺『人民』字作(古文)均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古人民盲每通訓如賈子大政下篇『民之為言萌也萌之為言盲也』今觀民之古文則民盲殆是一事然其字均作左目而以之為奴隸之總稱且周文有民字而殷文無之商書盤庚及微子諸篇雖有民字然非古器不能據為典要疑民人之制實始于周人周人初以敵囚為民時乃盲其左目以為奴徵也臣民字均用目形為之臣目豎而民目橫臣目明而民目盲此乃對於俘虜之差別待遇蓋男囚有柔順而敏給者有愚戇而暴戾者其柔順而敏給者則懷柔之降服

之形，亦無由可象畫。許君已不知其義，故模稜說之云「从古文之象」。然則古文又何所取義乎？段、朱之說是，又鄙書句讀說之也。契文民字作上出諸形，金文略同（已見郭文，不復贅錄）。引郭氏之說是也。辭云「貞王民克」、「貞民十月」、乙、一一八、「其貞王卯民　㞢卯民」是觀（乙四五五）。首辭之義不詳，次辭首云「貞王」，貞有以酒為祭也」，「卯民」之辭與卯牛卯羊同等，此以民為人牲之實證也。郭氏摭佚第一文時於乙編尚未及見，故曰殷文無民字，今於其說但需略作修正，固仍能成立也。契文民字不限左目，與金文稍異。今所見金文民字皆以左目，然彝器以雜不為世見者尚多，或有以右目者，亦未可知也。三體石經民古文作□，與契文金文並同，是則許書古文殆傳寫致譌矣。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

ㄨㄨㄨㄨ前、一、四四、七、ㄨ後、上、二二、一、□後、下、四六、五、

王襄曰「ㄨ古乂字」見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五葉上

丁山曰「許訓乂爲芟艸也从丿乀相交□或从刀」按丿乀相交語殊不辭山謂ㄨ之初形當作□象剪刀形詩葛覃「是刈是濩」大戴礼用兵「以刈百姓」之刈皆當如盧植注云「剪也」剪刀之形作□恐与交字形混故甲文特从収作□」見氏族方國志一五二葉

按說文「乂芟艸也从丿乀相交□乂或从刀」丁說此字甚諦作ㄨ者象剪之分作□者象其合更从収象手持之是一字之異體也小篆亦有二體其或體从刀於形已複蓋後人不知ㄨ之象剪故增之刀以爲形符耳辭云「貞王狩于ㄨ　貞王勿狩于ㄨ」前、一、四四、七、地名「癸巳貞又彳伐于伊其乂

大乙彤」後、上、二祭名其義當為安「□卜子子□」後、下、四人名均非本義丁氏又釋後、下、二八、一、之□亦為文按此字从□其形不規則与文之从□者有別蓋象以手持繩套取之形非文字即謂契刻不便从□即从□字更从囟亦當非一字蓋謂二者同意則可謂竟是一字則不可也□字本書入存疑卷

弗 藏、一、一、弗 藏、三、一 弗 藏、二六、一、弗 餘、六、一 弗 拾、四、十二、弗 拾、十、十三、弗 前、一、二五、三、弗 前 二、二、六、弗 前、四、四六、一、弗 前 五、十七、六、弗 前 五、三四、一、弗 前、七、二、三、弗 前、八、十一、三、‖ 後、上、十六、六、弗 甲、一、四、七、弗 甲、二、二五、三、弗 戩、七、十七、

羅振玉釋弗無說見增考中七十六葉下

胡小石先生曰「凡言某某者為肯定之豫擬若其上加不加弗者則為否定之豫擬與後世言其不某某者同」見文例下三葉

又曰「言弗與言不同二字常相易」見同上二六葉

按說文「弗撟也从丿从乀从韋省」段氏注改撟為矯是也其說云「矯各本作撟今正撟者舉手也引申為高舉之用矯者揉箭箝也引申為矯拂之用

今人不能辨者久矣弼之弗之訓矯也今人矯弗皆作拂而用弗爲不其誤蓋亦久矣字作弗正象矯箭使直之形他家治說文者多引既夕禮「柲弓㯏弛則縛之於弓裏」說之蓋誤以弓爲从弓也弓實象以繩約箭榦使直之形‖亦非（刜）弓㯏之柲實象箭榦之形从二豎者猶「又」之从三列也字亦作卌正象其多略之作二豎或三豎耳字弓字古作乃與此从己者迥異卜辭皆假爲語詞胡先生之說是也金文作弗毛公鼎弗弗大簋弗昜鼎餘尚多見均與契文同

氏

亻前七、三九、六、亻後下二一、六、

王襄曰「古氏字」見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五葉下

葉玉森釋氏無說見前釋七卷二十八葉上出第一文葉所釋係上

孫海波文編十二卷十二葉上收上出二形作氏無說

郭沫若謂氏爲匙之初文見金文餘釋之餘釋氐三四葉下至三六葉上已見八卷匕字條下引不贅錄前匕字條下所引係郭氏釋氐一文之中段未補錄其下段如下至該文上段當於下文氐字條下詳之本書次第一本許書匕氏氐三字分見二卷於引述郭文時不得不加以割裂覽者諒之郭文下段云「(上接匕字條下所引郭文)卜辭有以氏之字可證

亻前六、廿七、一、「甲子王卜貞田盛往來亡災」亻同上第二片「田盛亡災」亻同六、四一、七、「弜田盛其每」此等字乃象皿中

插氏之形與上二鼎形文之插匕者同意雖原文乃也名義不可知而氏之用途則如匕也又第三例所从之氏作□下作圓形集古遺文又著錄一魚鼎匕其下亦呈圓形余意此即古之所謂匙也此與是字可為互證是小篆作□說文「直也从日正」□籀文是从古文正」余案古文金是字與此異茲亦就金文編所輯者移录之□毛公鼎□虢季盤□鄀公華鐘□陳公子甗□□鄀公䤋鐘□簷鼎□𬭚鎛□秦公敦□僞兒鐘□是䜌敦□吳季良父壺□喪史賓鈚□毛公旅鼎□鄀䢅尹鉦僅僞兒中是字與小篆同乃字形之譌變者是不从日正也余謂是亦即匙□象匙形从又或一以示其柄手所執之處也从止止乃趾之初文言匙柄之端挂于鼎唇者乃匙之趾故是與匙實古今字是假為是非若彼是

遠段為氏姓字乃有是字出兩代之是又段為是非彼是字乃又有匙字出兩代之氏是之本義其失久矣以上余所證明在昔為古矢栝字氏為古匕匙字見于驫羌鐘作𠂆与郘公鈺鐘攻吳監同文乃字之稍晚出者然亦猶存栝形前端之𠂆乃隱弦處乚其旁之乂也氏於驫氏之鐘作𠂆於匙形未盡失前端之乚乃匙上之提所以挂於鼎者丨即直柄圓首之匙身二字本義雖失然形固不可混音亦無由通也」見同上三十六至三十七葉

按說文「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乁聲楊雄賦『響若氏隤』」許君以方俗殊語說字復之象形就篆形言亦殊未見有「山岸脅之旁箸欲落隓」狀楊雄蜀人以蜀語入賦亦殊不足

以證字蓋許君昧於字原而於象形之說又有所蔽之故其說支離少當而段
氏注乃極傅之此無他未見真古文及古器物之故也他家治說文者復就
姓氏之義以說字形更覺支離附會莫可究詰矣段氏注云「古經傳氏與是
多通用大戴禮『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字皆是之假借而漢書漢碑段
氏爲是不可枚數故知姓氏之字本當作是段借氏字爲之人第習而不
察耳姓者統於上者也氏者別於下者也是者分別之詞也其字本作
是漢碑尚有云『姓某是』者今乃專爲姓氏字（定按此指氏字而言）而氏之本義惟許言
之淺人以爲新奇之說矣」是以許君氏字之訓爲氏之本義而以是爲姓氏本字
而氏之爲姓氏字乃借字不知是之爲姓氏字亦段字而氏是並爲匙之古文也
郭氏就古文字形及古代器物以證氏是爲匙之古文其用爲姓氏是字者並

為殺借發于古之覆誠屬確不可易惟未[字形]字嘗觭迻也下畫之[字形]即直柄圓首之匙身則稍有可商蓋氏字並為側面象形匕作ㄑ上象其枝所以挂於容器之唇者下象匕身之曲柄氏作[字形]上ㄑ象其提下象其直柄中所以圓點乃效飾古文衍變於垂直長畫往往加點無義可說倚謂丨下象匕匙之首則其上之提應不可見於文不得並象之矣且圓點在直畫之中倚謂實象匙首則亦應在直畫之末也契文氏字是否姓氏字未可確知辭云「壬申卜[字形][字形]丁[字形]正氏」前七、三九、二卜下二文不識不詳其義「婦氏」拨下、一六、二此片之字並列左行四方均有隙地似已另無他文婦為諸婦之一則氏似當為姓氏字然他辭諸婦之下以未見繫有氏字者單辭孤證則此辭氏字亦未可必其為姓氏字也金文氏字多見作[字形]毛公鼎 [字形]頌鼎 [字形]頌簋壺 [字形]頌簋 [字形] [字形]

散盤 賀鼎 克鼎 不嬰簋 干氏弔子盤 伯㦌父簋 齊鎛 𪓔氏鼎 國差𦉜 鄦氏鐘 齊鞄氏鐘 甬公昜 氏𢦏尹鼎 格氏矛 師嫠簋 林氏壺与契文同

氒

乁 菁、五、一、卜通、七三五、乁 甲編、二九〇八、

王襄曰「古氒字。許說『木本也。从氏丁。本大於末也。讀若厥。』乃段氏改本。金文借為厥字，訓其。」見類纂正十二第五十五葉下

郭沫若曰「金文中多見氒氏字，形雖相似，然固有迥然不同之處。定按郭氏文此下照錄容氏金文編所收氒氏二字全文从略 氒字舊釋乃吳大澂竟謂『江聲古文尚書以汗簡改厥為氒。許氏說「氒讀若厥」，疑壁經乃字本作乁，漢人讀為厥，遂改作厥。今彝器無厥字。』古籀補廿四葉 以今觀之，誠有隔世之感。然今人復又以氒氏字混者，近出驫羌編鐘十四具，銘六十一字者五具，一具入美國；銘四字者兩面各四字曰驫氏之鐘九具，亦有一具入美國，餘均藏廬江劉氏。驫羌鐘銘考之者頗不乏人，據余所知有劉節、吳其昌、唐蘭、徐中舒諸氏，余曩亦有所論列，詳見專釋。今所欲論者乃第二行第

二字之氒，劉吳釋「氏」，因有「姜戎氏」之說。唐亦釋氏讀為厥，謂「陳侯因資錞『合揚氏德』亦借氏為厥。古書多以氏為是，爾雅以厥為其，氏是厥其並聲之轉」。徐釋為氒，與余同。徐云「氒古厥字。邾公牼鐘、邾公華鐘氒並作𠂆，邾公釛鐘釛當作銋作氒，均與此同。此云厥辟，辟君也。文亦見大克鼎、齊侯鎛鐘即叔夷鐘云『對揚厥辟皇君之易錫休命』，詩韓奕云『以佐戎辟』。朕，我也，弟一人稱；戎，汝也，弟二人稱；厥，其也，弟三人稱」。今案此釋厥至確，字斷非氏。小鐘氏字八器十六字，除一二例稍泐外，均作𠂆，與氒判然為二，二字亦各不相混。觀上舉氒氏字見樓即所引全文偽氒氏二文而尤以二字同見于一器者可證也。知氒為厥，劉吳「姜戎氏」之說遂不能成立。唯此得劉氏來書云「金文氒字作𠂆，未有加一點作氒者，邾公銋鐘不可靠，非邾氏三鐘」，但牼鐘非偽，氒氏之與氒乃一字之異體，金文中往往有之，如鐘中昭字

為氒（此器余初疑偽，容庚云不偽）又上舉格伯簋二氒字就其銘辭案之均當為氏該殷諸
器文字均草率譌多奪亂確亦誤例也凡此均不能據為典要唐氏謂『氏是其
厥並聲之轉』案氏是一字（說詳下）其厥雙聲固各有攸關然是與其氏與厥韻紐
俱格隔無由通轉也氒與氏之分由形與聲已知其然請更進而探求其字
源說文『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楊
雄賦響若氏隤』又云『氒木本也从氏大於末也』（此文當有奪誤段氏於「从氏」下加「下本」二字說亦牽強）讀
若厥』今以古文字形按之氏與氒均當為象形文無聲從可言許求二字之初
義於實物甚是然氏之古文非象山岸欲墮之形亦非从乀聲也氒字則字形
已遠隔古氒字並不从氏下許訓為木本者以同音之櫱字為說耳余謂氒
乃矢栝之初文也說文『栝檃也从木昏聲一曰矢栝檃弦處』栝从昏聲昏又从

率省聲故栝亦同音矢栝隸從舌之栝此字之古文栝之形始由羅振玉所發現其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二、二十七、著錄矢栝三器均有𢎘字今橅其第二器如次

上修厚圖下乃摹其卷一面西横置者

羅氏之言曰「形如𢎘鏃而小旁有小鉤下儩予初不能定其名關讀釋名釋兵言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栝旁曰叉形似叉也乃知此物確爲矢栝此致至確知此諸圖所器無字之面而横置之形即古𢎘字所象之形矣矢在其上以里漱字取其横

𢎘鐘之𢎘異盤之𢎘有栝見金文餘釋之餘釋𢎘氏之八葉上至三四葉下後接廟內含一點蓋弦之斷面」

讀八卷七字

像所引郭文

又曰「氒盂讀爲蹶」見卜通一五八葉上　按此乃釋異文乙字

屈翼鵬曰「以鐘鼎文證之，𠂆當是厥字，於此則爲地名」見甲釋三七五葉二九

○三　氒釋文

按說文「氒，木本，从氏大於末，讀若厥」段氏改云「本本也，从氏丁本大於末也」以說字形均覺扞格難通。郭氏說金文氒字引古文字形證以古器銘，然貫通說不可易。金文作𠂆盂鼎　𠂆伯晨鼎　𠂆向卣　𠂆𠂆器作氒卣　𠂆毛公鼎　𠂆𠂆克鼎　𠂆宗周鐘　𠂆趞弔簋　𠂆師寰簋　𠂆𠂆格伯簋　𠂆封簋　𠂆攻吳王鑑　𠂆文仲鼎　𠂆都公華鐘　𠂆鄀公鐘　𠂆鄀公簋　與契文同

氐

□藏一、一、□藏三五、三、□□藏一一九、一、□拾十二、三、□前一、十一、五、□前一、二九、二、□前一、四八、一、□前四、三二、五、□前七、二三、二、□後上、十六、十、□後下三、十五、□後下九、四、□菁七、一、□甲一、二、十五、□鐵九、八、□□戩四四、六、

孫詒讓曰「□字恆見，或反書作□，同。辭例从畧（定按下引）此當為佀字。說文人部『佀，象也，从人，㠯聲。』此从□即㠯字（巳部『㠯，用也，从反巳。』此即反巳之形），从乚即人之省。古佀㠯聲同字通，此文疑皆當讀為㠯。小尔疋廣詁云『㠯，用也。』凡云『其㠯』、『弗其㠯』者，猶言用与不用也。」見舉例下卅三葉下

王襄曰「華石斧先生釋氐，通作地。說文『氐，至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此从○○，土也，与地誼同。」見類纂正十二第五十五葉下

郭沫若曰「卜辭有□字或作□，余謂此乃摯之初字。說文云『摯，握持也』。此正象握持形。其顯然用為摯字義者有如下諸例。『貞令𦎫□眾伐𢀛方』後、上、十六、十『戊辰貞翌乙亞三□眾人□□宗』『□保我』前、七、三、下 亞三與𦎫同例，人名。□與伐同例，字於卜辭屢見，疑即撞之初字。說文云『撞，卂擣也』。此正象卂擣之形。」（上缺）『得□王族从啚蒐古王事六月』前、七、三、八、六『乙丑卜□貞令𠬝眾眾鳴□□尹从啚蒐古事七月』前、七、二、三、二 得𠬝鳴均人名。啚蒐亦人名。□乃古國名。『辛酉卜㱿貞□□㞢族从□□□□』菁、十、一、七 □與前例之𠬝疑是一人。㞢族與王族同例，當讀為友族，猶書偁友邦也。『丁未卜㱿貞令𦎫□㞢族□□㞢友五月』前、七、一、四 𦎫人名。□與□為一字，國名，商承祚釋貴。□與伐同例，字不識。㞢友當讀為有祐。『令𦎫□多射衛示乎□六月』後、下、二五、七 以上七例均關師旅之事，□為不完全

之他動辭詞下必有動詞助語以爲補格与領帥之意同參以字形則非挈莫屬矣於師旅之外事以外亦有用者曰「侯虎人名往余不𠦪疑亦戠字其合の乃事歸」前六、七、三義亦當爲挈字亦段作契」甲寅卜𡧊貞尹の及子」前七、二、一、四」貞𡚸帚其の叀 貞𡚸の相伯叀」前一、六、三、四及子疑即宋周鐘「南國及𠭊」之及國𢦏亦國名此二例之の字則用爲完全他動詞下祇需賓而不需補格故此當爲契滅之契爾雅云「𢦏契滅殄絕也」通假之例更有一事与挈契義全異如曰「貞の牛五十」戩二五、一、王貞の其十牛」粹此則當讀爲騂牛之騂周禮地官草人「凡糞種騂剛用牛」鄭注云「騂故書騂爲挈杜子春挈讀爲騂」挈之讀爲騂陰陽對轉也卜辭則華字羅氏據說文觲埲字之旁以定爲騂之本字是矣然謂周礼草人「騂」字故書作挈与華形近殆華字之譌」則未免

出於臆斷。今知卜辭之字已可叚作騂，則周禮故書之挈字斷非譌字」見甲研上冊釋挈

葉玉森曰「按孫氏讀㠯訓用，形既相近，讀亦可通。郭氏所舉各辭似亦無不可釋㠯訓用。郭氏釋之為挈，並挈牛不辭，乃取鄭杜經說讀挈牛為騂牛者，卜辭亦云『㠯羊』後下、十四 乙二十十三『㠯黍』前四、四 乙八八『㠯麂』甲一、二 乙三十一 似不能讀為騂羊騂黍騂麂也」見前釋卷一第六十三葉

唐蘭曰「㠯舊多不釋。孫詒讓釋似，讀為㠯，王襄引華石斧說釋氏，謂通作地。郭沫若釋挈。余按以字形言，王華之說較近。卜辭別有盜字，或作盜，郭釋盜甚是 餘釋三六。餘釋之盜當即說文𥂕重文之盜。蓋氐本从氏也，盜既盜字，則㠯當釋氏無疑。㠯略變為𠄌，為𠄌則為氏，於其下作地形則為氐字矣。此云『氏牧』疑

讀為眂他辭云「氏衆」及「氏王族」之類疑當讀為提提者挈也郭釋挈義雖是而字則非矣」見天壤文釋三十六葉上

商承祚曰「□乃氏兂之氏小篆作□乃其從出卜辭有合稱氏兂或單稱氏戠兂者」見福攷三葉下

李旦丘曰「□乃卜辭習見字諸家考釋極端紛歧定按李文下引孫葉郭商諸氏之說已見前引从畧吳其昌先生云『□者殷代祖丁南庚羊甲時之名臣』又謂『□為地名』殷虛書契解詁第八十片商說吳說之非明如觀火郭氏之非葉氏亦已辨之今按諸家考釋孫釋最為近是惜尚未能得其真蓋□即以字而非似字考金文中之公字作公毛公鼎公彔敦公楚公鐘而甲骨文之公字亦作公公前二、三七、一公菁十、一均从八从口韓非子云『背厶為公』又云『自營為厶』今本韓非營作環故知環形之口即厶字

亦即の字之所以為使於契刻計將口形斜豎耳人即人字从人从厶決為以字無疑の字又有作乜如「丁酉卜缺妣乙乙用羊訓缺」弜缺于祖乙ㄙ与適祖丁祖缺合集十一習之既久後人但知乙之為以反不知の之為以矣後人既以乙為以及見の字乃不得不另創一从人从以之似字以釋之以字本即从人今又加一人作直是架床疊屋故段釋の為似者不獨孫氏自二千年前之古人已然以訓用又古以與通定按辭々例以下畀卜由上畀諸例觀之の實為以之本字从人从厶者為乙許書謂㠯ㄅ即从反巳非是實侍中說巳意巳實也象形更是曲為之解許書既以㠯為以又將从人从以者之似為似而遺失从人从厶之似（厶与㠯之區別甚微厶作乙㠯作乙極易混淆）是古文有亡於小篆而閒存於今隸之說可謂信而有徵總之㠯為の之省似為の之訛乃後起字古代實無似

字凡孔子以前之經文其有作似字者皆以之訛誤也」詳見零拾二至六葉
胡厚宣釋氏謂其義爲挈爲致未詳見非奴二葉三行
束世澂曰「卜辭」的歲爲氏歲是被統治者交納貢賦」受年是統治者徵收
實物年貢的名稱」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
于省吾曰「卜辭習見[字形]字亦作[字形]孫詒讓釋侶讀爲呂郭沫若釋挈華石
斧釋氏見文字原釋人第七按孫郭說殊誤華說是也依字形言之[字形]即氐字卜辭
𥁕字作[字形][字形]从[字形]从[字形]一也與金文氏字作[字形]正同氐較氏下多一橫畫是
氐本从氏从以聲言之氏照紐氐端紐古讀照歸端卜辭氐字應讀作底厎
亦照紐字說文「厎柔石也从厂氐聲」又「底山居也一曰下也从广氐聲」段注云「底
訓止與厂部厎訓柔石引伸之訓致也至也迥別」又云「顧亭林分別底疷厎厎不同

義不知古無从氏之厎，厎与底字首筆之有無。按古文从厂从广無別，且氏氐聲通，說文強分厎底為二字，失之。惟經傳相沿，訓致者通作厎。爾雅釋言：「厎，致也。」書堯典：「乃言厎可績。」釋文引王云：「厎，致也。」顧命：「敷重厎席。」鄭注：「厎，致也。」此訓經傳習見。凡物由彼而使之至此謂之致，故說文云：「致，送詣也。」後、上、十六、十「貞王勿令𠂤氐眾伐𢀛方」，言王勿令𠂤致眾伐𢀛方也。前、七、三、一「亞乞氐眾人」，言亞乞致眾人也。殷契卜辭四一七三「氐乃邑」，言使之歸順也，故云致乃邑也。前、四、十三、七「氐多濼」，濼即樂，言致多樂也。前、七、三八、六「氐王族」，言致王族也。甲、六、三、十「矣不其氐射」，言矣不其致射也。殷契卜辭四六之一「叀先氐歲」，言叀先致歲也。前、七、二八、二「子美見氐歲于丁」，致歲猶言升歲告歲矣。卜辭恆稱氐𠂤，舊以為氐𠂤，誤矣。前、一、二九、一「氐牛五十」，前、七、八、四「氐𠂤六」，詞例

氏謂其義為致註得一讀而未窮底蘊至於唐氏別陳一義謂讀為訓視之眡于氏別陳一義謂為氏族之氏斯又胥陷乖刺矣中略以愚攷之□与□□並象土石旁箸欲墮之形作□者乃□之譌變隸定俱宜為氏自□衍而為氏猶自□衍而為□此卜辭所以作□小篆所以作氏也凡物之墮者必下至於地故氏下以一以象地而孳乳為氐是氏為氐之初文此以文字演化之序言可證先民當以氏氐為一字也夫小篆之氏與氐乃一畫之殊證之許書則一畫之增減每多音義不變若反□□至□古文作反□□至□自之或體作𠙵网之籀文為罓即其例矣且氏之與氐證之許書猶冋之作坰宅之作厇證之卜辭猶□之作□□之作□與夫□鹿旅□之作□□□或从一以象地形或从土以表地義其為例正自相同此以字形言可證氏氐為

一字也。攷之廣韻，凡从氏支只聲之字並入五支，凡从氐者之聲之字並入六脂，然以猎列之五支，以岐泜疧歸於六脂，此可證支脂二部韻可以互通也。凡从是虒二聲之字，言古音者並以与氐為疊韻或互雙聲，与从氐聲之字音部乖隔，然廣韻乃以醍緹䮳提題媞遞与从氐聲諸字並入於十一薺，以只及从氏聲之坻砥与氐紙抵泜並入於四紙，此可證氏氐二聲固相混用也。以漢人之說考之，則劉熙釋名以砥訓紙，楊君作頌石門頌借詆為氏，是知氏氐本自無殊。此以聲音言，可證氏氐為一字也。氐於卜辭有互義，其一為方名，如云「貞曰氐來𢓊往于臺」前、四、三 乙五、一、 氐出元臣 乙一、三、 續存、七」貞叀般令取氐 甲二、一」乙八、九、 貞追氐 戩、九、乙八、 是也。署中於金文有氐文丁爵續殷文存下二五葉，當為氐方所作之器。其地望則蔡有泜水見左僖卅三年，周有隄上左昭廿六，而隄上於殷虛為近。

宜其爲殷王常所游田之地。徵之姓氏，則晉有提彌明（左僖宣二年釋文曰：提本又作祇，上支反），吳有是儀（吳志是儀傳云：本姓氏，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遂改焉）。觀於提之或作祇，是之本爲氏，則知提彌明與是儀必皆殷代氏姓之後。氏之第二義則爲祭名，如云「囗旅囗丑其㞢于祖乙其㞢后祖乙」（明四五六），「王往于田弗㞢祖丁眔父乙隹止」（乙六三九六），「貞㞢囗」（乙五一四四），「其㞢小丁」（錄三三七）。凡此諸辭之㞢與㞢，並當爲䄜之初文，以䄜以氐聲，氐乃以氏爲聲，宜其初文爲㞢。說文示部云：「䄜，祀也。」是䄜爲祭名，雖經典無傳，而漢世猶存其遺說。氏之第三義乃底之初文，讀如堯典「乃言底可績」之底（於舜典偽古文列），其義爲致，如云「己卯卜宕貞翌甲申用射㞢以㞢羌自囗」（乙三五　粹下、二），「癸酉卜箙貞翌甲戌用囗㞢羌易日甲囗用自囗」（乙五三五　續存下、），「丙午卜即貞又㞢羌翌丁未其用」（京津、三四二九），「勿令華㞢三百射」（乙、七七六八），「己丑卜殻貞㞢芻其五百隹六」（乙、六九六八），「貞追弗其㞢牛」（後下、四〇七），「囗

王貞勿其十牛」前五、四六、一「貞勿牛五十」前一、二九、一是也。氏之第四義則通假為提，以提从是聲，與氏為雙聲疊韻，故是氏通作。儀禮覲禮鄭注云「古文是氏」，禮記曲禮下鄭注「是或為氏」，即其例。如云「辛酉卜宅貞勿乎伐多宬伐吕方弗其出又」續存下、二九一「辛丑卜宅貞羽令勿戈人伐吕方弗戈」金璋五二六「丁未卜宅貞勿令華乎眔伐吕方」粹一二六〇八「貞王勿令華乎眔伐吕方」後上一六、一。凡此諸勿並當讀如「李陵提步卒」漢書司馬遷傳之提，謂挈舉某方之師旅戎眾手以任征伐徭役也。其五則氏為抵之初文，說文云「抵側擊也」，如云「丁未卜宅貞令章乎出族尹車出友」甲、二、七六、乃命章方抵擊友出族命尹方伐出友二方也。其云「王臣乎人口乞乎國三百」後下四、一者，謂臣方之王抵擊人方信致弁三百於殷王也。其云「王吴勿人畀𠂤」藏一一三一、者，謂吴方之王抵擊人方得其純色之王也。凡此諸勿亦皆抵之初文也。以勿於卜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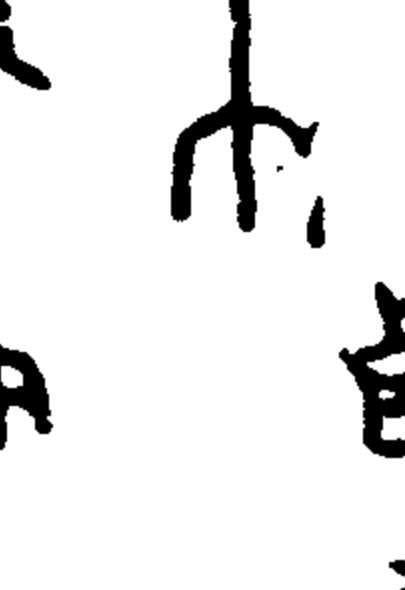
五義而通考諸辭又多抵牾方國之文復饒致送俘虜之例是以訓擊之抉與
訓致之辰苟其辭義不詳又無同版它辭可證每多淆亂難明中畧然則所謂旃
眾殼卜見者其為卜旃殼二方出擊見方之吉凶邪抑為卜二方是否致送所俘
之見人邪亦未能質言其義」詳見姓氏通釋之一東海學報一期十三至廿三葉
校說文「氏至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契文作𠂆若𠂆象人側立手有所提挈之形其
初義當為提以形近於氏之古文至篆文遂譌為「氏下著一」之氐耳（許本象矢栝形以與氏形相近故篆文之矢亦譌為「从氏下」其故與此畧同）
字孫氏釋侶讀為呂李氏則逕釋為呂而契文固
侶呂國名有本字（見魯氏文）商氏郭氏釋挈以說字意固是而於字形絕遠唐胡諸
氏釋氏而契文亦有氏字惟華氏釋氏魯氏以之又從而證成其說於字形文
義兩不洽適矣惟魯氏謂氏氐同字則似有未安蓋契文氏作亻與金文同氐

作弋名有專字且形亦絕遠又曹氏所舉第五義似亦略有可商蓋所舉
諸辭之訓抵者以厎若提釋之亦均可通讀也

戈

戈藏、四、三、戈藏、二八、三、戈藏、八七、一、戈前、一、三七、六、戈前、六、三八、三、戈後、上、十、十一、戈後、上、二二、一、戈後、下、八、九、戈後、下、四二、四、戈後、下、四三、九、戈菁、六、一、戈甲、一、三、二、戈甲、一、六、三、戈珠、四五八、戈甲編、二九〇七、戈甲編、二四七、

羅振玉曰「戈平頭說文解字『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案戈全為象形丨象柲一象戈非从弋也古金文或作戈形已失矣許君於象形諸字多云从某者因字形失而誤會也」見增考中四十六葉

王襄曰「戈或从木作与金文象形戈字之作戈者近阮文達公云『戈之内末每作三垂疑古制必有物下垂以為飾如旗旗之有斿』」見類纂正十二弟五十五葉下

屈翼鵬曰「殷釋中（六四）釋𢦏為弋恐非是按鄦惠鼎『官司工』之工字作紅吳大澂謂即紅字（字說廿一葉）其說是也以此紅字證之則本辭之𢦏乃从糸从弋隸定之當作絨惟不識為何字而在本辭則為人名」見甲釋四十葉二四

七片釋文

于省吾曰「弋為殷代之方國契文稱弋及弋人者習見戩、一九、『癸卯卜貞鄙𠦪乙子自圉廿示一牛二示羊土尞四弋歲牢四巫豕』（亦見佚、八八四、續、一、六、四、）王固雝釋四弋為三示四巫為四示並誤（四巫當謂東巫南巫西巫北巫東巫見粹一三一一、北巫見明二九四四、）前、六、三八、三、』『丙寅卜𡴆于四弋』粹、二二一、『壬寅卜𠦪其伐歸叀北𦎫用廿示一牛二示羊氏四弋歲』文二二二、亦有『四弋』二字郭沫若誤釋弋為弋四弋乃方國名氏四弋歲言致四弋之歲以祭也四弋之名舊無釋余所藏殷契拓存有辭云『王

从南戈，乎疾𢦏王；从西戈乎疾𢦏王；从北戈乎疾𢦏」。𢦏字均作□，乃異構。舊釋戈，非是。然則四戈者，謂東戈、南戈、西戈、北戈也」見駢三弟五葉上釋四戈

楊樹達曰「卜辭或言『弋龜』，弋當讀為特。說文特訓牛父，此言特龜，謂牡龜也」見甲文說二十四葉釋弋龜

郭沫若釋□十為弋見粹考三七葉上

按說文「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契文作上揭諸形，羅王兩氏之說是也。字為全體象形，中豎象柲，中長橫畫一端象刃，他端象內，直畫下端或作□象其鐏。橫畫一端一端象內之或从糸，象垂纓。金文多从此見下，可證也。辭云「在□」後下四三九，□即他辭之□，乃方國名。又云「甲子卜王从東戈乎疾□，乙丑卜王从南戈乎疾□，丙寅卜王从西戈乎侯□，丁卯卜王从北戈乎侯□」甲編六二

六、此片與于氏所藏拓本同戈為方國名亦則其君之名以朩作者殆所以故示別異朩即巾之繁體並當釋戈屈氏隸定作𢧄于氏釋戕並有未安于乃戈字郭釋弋誤金文作□尊文□簋文□𢦏父丁簋□卣文作此形者甚多見與契文以□朩者同又作□簋文□戈妣辛鼎□鼎文此與契文以朩者同□宅簋□師奎父鼎□亞庚鼎□宗簋□彝□盉陳作鋯戈以金後起□楚王戈□子口戈後二形為晚出之鳥蟲篆

肇

[戶戈] 藏六三、四 [戶戈] 甲一、六、十二 [戶戈] 錄五七〇

丁山曰「字从戈从戶，當是肇之初文。肇在金文常見，作[戶戈聿]彔伯𢦏𣪕[戶戈聿]宗周鐘。肇之言始也，謀也。今本詩書多譌為肈字。說文『肈，擊也。』此就从攴為說也。實則肇上所从之[戶戈]，猶是甲骨文[戶戈]字，正寫象以戈破戶之形。使戶為國門之象徵，則[戶戈]之本誼應為攻城以戰之朕兆。卜辭曰『百人[戶戈]』，曰『[戶戈]馬左右中人三百』，皆謂戰爭之先鋒。曰『[戶戈]受』，蓋謂始受矣。」見氏族及制度一二六至一二七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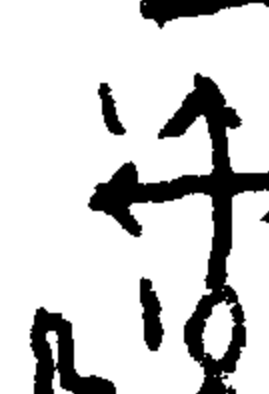
按說文「肇，上諱。」段注云「按古有肇無肈。从戈之肇，漢碑或从攴，俗乃从文作肈，而淺人以竄入許書攴部中。玉篇曰『肈，俗肇字』。五經文字戈部曰『肇作肈，譌』。廣韵有肇無肈。伏侯古今注時斷無从文之肈。李賢注後漢書亦

斷不至認肇肁爲二字蓋伏侯作肁與許作肇不同知帝命名之義取始肁者始開也引申爲凡始故伏云「諱肁」而易之之字作始實則漢人肁字不行祇用肇字作訓始如詩生民傳夏小正傳可證……李舟切韻云「肁肇也」其字从戈肁聲形音義皆合直小切許諱其字故不爲之解今經典肇字俗訛从文不可不正文部妄竄之肇今已芟去」段氏定肇肁爲正俗字並引切韻訓肇爲肁之初誼並具卓見契文从戈肁之應爲肇之初文丁氏說是也金文均作肇如□毛公鼎□弔向簋□服尊□衛鼎□滕虎簋不从戈餘尚多見大抵與前之形同

前八・十一・三、 掇續・一二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戒，兵也，从戈从甲』卜辭與古金文从戈从十，十古文甲字。今隸戒字尚从古文甲，亦古文多存於今隸之一證矣」見增考中四十三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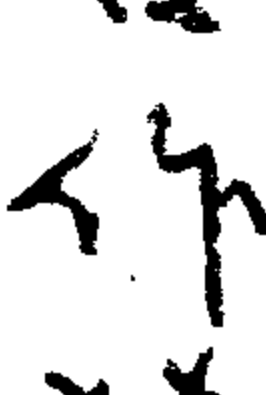
按說文「戒，兵也，从戈从甲」契文正从戈从甲，羅說可从。金氏續文編收上出弟二形作戒字，从戌从甲。戌亦兵器，當亦戒字。金文作 𢦏鼎 不嬰簋 虢季子白盤 學生盤 辜戒鼎 郘伯御戎鼎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戣 [甲骨文]甲編、三一一七、[甲骨文]乙、五八〇、[甲骨文]乙八八一五、[甲骨文]拾、四三一、[甲骨文]續、五、一五九、[甲骨文]龜卜、一〇七、[甲骨文]摭續、一七三、[甲骨文]誠、三七三、

孫詒讓曰「此字奇古難識以形考之實即癸之異文說文癸部[篆文]籀文作[篆文]从癶从矢此下从[甲骨文]与矢作[甲骨文]偏旁矣形同上从[甲骨文]即癸上變體金文冊父乙鼎癸父巳乙卣癸並作[甲骨文]可證蓋本从三个後轉寫流變始作ㄓ止相反遂成癶字籀文實本于此然与[篆文]形聲俱遠此文[?]可尋其流變之轍迹也」見舉例上三葉下

羅振玉曰「顧命鄭注『戣瞿蓋今三鋒矛』今[甲骨文]字正象三鋒下象著地之柄與鄭說合[甲骨文]為戣之本字後人加戈耳」見容氏金文編十四卷[甲骨文]字下引

定按此據葉玉森前釋一卷一三二葉上轉引容氏重訂本金文編實未見此条

割君氏金文編實亦見此条初本十四卷十七葉上有之蓋容氏後已不採此說矣

葉玉森曰「森桉卜辭之□繁文作□□□如云『庚寅卜貞由□人令省在南啚十月』前四、十一、五『乎多□尹𠂤于教』前五、八、一『貞王勿去□』前五、四、三『卯卜貞□尹亡田』前六、三六、四曰□人曰□尹曰多□尹曰去□似□乃國名或地名多□疑即□之異稱□與金文之□是否一字尚難臆斷本辭曰大□亦未詳其誼金文之□似亦不能遽認為癸也」見前釋一卷一三二葉上

郭沫若曰「案此說是桉指金文編初本十四卷□下所引羅氏說無可易知□之即戣則知□亦必即戣之變矣」見甲研下冊十七葉下

桉說文「戣周制侍臣執戣立于東垂兵也从戈癸聲」孫氏謂金文之□即癸羅謂即戣郭謂□□即□之變說並可从葉孫羅各得一端郭則折衷三氏之說而得其會通蓋癸古作□與作□者本為一字並象三鋒矛之

形及後分衍為二途以作癸者專為干支字作[glyph]者[glyph]者專為兵器之象形字然干支字之癸猶有作[glyph] 徵中篇 [glyph] 向簋 諸形者与[glyph]字之形仍極相近下逮小篆遂又增之戈旁為从戈癸聲以為兵器專字而[glyph]形之[glyph][glyph]途亡矣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戰

□甲編、五二二、□甲編、二四二五、□甲編、三三七五、□乙、二九四八、□乙、四六九二、□珠、一八七、□佚、三四、□續、一一七一、□續、五三三、□續存、六四八、□粹、四〇一、□前、五、三九、二、□佚、六〇四、□粹、九一六、

孫詒讓曰「此文从十者即从戈，其作□者皆文之省，□當即戠字，古文戠或以爲國。此以口著于戈中，與戈字微異，實一字也」見舉例下十九葉上

羅振玉疑亦戈字見商氏待問編

于省吾曰「按孫羅說並非。□當後世戰字，說文「戰，盾也。从戈旱聲」。□字从戈从中，其省中畫者，借戈柲之豎畫爲之也。中即毌字，象方盾形。卜辭作中中申中中等形，金文作□□中申申申中中等形。郭沫若謂毌實古干字，又謂盾上飾以析羽，而以下出爲蹲，遂演化成爲干字之形。見金文餘釋釋干鹵。按郭

說非是毌形無由變作干毌干以音近相通前五、三九、二有叀字商氏類編孫氏文編均列入毌字誤矣佚存六〇四亦有叀字叀即叀二書拓本已殘下端應有橫畫粹編九一六作叀从叀从中一也叀象縛盾於戈柲之中部兩器而兼用之以戈句物以盾自扞當係从戈毌聲𢦔从旱聲旱从干聲聲符異耳然毌干同一聲之轉也卜辭習見⿰叀戈字象兩戈一倒一正形葉玉森以卜辭證之謂與叀當為一字集釋四卷二八葉按葉說未知然否商器父乙鼎有□字即⿰叀戈其形微異者一為盾之中部縛於戈之柲一為盾之側部縛於戈之柲其為同字視而可識𢦔自有□字戈盾二器不相屬當亦𢦔字說文訓𢦔為盾按經傳以干為之爾雅釋言「干扞也」孫注「干盾自蔽扞」書文侯之命「女多修扞我于艱」說文扞作𢦔云「止也」詩兔罝「公

侯干城」傳「干，扞也」正義「言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是戰、干、扞聲音訓並相通。要之，卜辭𢦏字即說文戰字，依文義言之，除用為國名者，並應讀為扞。扞謂扞禦也。前、六、二六、一「弜其隻（獲）正（征）𢦏才東」後、下、三四、四「見帚使正𢦏」後、下、三七、二「三日乙酉㞢來自東妻乎毋告旁𢦏」𢦏疑係東方國名。藏、八一、三「貞戰歸其𠦪乍𢦏」言戰歸其作扞禦也。藏、十八、一「𢓊其𢦏𢀛」𢓊人名、𢀛國名，言𢓊其扞禦𢀛方也。前、四、三五、三「𢀛不𢦏」言對於𢀛無須扞禦也。後、下、四十、十「庚辰卜貞宁𢦏魚帚不占才茲」卜辭魚字習見，商承祚謂以文義觀之疑亦魚字。桉商說可从。魚吾古音近字通。金文自稱之吾均以𢽾虞為之。書微子「吾家耄遜于荒」偽泰誓「吾有民有命」隸古定本並吾並作魚。水經濟水注「逕魚山南山」即吾山也。列子黃帝「姬，魚語汝」注「魚

當作干吾」是其例證 毛公鼎師訇𣪘扞敔並當作干吾 卜辭之宁𢦔宁係人名 即宁扞敔也 前、四、二六、一「庚午卜𢦔貞 賓叀王卿𢦔」言惟扞衛王卿也 後上、十八、四「甲辰卜穷貞井方其爯隹𢦔」言井方其有所舉動惟扞禦之也」甲、六、七、九「貞亏見𢦔伕」七、二六、「貞㣇人叀王自星𢦔 貞勿王自星𢦔」前、四、四五、五「癸巳卜穷貞多馬爯𢦔」拾、九、十二「庚子卜㱿貞我勿𢦔衛」續、五、三、三「□申卜㱿貞旦𢦔隹我其冬(終)于之」續、六、十六、三「戊戌卜其𢦔遣」珠、一八七「戊其𢦔」凡𢦔字讀為扞禦義均可通也」見駢枝三三至三四葉

釋𢦔

按說文「𢧀盾也 从戈旱聲」契文从戈从毌 毌干實同物而異名 同為盾之象形字 盾之形製各殊 象形字或隨之而異也 說詳三卷干字條下 于氏

戍

戍 甲編、一五五三、戍 簠徵、征伐、三八、戍 粹、一一四七、戍 粹、一一五三、戍 粹、一一九八

王襄釋伐見簠考征伐五葉上

郭沫若釋戍其說曰「戍乃師戍之戍與辰戌之戌有別」見粹考一四七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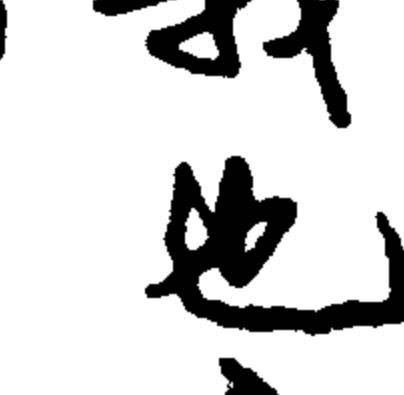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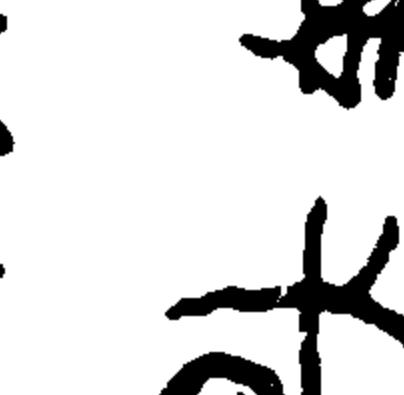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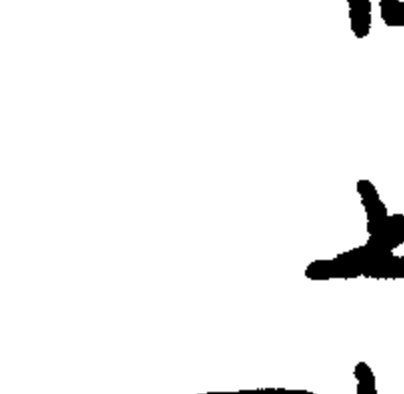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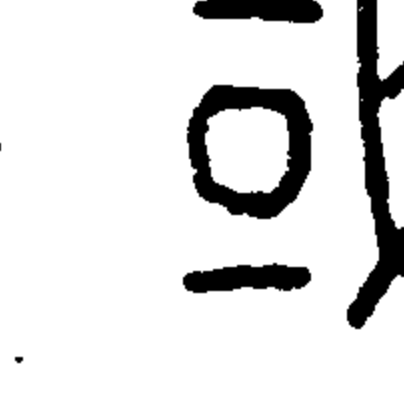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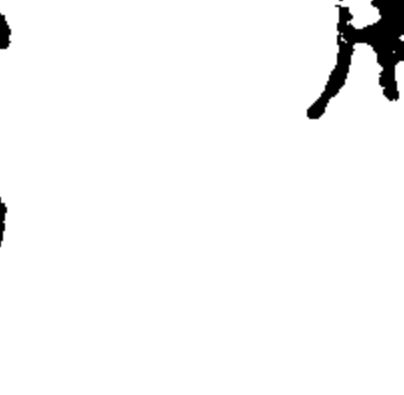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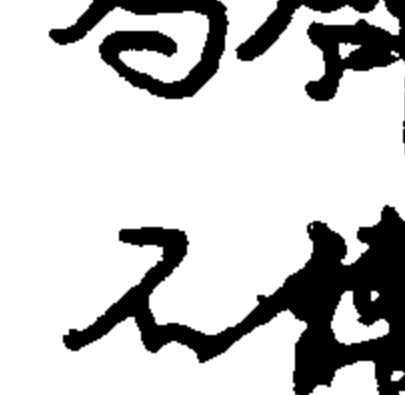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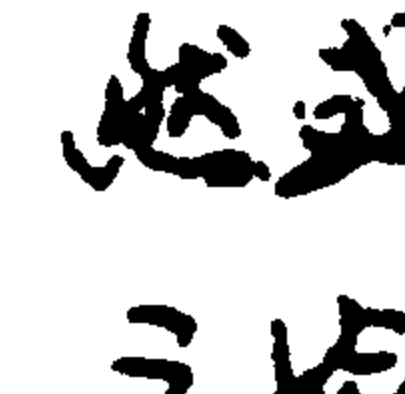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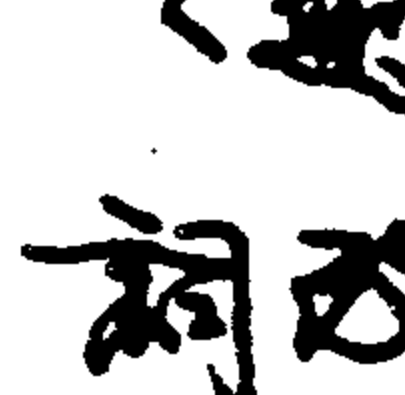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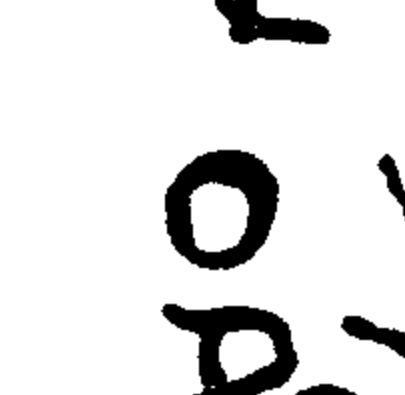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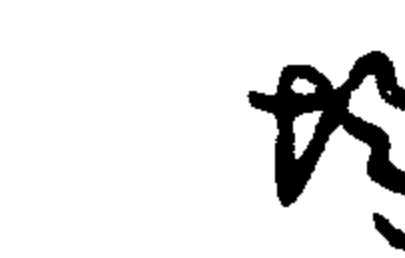
又曰「殷周古文伐字與戍字頗相亂然亦有區別之處伐象以戈伐人戈必及人身戍示人以戈守戍人立在戈下此其大較也」見粹考一四八葉上

按說文「戍守邊也从人持戈」契文象人立戈下之形與小篆同郭氏說戍伐二字之異是也卜辭用「戍」之義為戍守辭云「癸巳卜王其令五族戍」(粹一一四九)𡆥𡆥為地名五族者卜辭恒言「王族」「多子族」左傳亦云「中軍王族」則五族蓋

軍隊之番號也。又云「戍衛不雉衆」粹一一五二「雉衆者集衆也。衛爲地名。其義均爲戍守，與許書同。金文作戍矢作丁公簋戍宜子鼎戍遹甗戍彔貞戍貞簋，與契文小篆並同。

或

□ 藏、二一七、三、□ 前、六、六、五、□□ 後、下、三八、六、□ 後、下、三九、六、□

戩、三三、十三、□ 簠、徵、人名、十五、

孫海波曰「口象城形从戈以守之國之義也古國皆訓城」見考古三期六十葉

按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又从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契文多从「日」或亦从「口」此二形在偏旁中每混用無別「口」象城形孫說是也古國皆訓城「大都不過三國之一」「懸之國門」皆此義也金文作□毛公鼎□同上□字用鐘□王命明公簋□齊鎛「勿或渝改」為不啻然之詞□師寰簋除齊鎛外餘均為邦國字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戕 粹一二一九

郭沫若釋戕無說見粹考一五八葉上

按說文「戕槍也他國臣來弒君曰戕从戈爿聲」契文正从戈从爿許云「口

其遺戕」其義未詳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𢦏

𢦏藏、一、二、𢦏藏、一、三、𢦏藏、二五、三、𢦏藏、三九、三、𢦏藏、二五五、一、𢦏藏、二六二、三、𢦏拾、四、十四、𢦏拾、六、二、𢦏前、一、三一、五、𢦏𢦏前、二、八、五、𢦏前、六、二、二、八、𢦏前、六、四八、三、𢦏𢦏後、上、十、十五、𢦏後、上、十二、三、𢦏後、下、四一、十五、𢦏菁、二、一、𢦏甲、一、九、十一、𢦏甲、二、二五、六、𢦏戩、十一、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𢦏傷也。从戈才聲。』此从才从才乃古文在字。博古圖所載𣪘公鼎有𢦏字，鼎文假為哉字。从才与此同。卜辭多云『亡𢦏』，猶言無害矣。」見增考中六十九葉上

董彥堂先生曰「𢦏字从戈从才，戈乃兵刃足以傷人，又加才聲為之。當為从之後起字。」見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載安陽發掘報告一九一葉

許敬參曰「𢦏从戈从才，才亦聲，是會意字。說文以為从戈才聲，是以之為形聲字，實非。蓋才為初生之物，加之以戈，有𢦏傷之誼，意者非能自傷之者，必有人梳之，實為人傷之義，故引伸為戰爭誅戮之𢦏，與水火饑饉施自天然，而字作巛者有別。」見存真六十五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假𢦏為栽。說文『栽，築牆長版』，卜辭之𢦏者，版築之事也。」見通甲文字概論六十七葉

按說文「𢦏，傷也，从戈才聲。」契文作𢦏者，正从戈才聲。𢦏从屮，蓋以屮為聲也。契文災字作𡆧水巛字作巛，兵𢦏字作𢦏，然每通用無別。金文作𢦏𢦏中鼎𢦏𢦏中甬𢦏甬比簋𢦏魚鼎匕

㦰

前一、三六、七、 前四、十、三、 前五、三七、三、 甲二、十五、十二、 金氏續文編十二卷廿葉收此文注明見甲編八六八五甲編實祇三千九百餘片也 乙、二二六〇、 乙、二三六八、

羅振玉釋㦰無說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下

按說文「㦰絕也一曰田器从从持戈古文讀若咸讀若詩云『攕攕女手』」契文象戈擊二人之形未見有「从从持戈」之象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武 武藏、六七、四 武前、一、十、三、 武甲、一、十七、三、 武前、三、二三、一、 武後、上、四、九、
武後、上、四、十 武甲、一、十、十三、 𢓊前、六、二三、四、

羅振玉釋武無說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下

余永梁曰「𢓊為武字初文从行从止从戈操戈行於道上赳赳武也龜文𣃘
敦文𣃘為旂字初文象人持旂以行也下从止與此同例是𢓊武伐武乃武之本
誼後省行作武猶道字散盤从行作衜曾作𨗴作衟从又與从止通篆文省
作道而說文古文道省行作𨗨矣宣十二年左傳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以象
形為會意乃望文之訓非朔誼也」見殷虛文字考續

羅振玉曰「𢓊从行从武此步武之本字後世經典借武字為之而本字亡矣」見
增考中六十五葉上

葉玉森曰「从行者即為武亦後起字非初文」見前釋六卷二十五葉下

于省吾曰「說文『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為武』按左宣十二年傳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漢書武五子傳「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按止戈為武之說自來學者多無異議惟俞樾兒笘錄云「在倉頡造字時則但以為足止字而無此展轉相生之義也乃謂武字以止為取止戈之意豈得其本義哉然則武字本義謂何曰武舞古同字武即舞字也」按俞氏不从止戈之訓至其卓識惟謂武即舞以借字為本字誤矣古文無即初文舞字金文亦作⿺辶無古文从止之字就狹義言之限於足之止就廣義言之則表示人類行動之義故徐行為步作⿱止止由卑而升曰陟作陟由高而卑為降作降行所經為歷作⿱秝止⿱林止象人行田中或林中行在前為先行卻為後自他至為各均辭羅振玉

按說文「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為武』」契文亦从止从戈于氏說字義甚是古文从止从辵从行从彳从亍均表行動意偏旁中亦每得相通故衛當亦从辵之異構馬氏从俞氏之說謂武為舞之初字于氏已辨其非蓋古文舞字自作舞也金文作武毛公鼎武戊辰簋武王孫鐘武宗周鐘武散盤武曶伯簋武武格伯簋

戠

□藏、二三、三、□□前、四、四、四、□前、四、六、三、□前、六、五八、七、□後、上、二九、六、□後、下、二十、十三、□甲、二、三、九、□戩、十八、十六、□戩、二十、七、□戩、二一、六、□甲編、八七六、□甲編、二一二三、□佚、二五三、□珠、九四、□珠、三九七、□續、二、一二、二、□續、五、一二、二、□粹、五一三、□粹、五一五、

□新、四三〇二、□新、四三一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戠闕从戈从音』此从言古金文識幟諸字皆如此作趩尊『錫趩戠衣』文作□格伯敦作□吳中丞以為識字一从音與許書同一从音言與卜辭同古从言从音殆通用不別」見增考中五十九葉上

丁山曰「篆文戠左之音明係□之形譌□變自□□變自□□上追毛公鼎□字前賢釋光下則顯似卜辭□字疑即熒省則□亦火煙火光之

類纂即寅字。許君言「熾，盛也。从火，戠聲。𤍽，古文熾。」𤍽左之㚣亦从寅，首而迻于𠙵録。或𠙵𠙵皆𤍽之初形。戠熾為古今字矣。」見說文闕義箋五十葉

葉玉森曰「按卜辭中之『戠』，或以為祭名，丁氏謂𠙵為寅首，似可疑。卜辭則作𠙵𠙵，固絕非寅首也。」見前釋四卷七葉下

商承祚曰「戠即戠別體，作𠙵，金文作戠。」類纂此其首也。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戠」，是埴戠同聲段借。釋名釋地「土黃而細密曰埴」，是戠乃黃色也。冊「𠙵之戠牛」前一、二与此之戠字皆指色黃而言，与牧𦍌𦍌同為毛色，意同也」見佚考七一葉上

宋世徵謂戠是𢦏之初文，其說曰「𠙵字是作為動詞用的，戈字是名詞。其字正象𢦏的形狀」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五三葉

祖甲酒彖甲」見前六九片「甲午嘗彖甲酒羌甲」見前一五片「甲口嘗小甲酒大甲」見下二一三片所祭二甲均先後相次今言「口羌甲酒小甲」又下一七八片「祭羌甲酒日小甲」羌甲与小甲為次亦正當於河亶甲也又与卜壬每同見於一片卜壬即外壬外壬之次為河亶甲世亦相次」也見卜通四十一葉上

葉玉森曰「按戔甲殷先祖名戔之異體作戔戔戔王襄氏謂从二戈相背疑古羌字予考卜辭別有羌字作𢦏于戔甲之戔無作此形者疑非一字其文兩戈對植乃止戈之象疑即書西伯戡黎之戡說文戈部作𢦔戔象止戈不用為戡定之形戡音鈠讀為河亶戡甲殆即河亶甲歟此予肊說姑秉存之」見前釋一卷五十四葉下

陳邦懷曰「說文』戔亂也籀文作𢦔」段注』兩國相違舉戈相嚮亂之意也』考

卜辭皆作二戈相嚮，疑是戔之初字，舉戈相向，即為誶亂之象。羅釋戔，又謂戰之初字，似近迂曲。」見小箋二十四葉

按說文「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契文作上出諸形，戔甲字多作□前一、九、三、□甲一、十一、十、第一形从二戈並立，微異。第二形亦从二戈相向，與它文作王干者同，惟它文二戈相向，兩上下連書，此則二戈相向，一正一倒，兩左右並列為異耳。相向兩左右並列者皆為与「甲」字連文，為殷先王名，蓋故為此異形以示別耳。王、郭兩氏於二形並釋戔，是也。葉氏釋戩，於字形懸遠，其說非是。陳氏釋誶，相向兩上下連書者亦非。契文別有誶字作□□，乃从二戰相向，干戈相加，有誶亂之意。籀文誤重戰為戨耳。戰或古文形近，陳氏釋此為誶，雖未安，然戔誶誼固相近也。羅氏說字義甚是。辭云「登供人三千乎戔」前六、三八、四、貞勿

乎戔𢀛方」甲、二、五、十四、均有殘賊之意與伐意近又云「丁丑王卜貞今田巫九
貞費林衆侯弓口尤眾二隹余其从口戔亡尤左相差左也與尤意近自下上口受
冬不萈戔亡囚囚大邑商亡𢦏在口」七、五、兩、四、三雷亦用其本義或又為人名
辭云「戔來十」乙、二一、二二、「戔來八」乙、二七四、是也金文作戔伯戔盤戔伯戔盨均
兩戈並列

⿰亘戈

前六、六十、一、

从戈从亘說文所無

⿹戈⿱屮文

前七、二四、

从戈从屮从文說文所無

⿹戈子

乙、四五二一、

从戈从子說文所無

⿰戈羽

簠徵、人名、五三、

从戈从羽說文所無

⿰弓戈

乙、九〇六八、

从戈从弓說文所無

⿰己戈

甲編三一四三、東方一三三三、

从戈从己說文所無

⿰虎戈

乙二六六一、乙四六四五、

从戈从虎說文所無

戉

藏、三二、六 藏、一〇四、二、 藏、一三二、三、 藏、一九九、二、 藏、二一六、三、 藏、二四四、一、 拾、四、十四 前、六、十六、二、 前、四、十三、一、 前、四、十五、三、 前、四、三七、四、 前、五、三六、八、 前、六、三、十、六 前、六、四九、四、 後、上、九、六 甲、一、八、九、 戩、十、六、十四、 鐵、四五、十五、 珠、九七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戉斧也从戈レ聲』案戉字象形非形聲古金文或作 戉尊与此同」見增考四十六葉下

葉玉森曰「戉乃國名疑越省」見鈎沈四葉

許敬參曰「戉即殷臣傳說」見考古三期八八葉

按說文「戉斧也从戈レ聲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

戉為單體象形羅說是也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或人名葉謂疑越省桉金文吳越字但作戉如者沪鐘「隹越十有九年」字作□越王矛作□越王劍作□或又从邑作□越王劍是國名之越古但作戉後以其為方國之名故又增从邑作及後始以度越字為之非古文商作戉也其為人名者許氏以為即傅說待考金文戉又作□父癸甗□虢季子白盤

我

𢦔 藏三五、三 𢦔 藏六一、三 𢦔 藏六六、一 𢦔 藏七一、三 𢦔 藏七六、二 𢦔 藏九一、三 𢦔 藏一五二、二 𢦔 餘五、一 𢦔 拾三、十二 𢦔 前一、十一、五 𢦔 前二、十六二 𢦔 前四、三一、七 𢦔 前四、四二、二 𢦔 前五、四六、七 𢦔 後上、八、七 𢦔 後上、八、七 𢦔 菁二、一 𢦔 甲一、二、八 𢦔 戩七、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我从戈从𠂢。𠂢或說古垂字。一曰古殺字。古文作𢦏。盂鼎作𢦏與此同。知許書古文作𢦏者乃由𢦏傳寫之譌矣。」見增考七十一葉下

王國維曰「我字疑象兵器形。訓余為借義。」見朱氏文字編十二卷八葉下我字條引

葉玉森曰「按卜辭𢦔之異體作𢦔𢦔𢦔。从戈从𠃊𠃊𠃊。疑象足形。甲骨文字卷二第十五葉之𠂤殷虛卜辭第四百三十一版之𠂤。其足形亦為𠙴𠙴。𢀛與

按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戈从手手或說古文垂也一曰古文殺字𢦏古文我」契文我象兵器之形以其柲似戈故与戈同从戈也器身作丰左象其內右象三銛鋒形王說是也葉說謂上象足形失之附會卜辭均假為施身自謂之詞許君或說乃引申誼植兵於地或有傾頓之象也金文作我盂鼎我尚鼎我毛公鼎我禹攸比鼎我呂伯簋我宗周鐘我散盤我曾伯簠我毛公旅鼎我兮甲盤我邾公釛鐘我王孫鐘我沇兒鐘我弔向簋我姑口句鑃我弔我鼎或則上類契文或則下同小篆其嬗變之迹昭然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我啚]

[甲骨文] 菁、二、一、

从我从啚說文所無

[義京]

[甲骨文] 前、六、二、二、 [甲骨文] 前、六、二、三、

从我从羊从京說文所無。或曰義京合文。辭云「己未𡆥于義京羌三卯十牛」前、六、二、三、其說蓋是。

[我丂]

[甲骨文] 佚、六八五、

从我从丂說文所無

儀

[甲骨文] 前、二、五、三、

陳邦福曰「此字當釋義儀之省。說文我部云『義，己之威儀也』。卜辭義下从子，即禮記『蛾子時術之』之證。又書文侯之命云『王若曰父義和』，鄭注『義讀為儀』。」

論語八佾篇云「儀封人」鄭注「儀衛邑也」見說存五葉

按从義从子疑即儀字非儀省也从人从子意同偏旁中例得相通辭云

「在孫」疑即衛邑之儀說未敢必姑次之於此

藏、四、三 藏、十、一 藏、二八、一 藏、三一、四 藏、五五、一 藏、
二六〇、三 餘、十一、一 拾、十、十 拾、十、十二 前、一、一、六 前、一、六
一、前、一、十九、六 後、上、五、五 後、上、十四、四 後、下、三九、十三 後、下、四
一、十三 菁、一、一 甲、一、五、六 戩、十四、四、

羅振玉曰釋亡無說見增考中七十四葉上

胡小石先生曰「亡不弗勿毋等皆用為否定及禁止之詞其讀皆為脣音且
多冠於語首以脣音發音于語為便故也」見文例卷下二十四葉

馬敘倫曰「亡是街巷的巷的本字乚是說文裡又字的兩樣寫法乀不是
字來表大街裡面的衖衖」見源流与傾向馬氏學術論文集四十二葉

按說文「亡逃也从入从乚」契文非从入从乚其朔誼不可知馬氏謂是

巷之本字說亦無徵卜辭均叚以為有無字有無之「無」古無正字作「無」作「亡」均是叚借金文作 毛公鼎 師遽尊 弓甲盨 年鼎 師望鼎 弔氏鐘 楷伯簋 大保簋 弔家父匡

[字形]

[字形]藏八一‧三 [字形]藏八三‧三 [字形]餘七‧二 [字形]拾十四‧一 [字形]拾十四‧六 [字形]前一‧二七‧四 [字形]前六‧十八‧一 [字形]前八‧一‧四 [字形]後上二十‧四 [字形]後下三‧十八 [字形]後下四‧八 [字形]後下八‧四 [字形]甲二‧七‧八 [字形]甲二‧十七‧六 [字形]簠徵人名四 [字形]粹五九七 [字形]續六‧十七‧一

楊樹達曰：簠徵地望四七之二云：「□殻貞洹其乍茲邑囚。」乍讀為作，為也。見求義七葉下

郭沫若曰：前七‧三八‧一云：「我其巳賓乍帝降若，我勿巳賓乍帝降不若。」乍讀為則。書多方：「惟聖罔念作（則）狂，惟狂克念作（則）聖。」與此為同例語。見卜通七六葉上

于省吾曰：前七‧三八‧一（宂樵兄引以署前）此與粹一一一三辭同。胡光煒云：以文

四、「丙申卜㱿貞叀方爲丁酉卜㱿貞叀方爲」後下十、十一、「叀方爲貞勿方爲方」十、十二、「勿爲方」十、十三、「乙丑卜㱿貞我叀方爲丁未卜㱿貞我爲口方口口口卜㱿貞我叀方爲」余所藏明義士殷虛卜辭墨本有辭云「丁未卜㱿貞「我爲方丁未卜㱿貞勿爲方乙丑口卜口㱿貞我叀方爲乙丑卜㱿貞我勿方爲方丁卯口卜口㱿貞我叀方爲丁卯卜㱿貞我勿爲方」棲叀古惠字乃語詞「我爲方」與「勿爲方」「我叀方爲」與「我勿爲方」均係左右對貞「叀方爲」即「叀爲方」之倒語也此則「我其祀方乍」者作猶爲即「我其爲祀方」之倒語也「我勿祀方乍」者即「我勿爲祀方」之倒語也祀方謂祭祀賓敬就上帝爲言下云「帝降若」「帝降不若」可證見驛三第三十六葉

魯實先曰「乍」於卜辭有二義1、祭名即顧命「秉璋以酢」之酢2、讀如小雅

巧言」以詛爾斯」之詛 3、讀如遣虞「作御作𢓊」之義 4、為治作之作 5、方名

6、讀如小雅十月之交「作都于向」大雅王「有作邑于豐」之作」(摘錄時忘注出處寫定時覆查未獲闕以俟補定記)

按說文「乍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契文亦不从亡一其初形朔誼亦未

詳卜辭或讀為作或讀為則予氏謂前七、三八、一辭之乍當讀為作似有

未安蓋如予氏言則「作」「祀同」為動詞(頗覺不辭矣)與其所舉「重方為」或為方」諸辭之但

有一動詞「為有辭」例不同不如胡光生讀為「則」之辭以義順也餘詳八

卷「作」字條請參看金文作乍乃孫作祖己鼎乍䣄卯𣪘乍數宗盨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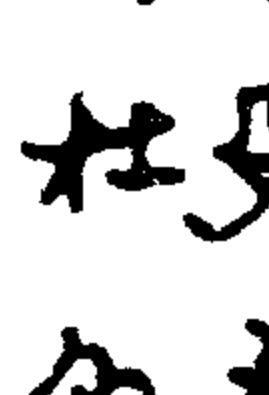
齊鎛乍未簋乍頌鼎乍杞𡚱乍子卣乍伯矩簋乍季良父匜餘尚多見

略同

乚亡字重文

按說文「無亡也从亡無聲无奇字无通於元者王育說天屈西北為无」段氏注云「凡所失者所未有者皆如逃亡然也此有無字之正體而俗作无無乃橆之隸變橆之訓豐也與無義正相反然則隸變之時昧於亡為其義橆為其聲有聲無義殊為乖繆古有叚橆為無者要不得云本無其字漢隸多作橆可證也或叚亡為無者其義同其聲則雙聲也」其說是也有無之「無」古無正字卜辭叚「亡」為之亡字重文小篆之橆乃後起有無本字橆則舞之本字也說詳見前無字條下

匃

[glyph]前、五、二九、三、[glyph]前、四、九、七、[glyph]前、五、七、六、[glyph]前、五、二七、一、[glyph]前、七、二十三、[glyph]後、上、十七、三、[glyph]後、下、二四、三、[glyph]甲、一、三十、一、[glyph]鐵、十二、九、[glyph]甲編、二二八八、[glyph]粹、四〇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匃气也逯安說亡人爲匃』古金文亦作[glyph]師奎父鼎及師遽方尊等[glyph]追敦與卜辭同與逯安說亦合」見增考中五十三葉下

郭沫若曰「卜辭屢言『亡匃』猶言亡害也與『亡尤』『亡災』同例」見卜通三冊別一、一、弟四辭

又云「粹、四〇一辭云『于高祖口又匃于毓且口又匃』又匃殆猶言有害或有礙也」見粹考六十三葉下

楊樹達云「按匃讀害是也伯家父毁云『用易害眉壽』假害爲匃与此可以互證」

區

區 甲編、五八四、〔字形〕甲編、一〇五四、〔字形〕乙、六四〇四、〔字形〕攈、一一七、〔字形〕新、四三四八、

金祥恒續文編十二卷二五葉下收此作區無說

按說文「區，踦區藏隱也。从品在匸中。品，衆也」。契文从品在冂下或在乚上，亦有藏隱之意。金氏收作區可从。辭云「弗區貞」甲編、五八四、「口丑卜囗其囗區」甲編、一〇五四、其義未詳。又云「貞王其狩區」。乙、六四〇四、則為地名。金文編收子禾子釜之〔字形〕作區為量器名

医

前二、二三、一、　鐵七、　天、九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医盛弓弩矢器也从匸矢矢亦（定按羅書亦誤作上）聲春秋國語曰兵不解医』段君據廣韻改注文『盛』為『藏』謂此器可隱藏兵器也案齊語『兵不解医』作『解翳』韋注『翳所以蔽兵也』翳為医假借字蓋医乃蔽矢之器猶禦兵之盾然匚象其形韋注誼較明白段君以為隱藏兵器者尚未當也」見增考中四十五葉上

商承祚收此作医見類編五卷十四葉下

葉玉森曰「按𠤳疑為地名卜辭医字無如此作者恐非医字」見前釋二卷四十二葉下

按說文「医盛弓弩矢器也从匸从矢國語曰『兵不解医』」玉篇云「医所以蔽矢也」

匚藏、三十一、匚藏、二二六、二、匚拾、一、七、匚前、四、十五、五、匚後、上、六、七、匚甲、一、八、七、匚珠、六二八、匚續存、一七七〇、匚粹、一五三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匚受物之器也、象形、籀文作匚』」見增考中三十九葉下

按說文「匚受物之器也、象形、讀若方、匚籀文匚」受物之器爲通名、古金文中凡受物之器如簠簋之屬字皆从匚、許書匚部所屬諸字亦然、匚乙匚丙匚丁諸字亦从匚則象盛主之器也、說詳下匰字條下、金文除偏旁从匚者外亦有匚字作匚乃孫作祖己鼎

〔補〕陳邦福曰、「拾遺一葉云、『貞今出自上甲二示』邦福案自上甲二匚謂上甲至報乙報丙二匚也、匚本地象殷人祭匚乙匚丙始用爲儔字、又殷墟書契前編卷四第十七葉云、『王貞于三示』福謂三示亦正指報乙報丙報丁、增一則地象之略異、就辭證義

似又為禱義說博厚配地得一左證矣」見頊言一葉

瞿潤緡曰「按匚祭名殷禮祭先公先王皆直稱其名號即數世袷祭莫不皆然然如『癸卯卜彭桼貞乙巳自甲廿示一牛二示羊口尞三示彘牢四示犬』殷虛文字第一葉『乙未貞桼自甲十有三示牛小示羊』後上八『癸未卜貞彤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壱自𩛥在四月隹王二祀』前三二七則謂此自上甲以下諸祖也因其人多不復記其名少則記之此泯言『祖先』則為大袷祭矣意凡殷之先世皆與焉以多不勝舉故統言曰『祖先』猶今之言歷代祖先也」凡卜釋四十葉下至四一葉上

唐蘭曰「按『匚』為祭名即祊祭也說文『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𠥻籀文』亦象形」即匚字又說文『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从示彭聲祊或从方聲』

匚即祊亦即䰜祭矣。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韋昭注「報，報德之祭也」。卜辭殷先世有田回冋冂四人，羅叔言及王靜安先生謂即史記之上甲、報丁、報丙、報乙是也。王先生又謂「報乙、報丙、報丁稱報者，殆亦取報上甲微之報以為義，自是後世追號，非殷人本稱，當時但稱匚乙匚丙匚丁而已。上甲之甲字在口中，報乙、報丙、報丁之乙丙丁三字在匚中，自是一例，意壇墠或郊宗石室之制，殷人已有行之者與」。蘭謂王說報乙、報丙、報丁即取報上甲微之意是也，謂報為後世追號，當時稱匚乙匚丙匚丁非也。報即䰜祊二字之雙聲，報祭即祊祭。拾遺一葉七版云「貞其㞢匚于田家其口」，當讀為「貞其㞢祊于上甲宰其口」，即報于上甲也。報乙、報丙、報丁即匚乙、匚丙、匚丁也。蓋殷人祊祭上甲於門內，故甲字從口，而乙丙丁三人既兩旁焉

故从匚或コ以象之也口匚皆象方形金文國或作國可證則於門內為藏主方圍以祭也故爾雅即以閍為門矣後世讀祊如報則謂之報韋昭附會為報德之祭誤矣國語又云「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則報祭為極重之典禮而其他經傳乃無聞焉常見者為祊鬃二字禮器云「為祊乎外」郊特牲云「祊之于東方」又云「索祭祝于祊」楚茨云「祝祭於鬃」然則禮之祊即詩之鬃亦即國語之報矣左襄二十四年傳「以守宗祊」即卜辭示壬示癸之示而在宗內者亦即史記主壬主癸之主也祊即匚則即說文訓宗廟主之祏故左莊十四年傳云「典司宗祏」宗祏與宗祊同也見卜釋四十一葉至四十二葉上又天壤文釋卅四葉上說略同又謂「即古方字象石室之形」見考古期三二九葉又見報即祊祭之說亦見考古六

删三三四葉下

王國維曰「⿷匚乙⿷匚丙⿷匚丁史記謂之報乙報丙報丁證當如魯語商人報焉之報其稱蓋起于後世至⊞⿷匚乙⿷匚丙⿷匚丁四名所以□或匚者或取匰主及郊宗石室之證然不可得考矣」見戩考五葉

陳邦福氏曰「卜辭枝幹作十作甲作⊞□為天象徵人以上甲徵契德配如天者也說文一部云『天顛也至高無上』盂鼎天作大象人首所戴也卜辭或虛象作吴證亦正同是上甲增□亦禮記中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之說已戩壽堂殷虛文字第二葉云『丁丑卜□貞王賓⿷匚口肜亡尤』邦福案匚⿷匚乙皆為地象殷人以報乙報丙報丁脩德配如地者也」見說存一葉

陳直曰「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

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周人報天而主日，殷人當亦同例。疑微本其名以甲，日而報，故名乙丙丁三字本非其名，以乙丙丁三日而報故名，皆因報天主日而得名也。卜辭於上甲加□，報乙報丙報丁加匚，或加匚者，吉賁甫先生誠云：「殷重報祭，報祭者禘郊祖宗四祭之特祭也。魯語稱『殷人報上甲微』，甲稱上，猶乙稱天微，故名甲著上者，報以祭天之禮而名之也。祭天於圜丘，故甲从□。識□匚古方字，乙丙丁之報禮次于甲，加匚者，方澤祭地也」。予按□匚匚皆地象也。禮記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既以冥配天矣，未必再以上甲微為配。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鄭注云：「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喻方也」。卜辭□象泰折之方，匚象泰折之折，己象

春析之析旅，殷禮當與周禮同」見賸義一葉

傅孟真先生曰「上甲之从囗者必設位于中，報乙報丙報丁之从匚者必設祏于旁。囗與匚當即祏一類，有此必是室中之祭」見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葉玉森曰「按余于研契枝譚曾妄立二說，其一殷之先祖多以十干為名，然必冠以示卜，如大甲中小庚南庚羊甲諸字，以別于十干專名，兼別于後世之同名者，則上甲曰甲報乙報丙報丁曰乙丙丁與干名溷，於同名亦嫌，故增囗匚為分別標識；其二上甲曰甲加囗為示敬標識，報乙報丙報丁之加匚或匸亦同視囗，又稍有古代必有此種示敬法，觀之示亦作二丅」拾遺一葉

可發以上係余舊說，姑妄言之而已，復思王國維氏匰主之說，似較精確，特為辭之言。說文「匰，宗廟盛主器也，从匚單聲。周禮曰『祭祀共匰主』。杜子春曰

云「匰器名主木主也」□象盛主之匰故作□作匚並可象匰說文「匚受物之器也」段注「器蓋正方如此作者橫視之耳直者其底橫者其四圍右其口也」是則匚亦不失為匰象□□則正視之耳或□象捧匰表示最敬□匚象啟匰表示次敬置甲乙丙丁于□□中作□□□□獨之置示于□中作□□所加之□亦匰象也至卜辭曰字余疑□乃禱之古文與□非一字」見前釋一卷二十八葉下至二十九葉上又所引校譚說見七葉七行

金祖同引吳其昌說曰「□舊釋丁非吳其昌釋祊即郊宗石室說文祏『宗之器』匚其側視也」疑殷已有昭穆之制報乙報丙報丁作匚□□且側視形上甲則正視矣大合祭自上甲至于多后上甲為殷有史時代故尊之「□」則代表一切青祭與宗同意」見遺珠三葉下

按此字當以許說為本義受物之器為通名以為受主之匰特其諸用之一耳二陳氏謂囗象天コ匚象地說殊無據天地安得以囗匚象之乎吳唐諸氏謂即祊字其說未達一間蓋囗コ為匰之象形其讀如方後因以為祭名即許書之祊魯語之報耳當云讀為祊乃合至卜辭別有司字象匰主之形即祊之祊字其本讀當為匰中盛主之形祭名之義其引申義也孟真師謂囗コ即祏一類王國維氏謂即匰主說並精碻當為吳唐諸說所本又本條所補諸說爾以所說收卜辭次序錯亂未及收入於寫定司字時亦未憶及有此諸說致漏未引述耶故補其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匡

匡藏一九九．二 匡新二四四八

王襄曰「古匡字許說『飯器筥也从匚㞷聲』此从羊羊㞷同聲故相段史頌敦匡作𨘢亦从羊作」見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七葉上

按說文「匡飯器筥也从匚㞷聲筐匡或从竹」此从匚羊聲王氏釋匡可从史頌毀銘云「頌其萬年無疆日遑天子𩕁令」遑為動詞故增之辵王氏釋匡是也匡當訓安卜辭匡不从辵辭云「甲午囚戌今囚匡囚兇」辭殘其義不詳全文編所收匡字作匡匡尹氏匡匡師麻匡匡史免匡匡弔家父匡匡匡簠匡吉鼎匡𪏽弔匡除後一形僅从缶為義符外餘均与小篆同未收史頌毀遑字殆以為非一字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匚示

匚示 拾、一、六、

从匚从示說文所無疑當即許書祊字匚下許云讀若方是祊匚同聲之證匚象祏中盛主之形許書祏下云「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从示从石石亦聲」上言「宗廟主」下引周禮「郊宗石室」義涉含混五經異義則云「祏石主也」是又与「大夫以石為主」義近是一字而前後之說略有殊異即以說文言之一曰云云固屬戴義可不具論然宗廟主与郊宗石室亦非一物則祏者果為「主」乎抑「石室」乎似宜明辨玉篇云「祏廟主石室也」五經文字云「祏宗廟中藏主石室」義甚明白蓋祏實藏主石室也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廟之主藏于戶外北牖下有石函故名宗祏」石函即石室也然則此所謂石室乃受物之器非宮室之室也匚示字正象匚中盛主之形後又从方作祊許君解云門

内祭先祖所以徬徨」此蓋後起義字（又作𥛱彭聲方聲與彭聲同）其初誼當為盛主之匰主祏字則為盛主石匰之專字祏行而彷匚之初誼廢矣辭云「貞勿㞢𠂤上甲二司」（拾、一、六、）葉玉森云「卜辭中匚丙匚丁羅振玉考釋釋報乙報丙報丁乃殷先公名至塙森疑𥛱匚或匚為分別標識或示敬標識與上甲之甲𥛱口同（說契、研契枝譚）今觀本辭示字亦𥛱匚乃僅見者示為先王先公之通稱是𥛱匚非分別義乃示敬義也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十七葉「王貞于三示」三示左側𥛱一「丨」之標識當示敬之例」（見拾二葉下）考按此云「𠂤上甲二祊」者即「𠂤上甲二報」祊報古音同二祊即謂報乙報丙也祊既即為盛主之匰故亦可為祖先之代稱且卜辭殷先公報乙報丙報丁之名字亦从匚作也葉氏以示敬之標識說之非是契文上甲之甲从「口」按「口」即匚字匚象藏主匰側視

之形口則正視之形也上甲為殷先公近祖第一世於宗廟中其主當位於正中報乙報丙報丁則以次為昭穆其主當位於兩側故作字象之殷世固未必有昭穆之制然宗廟主之排列宜有尊卑之序也或謂自報丙以次之先公先王其廟號何以不繫匚字而獨於上甲以次四世繫口若匚コ此實為一有趣之問題一時亦無恰當之解釋或者殷人於此四世以歷代綿邈廟號已不可確知故但以甲乙丙丁為次而繫口匚以為標識藉以分別之說實為近之至其廟號可確知者則逕傳其廟號此予所說姑存之以俟高明至報乙作〔乙〕或亦作〔乙〕報丙作〔丙〕或亦作〔丙〕（報丁但作〔丁〕未見作〔丁〕者）者蓋但示其主位於兩側而左右無定亦以見殷時未必有昭穆之制也又史記殷本紀所載殷世系自帝嚳以次至於振凡八世不以日干為名似當為生稱時賢

據卜辭所者殷世系於此八世如夔之當帝嚳王亥之當昭明土之為相土季之為冥王亥之為振亦名有專名不用天干字殷人之以日干為名者自上甲始自上甲以次至於帝乙均以甲乙為名其為生日抑係廟號此不具論惟於此有一可注意之現象自大乙以至於帝乙其所用干字與日干之次序絕缺不相應此蓋根據其生日或死日之日干以為名之自然結果惟自上甲以至示癸凡六世前四世以甲乙丙丁相次為天干之首四字後二世以壬癸相次為天干之末二字則此天干字無論其為生日或死日斷無如此巧合此現象之可能解釋蓋當如余上所言殷人於此六世之廟號不可確知惟知王亥大乙之間尚有六世乃據後世以日為名之制度以日干之首末六字以追名其先公史記所上甲微卜辭無偁微者前四名加口若冂後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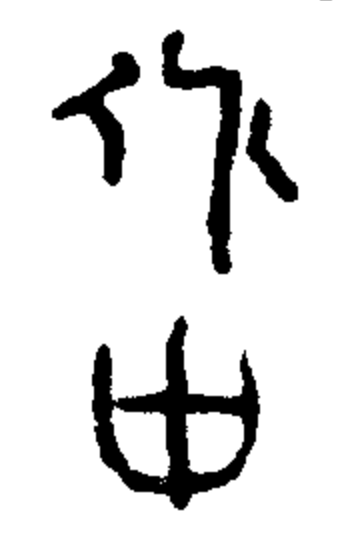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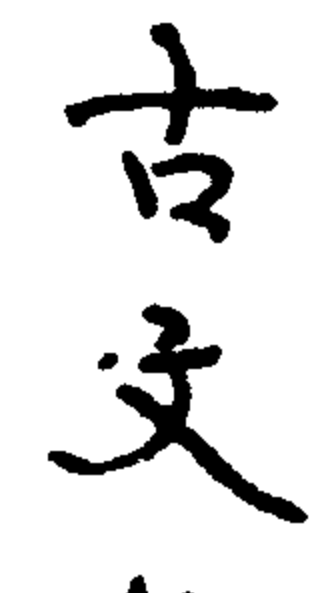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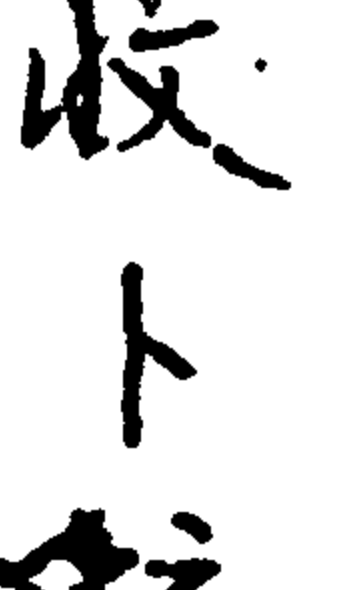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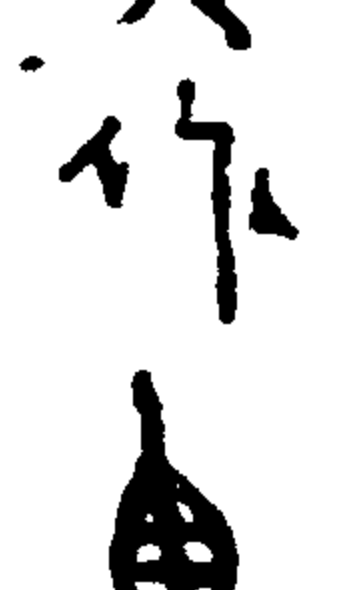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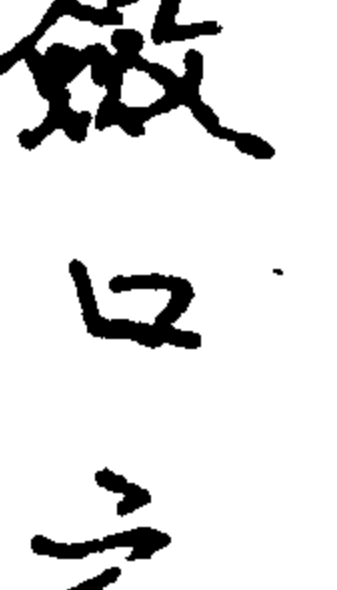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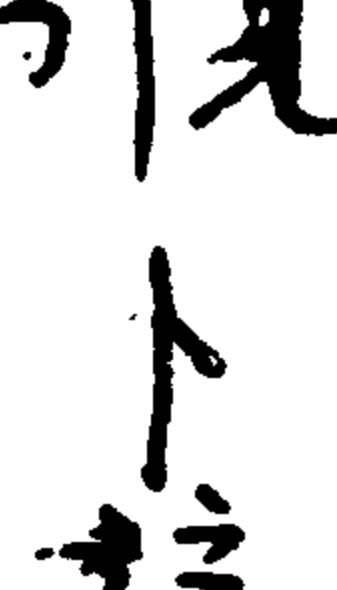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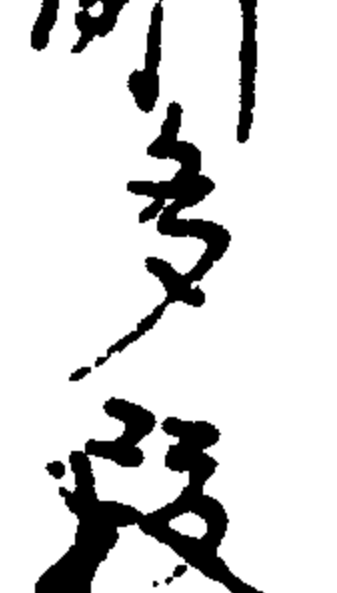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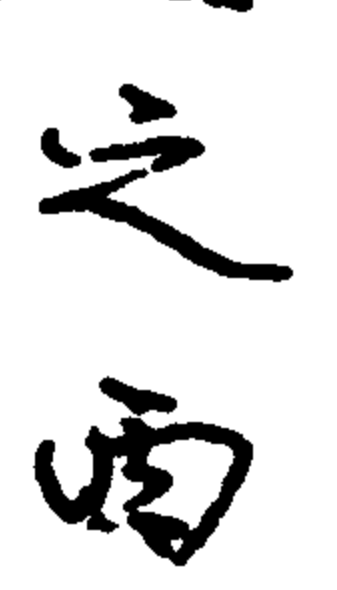
加示其意一也。口若丁乃盧主之南已如上述示則主也至以日爲名之制度究自上甲始抑自匚始則不可確知蓋史記繫上甲微而卜辭無此繫自此以次則史記所載與卜辭所記皆屬以日爲名矣史記以報丁報乙報丙爲次卜辭則以報乙報丙報丁相承當从卜辭余之此意懷之已久惟苦無實證姑妄說之存以俟考又前寫本書第一卷時未見此字故未收入示部寫此卷時前十一卷早已印就未遑補入姑收之於此矣

𠍙

𠍙 倉字重文

按說文「𠍙古器也从匚倉聲」𠍙即倉之或體契文不从匚倉字重文說詳五卷倉字條下

□

□前二、三八、一、□前二、三八、二、□餘六〇、三、□粹一一九〇、与前二、三八、一、重出□藏、一三二九、四、□藏、五九、三、□藏、八五、一、□藏、八七、四、□藏、一三三、二、□藏、一三九、四、□藏、一八二、三、□拾五、七、□前一、三六、三、□前四、六、一、□前四、十、二、□前四、三六、四、□前四、三六、五、□前四、三六、六、□前五、十三、二、□前五、十三、三、□前六、三七、三、□前六、四六、五、□前七、二六、四、□前七、三七、一□後上、一、十四、□後上、二三、四、□後下、三六、六、□後下、三八、三、□菁一、一、□甲一、二三、十三、□戩二六、二、□戩二六、四、

余永梁曰「按此疑即由字契文有□字从由□字从犬由聲可證說文由即由字許云『東楚名缶曰甾』甾乃由之形譌」（詳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釋由）魏石經迪字

篆文作紬亦其證說文甾之古文作甶余謂即由字古文許君誤以由之古文為甾之古文蓋形相近也」見殷虛文字考

于省吾謂甾由甾甴為一字並釋為甾讀為載說見駢續三九至四二葉已見前三卷古字條下引茲不贅錄請參看

唐蘭曰「卜辭段甾為西應收卜辭之西為甾之本字」見考古四期釋四方之名

按說文「甾東楚名缶曰甾象形甶古文」契文亦象缶形与許書篆文古文並同其作由若囟者蓋象斂口之甾非象許訓頭會腦蓋之囟也唐蘭于省吾並謂囟即由字見前西字條下引卜辭多段為方名之西作甴者辭言「田甾」前六、三八、一、又三八六、地名余氏承王國維氏之說謂甾即由字許書無由篆而有以由之字前人

說此者甚多此不具論作甶⊗甶諸形者均段為西唐說是也金文西字亦段甾字為之說詳前西字條下請參看于氏謂此與出由為一字說非

出由當釋古此當釋甾說詳三卷古下金文器名之甾字作甶子陝行甾與假為方名之作⊗⊗⊗⊗⊗⊗微異亦猶卜辭地名字與方名字形亦不同矣故為分別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甲骨文]

[甲骨文]前、五、七、二、[甲骨文]前、五、七、三、[甲骨文]前、五、八、三、[甲骨文]後、下、三十、四、[甲骨文]菁、十一、

二、[甲骨文]菁、十一、十九、[甲骨文]甲、一、七、四、[甲骨文]甲、二、二六、四、

羅振玉曰「弓父庚卣作[甲骨文]與[甲骨文]同」見增考中四十三葉下

唐蘭曰「[甲骨文]字从弓从丨應是引字」與釋見導論下廿五葉上

按說文「弓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周禮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夾弓庾弓以射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契文亦象形唐氏謂作[甲骨文]者乃引字以偏旁分析法衡之其說亦是蓋[甲骨文]象弓解弦之形（弛）與小篆合[甲骨文]則象弦之張許訓開弓其引申義也卜辭[甲骨文]均為人名辭云「丁酉卜爭貞子[甲骨文]長口有古」後、下、三十、四「[甲骨文]歸」甲、二、二六、四、「貞[甲骨文]易勿口于蒔」乙、一九四五、「乙巳卜古貞[甲骨文]易于蒔」乙、二二六六、「貞[甲骨文]易于蒔　貞[甲骨文]易勿于蒔」乙、三四二

弘 藏一五九、一 前二、二六、六 前五、八、五 前五、十五、一 前七、十五、二 後上、十八、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弘弓聲也从弓厶聲厶古文肱字』卜辭从弓从丿與毛公鼎同」見增考中四十四葉下

按說文「弘弓聲也从弓厶聲厶古文肱字」金文作 毛公鼎 頌鼎 頌簋 秦公簋 毛公旅鼎 責弘觶 責弘觚 與此並同羅釋弘是也字在卜辭為人名此字小篆為形聲而金文契文似並為象形疑丿實象弓上之一附件所以固定矢之位置猶矢之有栝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弓亙

粹七七　前七、一一、二

从弓从亙說文所無

⿰弓口

乙、二三七四、　佚、九一五、　乙、六八〇九、　新、二二一八

从弓从口說文所無

⿰弓攴

粹五九三、

从弓从攴說文所無

⿰弓大

甲編、三六一、　摭續、三一一、

从弓从大說文所無疑夷之古文

⿰弓斤

甲編、二〇六七、　甲編、四一三〇、　甲編、四九二五、　甲編、五三〇三、　甲編、五三九七、　甲編、六六九七、　甲編、六七五三、　佚、一

弜

弜藏、九六、一、弜藏、一〇四、一、弜藏、一二三、四弜拾、一、十、弜拾、一、十一、弜拾、九、八、弜拾、十、六、弜前、二、三八、一、弜前、四、四、四弜前、五、四七、六、弜後、上、五、九、弜後、上、十九、九、弜後、下、十九、六、弜後、下、之二、十四、弜甲、一、九、二、弜戩、三、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弜、彊也』卜辭兩見此字其文皆曰『弜攺』疑弜乃弼之古文許君云『弓彊』殆後起之誼矣」見增考中四十三葉下

王襄云「古必字與從彊同卜辭从比字形難別」見簠考天象七葉下

王國維曰「說文『弜彊也从二弓』又『弼輔也重也从弜因聲』案說文說此二字皆誤弜為柲之本字既夕禮『有柲』注『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詩云『竹柲緄縢』今文柲作枈案今毛詩作閉柲所以輔弓形略如弓故从二弓其音當

之一第一至十六葉

按說文「弜彊也从二弓」契文正从二弓羅振玉王國維二氏之說是也王襄氏釋从㕡氏釋比並有可商畫「从」「𠑹」均從二人相从比取義為契文之比字與比字無涉而此字明从二弓不从二人也葉氏謂字當讀為必亦非張氏讀為弗於諸辭並可通讀「其」與「弗」為連對文義亦順適其說是也李氏釋斯於字形懸遠其誤甚明可毋置辯也卜辭弜字多見隨舉數例以見一斑辭云「弜又于大戊𠂤」。庫方、一〇二六、「弜又匚祊父丁」佚、一七五、「弜兄祭名妣辛」拾、二六、「癸卯卜狄貞弜巳祀兄口」甲編、三九一五、「壬弜田其雨　其雨弜田」簠徵、象、五一六、「伊宜弜射」戩、三四、「弜乎朋」朋官名粹、一三〇、「弜焚雨」後、下、二二、一四、「弜戩日其又歲于中己茲用」甲編、三六三一、「弜羌叀牛」後、上、二七、十、言弗用羌惟用牛也弜與叀對文「弜用牝」外、一七六、「王弜往田其每」。京都、二四九、「弜

田其每茲用」續存、上、一九九九七「戊弜田其每　王弜田其每」甲編、三五甲九三、「弜田其每亡𢦔」佚、四四七、每當讀為晦与其雨義意近盂風雨晦明之日不便於田獵故敗卜之也魯氏讀每為痗訓災（新詮之一弟九葉十四行）此辭上言「其每」下言「亡𢦔」「壬弜田其雨」粹、九九九、以上魯氏均讀釋比讀為庀者又如魯氏說有未安也云「庚戌卜王貞弜其獲絕句征戰方國名在東一月」前、六、二六、一、「乙丑卜弜獲絕句征兕」藏、三一三、「庚申卜王弜獲兕」外、三六〇、「王貞弜乚兕」京都、三一四七、乚即匕字魯氏以釋弜為比則比匕連文為不辭逕謂「乚乃从之省釋隨釋逕義均可通」新詮之一弟十三葉按卜辭从字無省作乚者魯說似有可商也「弜再冊不出」續存、下、七五六、「囗未卜弜其啟」明氏、一七二六、「乙亥卜弜變黍囗再斗月」粹、八九〇以上魯氏釋比解為方名者如釋為弜讀為弗莫不允當卜辭弜有確為方名者如云「囗亥卜王貞弜弗其氐宮眔奠四月」續存、下、四五八、「勿取弜」鄴羽初集、下、四六、九、「己卯卜王

柲作弼弼諧弜聲柴卽倂諧比聲考比金文作巜（鬲攸比鼎）卜辭作巜弜金文一作巜卜辭一作巜若律以古文形體不拘向背則巜巜二形有何顯別由古籀而篆隸形變不慎弜即誤比比柴古今字（柴下之木漢人所加）柴上之比疑即弜之隸誤是柲柴之柲周時尚有作弜者也」見朱芳圃文字編十二卷十葉下弜字條下引

按丁氏从王氏之說又以而數陳之其說是也弜比二文形古文形近易譌聲韻復不相遠弜之為柴自有可能後世經傳作柲則後起形聲字也

藏、一六六、二、 前四、三七、五 前五、八、二 前五、八、三 前五、八、甲 前五、八、五、 前六、九、一 甲六、三、十七、 甲二、二、十五、 戩、四五、十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彈行丸也从弓單聲或从弓持丸作㢮』段先生從佩觿集韻改㢮為弓改注文作『或說彈从弓持丸』今卜辭字形正為弓持丸與許書或說同許君兼存衆說之功亦鉅矣」見增考中四十三葉下

陳直曰「卜辭有之『賚賚於彈用百牢』案書序云『咎單作明居篇』史記殷本紀引馬融注云『咎單湯司空』卜辭之彈疑為單之繁文」見殷契賸義八葉

楊樹達曰「彈旦音同疑即祀弇祖辛名之旦」見甲文說三七葉

郭沫若曰「彈卜辭或叚為禪廣雅釋天『禪祭也』」見粹考七七葉下

屈翼鵬曰「羅振玉釋彈似未確此与勿字之作□□甲編、二四七一、□二七九五等形者亦不同」候考甲釋二四四二葉一九一六片釋文

唐蘭曰「按□羅振玉釋彈似未確當是弦字象形後乃變為弘，又變為弦字矣」見卜釋三二葉下

按說文「弦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契文作□若□羅氏據段氏所改或彈字或體作□者釋此為彈似未安蓋□猶可謂彈在弦上之形作□則不得謂為形象矣蓋从□一者均指事字以示弦之所在後變為□許君遂以象絲軫說之耳或謂象弓弦則从一作□已足不煩作□若□然作□則又嫌於弓若引字單作一不从弓則又不足以明其為弓弦故不得不以指事出之也字在卜辭為人名

藏、二、二　藏、九二、三　拾、六十四　前、七、四、八　前七、七、二　後、上、八、十四　甲、二、十二、十　甲編、二二六〇　乙、一三一五　乙一五八九、　鄴、三、四三、四　粹、一一六、　粹四四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系繫也从糸丿聲籀文作　』卜辭作手持絲形與許書籀文合」見增考中六十一葉上

王國維曰「說文解字系部『系繫也从糸丿聲𦃃籀文系从爪絲』案殷虛卜辭有　字」見史籀疏證載遺書十七冊三十三葉

又曰「說文𦃃古文作　形與此近」見朱氏文字編十二卷十一葉上系字條下引

孫詒讓曰「說文糸部系籀文作𦃃从爪此即𦃃之省」見舉例下十三葉

葉玉森曰「孫氏釋系是也惟卜辭系字數見其誼均不可知」見前釋四五卷四十葉下

陳夢家曰「𦃃方疑即䜌方說文䜌之古文作𢿢从受与从爪同魏正始石經無逸君奭「亂」字同此作糸改字敦煌本尚書則作䜌由此可證𦃃即䜌西周金文虢季子白盤的䜌方指獫狁秦公𣪕的「䜌夏」和梁伯戈的「鬼方䜌」指戎或鬼方兮甲盤的「䜌」完指南淮夷由此可知䜌有在北的也有在南的文獻中的蠻亦是兼指南北的如詩韓奕「因時百蠻……奄受北國」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杜左傳成六「陸渾蠻氏」而詩采芑之「蠢爾荊蠻」閟宮之「淮夷蠻貊」即楚世家所謂「江上楚蠻」

其稱號或曰「蠻」或曰「蠻方」詩抑「用逷蠻方」或曰「此蠻」或曰「百蠻」或曰「某蠻」由此可知「蠻」亦為一個種姓之族。郘中西周以後的金文如中伯作䜌姬壺䜌左軍戈和䜌書缶都是晉國姬姓的欒氏它的采邑當在晉地而「䜌」之作「蠻」亦可證䜌為芈姓。武丁卜辭有「彡䜌」之語粹三九八、四四六、前七、四一、一乃是祭名。又卜辭中有方國名𢆶者其辭如下「令郭𢆶才京」甲、三五一〇、「守犬𢆶于京」續、六、七、九、「由獲𢆶囗京」珠、九三、「令戉𢆶」前、五、三六、六「叀般乎𢆶」拾、六、一四、「叀𠂤乎𢆶王弗每 其乎𢆶先叀」粹、九五四、其字同於說文系之籀文但說文「繫係也」所以𢆶可能是䜌字之省則仍當是「䜌」見綜述二九九至三〇〇葉

丁山从王國維說釋䜌解為亂訓治謂字象以手治絲形治也理也正是治絲一說的引申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六七至六八葉

于省吾曰「前、七、四、一、「翌乙亥彡𢆶易日」乙亥彡允易日」發存五四「乙未彡𢆶品」藏、七六、三「𢆶束」拾、六、十四「叀般乎𢆶」粹、三九八、「之夕乙亥彡𢆶三卜」四四六」彡𢆶」續、一、三、二「令口𢀿𢆶」六、七、九、「貞乎犬𢆶于京」孫詒讓云「說文系籀文作𦃇，此即𦃇之省」羅振玉云「說文系籀文作𦃇，卜辭作手持絲形，與許書籀文合」按孫羅說是也。小臣系卣系作𢆶，余所藏系卣兵系作[glyph][glyph][glyph]婦件殷婦，从系作𢆶，均象以手提絲之形，而系之意自顯。契文言系、言彡系、言彡系品、言系束，系之意義舊所不解。系經傳通作繫。儀礼士喪禮「著組繫」注「組繫為可結也」左氏春秋序「以事繫日」疏「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鬼谷子中經「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注「繫屬也」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

也」周禮內饔「辨百品味之物」注「百品味庶羞之屬」契文祀典曰系謂以品物繫屬以交接於神明也言系者猶語耳言彝系彝為酒器系謂系品物言彝系品語有不備言系未猶他辭言登黍登米不言登而言系者謂以米繫屬於鬼神文雖有別義則無殊也」見駢三第十五葉下

按說文「系繫也从糸丿聲𦃇系或从毄處𦃇籀文系从爪絲」契文正以爪絲或从𢇁古文偏旁繁簡每不拘也陳丁諸氏从王國維氏一說作釋䜌按說文言部「䜌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从言絲𢇁古文䜌」徐灝說文段注箋䜌下曰「䜌字與辭連屬聯即辭亂之亂治絲而棼之所謂亂也」灝按錢說是也𤔔即古文𤕦𢇁之變體」又受部𤔔下徐氏箋云「幺子相亂其義難通戴氏侗曰「𤔔與𤕦同」是也灝按䜌之古文作𢇁象手治亂絲

孫 □ 後、下十四、七、□ 後、下二六、七 □ 甲編、二〇〇一、□ 虛京、二一四四、□ 新、四七六八、

王襄曰「古孫字畢仲敦孫作□古鉥文公孫之孫作□均與此同」見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七葉下

商承祚曰「祚案格伯作晉姬敦作□都公鐘作□與此同」見類編十二卷十二葉下

又曰「此字余曩釋孫非是殆是紀字从糸从巳字書所無」（其字與□(妃)同）容庚謂仍是見卜釋七七葉下

容庚曰「按金文子孫字皆从□則此字仍是孫字也」見同上

按說文「孫子之子曰孫从子从系系續也」金文孫字多見均从子从系與

此同王氏及商氏初說是也契文干支字子巳雖有別然實假子爲巳子丑之子辰巳之巳均疑子孫之子爲之尚一作〔字形〕一作〔字形〕均象幼兒形所以啟示別異也今此所以之〔字形〕固子孫字不得以巳字解之也辭云「囚多子孫囚田」後下十四、七固明爲子孫字也金文作〔字形〕頌鼎〔字形〕弔向簋〔字形〕杞伯簋〔字形〕口公孫班鎛〔字形〕子仲鐘〔字形〕敔簋〔字形〕录簋〔字形〕番君鬲餘尚多見略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甲編、三五七六、乙、一〇五、乙、一二四、乙、六七三二、簠微、典禮、一〇。續存、八〇、新、四四八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糸古文作此與許書篆文合象束絲之緒或在上端或在下端無定形」見增考中四十二葉上

王襄曰「古糸字許說『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見類纂正編十三第五十八葉上

郭沫若曰說文云「幺古文糸細絲也讀若覛」幺雨斯爲細雨微雨詩信南山「益之以霢霂」尔疋釋天「小雨謂之霢霂」霢霂即幺雨乃後起之專字今俗稱「毛毛雨」見粹考一〇九葉上

絕

𢇍 拾九、九、 𢇍 前一、四五、五、 𢇍 前五、十一、四、 𢇍 前五、十一、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𢇍，織以絲毋杼也。』卝古文卵字。此从一或从三，正象杼形。許君作卝，謂是卵字者誤也。」增考中四十二葉下

葉玉森曰「按予舊釋𢇍，从88象二絲，人象絲系，一或三象斷絕形。」殷契鉤沈

前釋卷五第十四葉上引

按說文「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卪。𢇍，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契文正与古文相近。古文从𠃊乃从三之譌，葉說是也。

續

後、下、二一、十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續古文作賡从庚貝』案爾雅釋詁『賡續也』詩大東『西有長庚』傳『庚續也』庚訓更亦訓續猶亂亦訓治矣庚賡同義賡与續殆非一字也」見增考中七十四葉下

按說文「續連也从糸賣聲賡古文續从庚貝」契文与古文正同辭云『貞王囚賡來自口』似即用其本義爾雅以續詁賡則二者似非一字今仍从許例收之於此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紹 □ 前一、二四、三、□ 前五、三六、七、□ 佚、三四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約，纏束也。』格伯敦作□，吳中丞釋約，謂象繩約束之形。今卜辭有□□字，疑亦約字。」見類編十三卷一葉下引

聞宥曰「羅氏以□為象繩約束之形，語本未諦。傳世格伯敦凡數器，其字亦有作□者，兩體離析，尤與約束之意不合。龔孝拱積古齋款識批本（陳乃乾氏藏）釋□，謂从糸从刀，當是絕字，其說是也。說文『絕，斷絲也。从刀从糸从卩。』从卩無所取義，故段氏強改為卩聲。林藥園文源又以其與古文紹形近，疑其與紹同字而相承誤用為斷𢇍之𢇍，不知除𢇍而外古文自有正字也。類編又收一□字，从刀从糸，當別為一文。」見孳乳研究

葉玉森曰「按予曩者釋卜辭之□為𢇍（殷契鉤沈），又釋□□□為斷（說契）

𦀌或其省變斷有分割之誼以讀格伯敦文殷洽」見前釋卷一弟八十六葉下

林義光曰「說文云『𦀌古文紹』按从𢆶卩聲說文云『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按与𦀌形近刀聲猶卩聲也𦀌蓋与紹同字相承誤用為斷𢇍之𢇍」見文源

按說文「紹繼也从糸召聲一曰紹緊糾也𦀌古文紹从邵」段注本依玉篇廣韻改古文作𦀌是也契文作𢆶象以刀斷絲之形其本義當為紹与絕古當為一字林氏之說是也初誼為絕而許訓繼者亦猶治之訓亂也其始為一字繼絕兩訓其後始分衍為二耳契文作𢆶而篆文作紹者古文衍變往往增口許書古文遂又以為从邵聲矣羅氏从吳氏說

釋約聞氏已辨其非葉氏釋斷於誼雖近於形則遠從以林說為長也辭云「貞叀于丘絕」前、一、二、四、六其義未詳餘二辭亦殘泐過甚未知是用其本義否也金文作𢇍楚王酓忎鼎與許書古文同又據古錄金文三之一第七十九葉下格伯敦銘有𢇍字吳式芬釋斷而蹇齋九冊十五葉下着錄同器擬本此字殘泐不知據古錄所摹有誤否吳大澂古籀補本則收此字作約按𢇍與契文𢇍同仍當釋絕从糸从刀刀亦聲其一義訓絕者後增卩為聲符而紹亦增口作𦀚以於是紹絕遂截然衍為二字然許書猶以𢇍為紹之古文𢇍从卩亦猶可見其衍化之迹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紊

佚、二六六、

按說文「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契文与小篆正同此字商承祚佚考葉四一上未釋金祥恒續文編十三卷二葉下亦收以爲說文所無字均偶疏耳辭云「丁未卜何貞紊口人其之八家」其義未詳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終

∧∧ 藏五七.二 ∧ 拾七.八 ∧∧ 前四.三二.七 ∧∧ 前五.二八.二 ∧ 前八.五.七

∧∧ 菁二.一 ∧∧ 甲二.十四.三

羅振玉增考中二十四葉下糸字條下亦收此文蓋以為絲之異體

王襄釋六見徵鹽考地望六葉

胡小石先生釋終謂絲誤為冬體之引申見說文古文考

林泰輔釋絲見甲一抄釋

按說文「終絿絲也从糸冬聲 ∧ 古文終」契文金文均以∧∧為終與許書古文即∧∧之形譌也不从糸冬字重文說詳十一卷冬下前舉數條冬字條下漏引茲補錄於此

綠 錄八〇〇、

楊樹達曰「字左从糸右从彔乃綠字也」見甲文說六十五葉卜辭瑣記十一條

按說文「綠帛青黃色也从糸彔聲」與契文同楊說可从本辭僅殘存一字其義未詳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紟

前六・三三・二

金釋葉玉森釋紟無說見前釋六卷三十三葉下

按說文「紟衣系也从糸今聲䋭籀文从金」契文亦从糸今聲本辭殘餘「乙未紟」三文莫詳其義葉釋紟可从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編

[oracle-bone form] 粹、四九六、

郭沫若曰「編疑編之古文从冊从糸」見粹考七三葉上「郭文「从糸」之「糸」當是「筆」誤」

按說文「編次簡也从糸扁聲」編之本義為次簡是与冊義同契文从冊从糸會意冊則為象形編當編當為冊之後起字矣从糸扁聲之編則又為編之後起字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綏

按說文「綏車中把也从糸从妥」段注本作「妥聲」契文金文皆以妥爲綏不从糸妥字重文說解十二卷妥字條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守時而動有常道也故宗廟常器謂之彝禮「夏后氏以雞彝」鄭司農說「宗伯主雞」此說彝从雞从廾象手執雞指示彝所从之形體極為明確可信惟其說解謂雞守時而動為有常道以釋彝之訓常則未免迂曲按彝之所以象雙手捧雞或鳥形者以宗廟常器中實有象雞或鳥形之物現存銅器中有全體作雞或鳥形者日本住友氏及英國猷氏各藏有數器(見泉屋清賞及猷氏銅器錄)本所在殷代陵墓中發掘所得亦有一鳥形之器其紋樣極似住猷兩氏所藏者惟失蓋以此論之此類器大部分皆當為殷代之物即至遲亦當為周初所作據上所述銅器本為木製或陶製之仿造品則此類形製之器當更悠遠之歷史以最近出土殷代遺物言其雕鏤之精美實任何時代所能企及彼時即既具有如此雕鏤之技能而現存銅器

中具有雞形鳥形之器又大都分皆為此期之物則彼時木製陶製此類之器必當更為普遍蓋必有此更為普遍之器而後始可構成此彝字之形與義彝之象手持雞或鳥彝之訓常必與此為不可分之事實再就經典中關於彝之名稱論之周禮春官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此六彝鄭注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中略）故就銅器言之除黃彝斝彝外與其以為刻畫之飾不如謂象全體之形象雞鳥形器既如前述即

神者雞焉之喙即爲器物之流故於其下著二三小點以象之也篆譌爲朮許君乃謂朮爲器實不知祼器之實當爲鬱鬯而非朮也及後彝之字義衍爲凡宗廟常器之通偁則甙有以朮爲器實者其初誼必不如此也篆文以丑乃雞焉之首及喙之形譌許君以丑聲說之亦非主彝之訓常者乃宗廟常器一義所引申非如楊氏之言謂兩手執雞宗時而動也卜辭云……在雇彝前、二十、六六。在……在𢦏彝後上、十、十六。似均爲地名又「王彝」之辭兩見前五、一、三、又後、下、七四、兩辭均爲殘文未知是否用其本義也金文彝字極多見略舉數形於下以見一斑 堇臨鼎 魚尊 鑰伯卣 雛 卯𠨘甗 宰𣄨簋 小臣邀簋 夾壺 高觶 執徵鼎 婦簋 㠯簋 酉卣 季咏父簋 明卣

兄卣 賢觥 辛巳簋 匽尊 大盂 同卣 庚

嬴卣 父乙鼎 兄癸斝 伯晨鼎 史頌簋 登

尊 史頌鼎 芮伯 𢦚仲簋 𩍦尊 趙小子簋

秦公簋 為許書古 齊姬無卹壺 與許

文 所自昉 書古文一體 彤迶 金文彝為宗廟器之總名

緦

□ 簠徵、文字六十六、

陳邦福曰「簠室殷契徵文文字篇第六十六葉云『闌上由□』邦福案□當釋緦，周禮春官巾車云『錫面朱緦』鄭注『緦當爲總』釋文『緦字林倉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然則契文已有緦字益信鄭所見舊本周官初作朱緦不作朱總，契文之有俾于經典如此」見辨疑十二葉下

按从糸从鬼說文所無，周禮春官巾車云「錫面朱總」鄭注云「故書『朱總』爲『緦』鄭司農云『緦當爲總』」陳氏引此文未備，是康成所見故書字作緦許書偶失收耳。卜辭云「由緦」未知與巾車緦字義同否

縯

□ 藏、八八、四、

商承祚曰「祚案此字與集韻同」見類編十三卷二葉上

按从糸从寅說文所無

紎

[甲骨文] 藏一九〇、四、[甲骨文] 前四、十九、七、[甲骨文] 前四、四四、三、[甲骨文] 前六、五八、二、[甲骨文] 後、上二一、九、[甲骨文] 後、下、二十十八、[甲骨文] 菁、十一、十

商承祚曰「祚案王徵君說此字从糸尹聲」見類編十三卷二葉上

按从糸从尹說文所無

[糸力]

[甲骨文] 後、下、十六、十六

从糸从力孳乳之說文所無又疑與紉為同字

緝

[甲骨文] 粹七二〇、[甲骨文] 粹八九九、

郭沫若曰「䋞（縝）蹞之古文」（象耳有元耳之形）見粹考九九葉

楊樹達曰「緝似訓當訓止」見卜辭求義三五葉上

丁山曰「字象以繩係耳之形殆即緝字廣韻六止有緝字云『緝緝盛皃』即魯頌閟宮所謂『六轡耳耳』耳古音同亦得相通假（中畧）卜辭『不緝雨』蓋言雨不甚盛也」見氏族及制度八六至八七葉

按从糸从耳說文所無辭云「甲子卜不緝雨」粹二〇七當讀為珥訓止楊說是也郭疑瑱之古文形音據不足據字不从玉又字以耳以糸意字聲化之例推之當从耳聲丁以轡盛之義說之亦覺未安

⿰糸勿

𦀚 後下二三六

楊樹達曰「此即雜色帛之本字引申之雜色牛謂之物雜色旗謂之勿」見求義四八葉上

按从糸从勿聲之古文說文所無字不以勿楊說似有未安惟从勿之字亦有

雜色之義紛之初誼或為雜色絲本辭殘存「囗帛囗中囗紛」三字其義不詳

紷

□甲編、九一四、□佚、九五八、□粹、一一五一、□粹、一三〇三、□新、二一八〇□粹、一一六一

丁山曰「郭氏粹編考釋於□隸定為紷□隸定為紷而均無說按說文無紷字釋名釋采帛云『苓辟經絲貫杼中一間并一間疏疏者苓々然并者歷辟而密也』意者紷即辟經本字禮內則『羊泠毛而毳羶』鄭玄注『泠毛毳毛別聚旃不解者也』聚毛使之不解是泠毛者是織毛也織毛與辟經同誼如紷壽銘所圖□正象人織毛辟經形當即武丁時代眞紷氏遺物」見氏族方國志一一三九葉

按从糸从司說文所無

絲

絲 後下八.六 絲 後下八.七 𢆶 簠徵天象三八

羅振玉曰「象束絲形，兩端則束餘之緒也」見增考中四十二葉上

按說文「絲，蠶所吐也」从二糸，契文同，象絲二束之形。辭云「□□□卜貞今上絲眔末侯囚」後下八.六「囚卜囚上絲囚侯囚」後下八.六 上絲與末侯對文，上冠

以今字，似為職官之偁。它辭云「甲子卜出貞絲雨不稱」簠徵天象三八 絲段為茲

此可證𢆶、絲之為一字也。金文作絲 音鼎

率

[glyph]藏、十六、二、[glyph]藏、一六〇、三、[glyph]前、一、十一、五[glyph]前、五、五六、七、[glyph]前、六、三五、七、[glyph]甲、二、五、十、[glyph]鐵、四四、一、[glyph]前、二、四六、六、[glyph]同上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段君曰象絲网謂[glyph]。案孟鼎率作[glyph]師寰敦連以[glyph]均与卜辭同但象絲网形卜辭或以[glyph]象絲网之緒餘」見增考中四十九葉下

孫詒讓曰「[glyph]當是率字說文率部『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此省其上下竿柄字例亦通金文孟鼎率字作[glyph]與此正同師寰敦連字作[glyph]從偏旁亦如是作」見舉例下十三葉上

葉玉森曰「孫說是也[glyph]即篆文率所由孳与[glyph][glyph]同以[glyph]从[glyph]卜辭通用猶[glyph]後、下、三、十八、亦作[glyph]後、下、四、六、卜辭率字用為祭名如『[glyph]口翼甲囗

貞上甲𣶒』前二、四三、六是盛用為地名』又卜貞今日王田𣶒不遘大雨』前二、四二、六

』是見前釋一卷二葉下

于省吾曰「前二、四五、二『翌甲口貞甲率』六、三三、六『率牛』佚存九八六『口丁未

卜率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十示率牡又口』自

『口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庚中丁且乙且辛且丁率十示』以上所舉諸率

字作𣶒或𢆶𣶒或言率牛率牡或但言率率者膟之省說文『膟血祭

肉也从肉帥聲𦢊或从率作膟』按帥率古聲同字通禮記郊特牲『蕭合黍

稷』注『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又『取膟膋燔燎』注『膟膋腸閒脂

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祭義『取膟膋乃退』注『膟膋血與腸閒脂也』

詩信南山『取其血膋』箋『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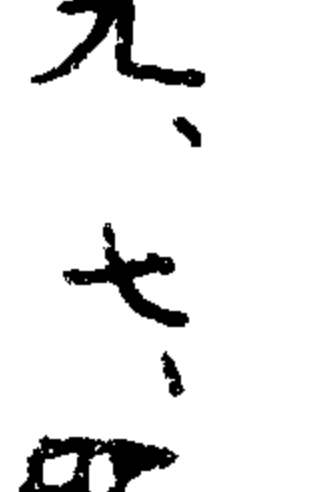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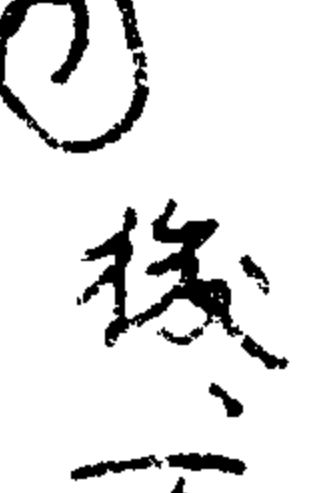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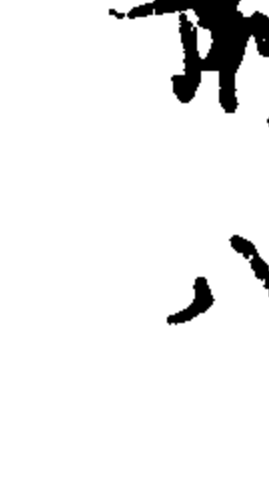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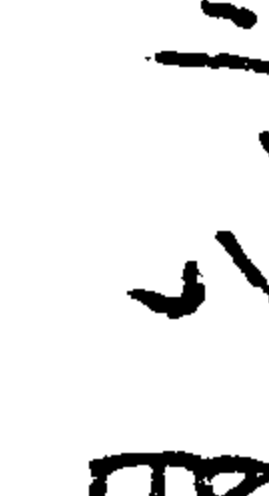
蕭合馨香也」生民「取蕭祭脂」箋「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按說文段注及徐箋均謂膟膋為一物是也然則契文言率謂血脂之祭其言率牛率牡有率字作動詞用謂取牛或牡之血脂以祭也見辭綜二三葉下至二四葉上

按說文「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契文上出諸形孫氏釋率是也象形其祭變因余氏于氏讀率牛率牡之率為膟謂為血脂之祭亦是

金文作率盂鼎𧗿毛公鼎第一文與卜辭同第二文从行与从辵作𨕰者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藏、四六、二 藏、一七八、三 拾、十三、九、 前、一、十六、六、 後、下、八、十八、 戩、四六、 乙、八七一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形臥』卜辭諸字皆象博首宛身之狀（案許言蝮狀本爾雅釋魚疑有誤字注言「今蝮蛇細頸大頭」正虫字所象也）」郭氏增考中三十三葉下

按孫海波曰「通它」見文編十三卷二葉上

按說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嬴或介或鱗以虫為象」古虫它同字（羅振玉說見下它字條）均象蛇形辭云「隹虫」藏四六「囚王囚乙酉囚小乙囚亡虫」前、一、十六、六均當讀為它与他辭「隹壱」「亡壱」同例金文作 魚鼎匕 甲虫爵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

□ 藏、五五、一 □ 藏、二二七、四 □ 前、一、五一、六 □ 前、八、三、八 □ 後、上、九、七、□ 後、下、二七、七、□ 後、下、三十、十、□ 甲、一、七十九、□ 甲、二、三十、六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此字象之」、當爲後世所增又有从二虫者疑亦蜀字」見類編十三卷三葉上

孫詒讓曰「□疑是蜀字說文虫部「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此省虫于字例得通」見舉例下九葉上

葉玉森曰「森按孫氏釋蜀是也路史國名紀謂蜀侯國乃帝嚳之裔卜辭之蜀亦國名上象葵蠶之目下象身之蜎蜎以虫乃後起字殷契鉤沈商氏謂蜀文之「」爲後增按「」即□古文本作此形至藏龜弟五葉之□孫詒讓

釋叙鮑子萬釋罒蜀之古文（中略）按臣實商牟形蠲乃蟲之自傳者故从臣（中略）亦从臣得聲 收釋契文蠲与罒疑非一字 見前釋一卷一四〇葉

按說文陳夢家曰「字當釋旬 說文『旬目搖也』卜辭之旬是後世的蜀國史籍作蜀」見綜述二九五葉

按說文「蜀葵中蠶也 从虫 上目象蜀頭形 中象其身蜎蜎 詩曰『蜎蜎者蜀』」孫氏釋為蜀是也 字為全體象形 上目象蜀頭 古文多以目代首 者許解不誤 𠣬作𠃌篆變象身之蜎蜎 从虫者乃後起 於形已複 罒當別是一字 陳氏釋旬非是 字不从勹 且此从目乃象頭形之形也 部非眼目字 与旬義無涉 旬又作眴 乃形聲字 与此象形者有別也

虹 簠微雜事一〇九、古、二七、菁、四、一、前、六、七、一、下、四二八、乙、八五〇三、

郭沫若曰「是蜺字象雌雄二虹而兩端有首爾雅釋天『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為挈貳』郭璞云『挈貳見尸子』郝懿行云『文選西都賦注引尸子曰虹霓為析翳』蓋古人以單出者為虹雙出者為蜺也卜辭已有蜺字此自是蜺說文「虹螮蝀也狀似虫（依段注本）从虫工聲明堂月令曰虹始見」又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从雨兒聲」釋名云「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又曰「蝃蝀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啜飲東方之水氣也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又曰「美人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美於女女美於男恆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故以其盛時名之也」又云「霓齧也其體斷絕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

物如有所食𧓤也」凡虹蜺螮蝀字均从虫乃視虹為有生之物螮或作蝃

劉熙以「啜水」解之郝懿行雖識其謬然吾蜀鄉人至今猶謂虹有首飲水之

說蜀人說虹与釋文所引陳國武「古卷」反相同 劉熙所言蓋漢時之民語也今卜辭言「昃亦有

出蜺自北飲于河」蜺既象有雙首之虫形文後明言飲是則啜水之說蓋

自殷代以來矣」自此看當係偏在東北非正北也秋冬日軌南移晚虹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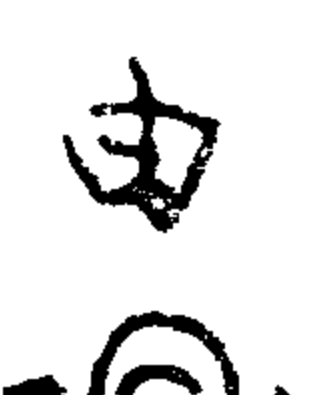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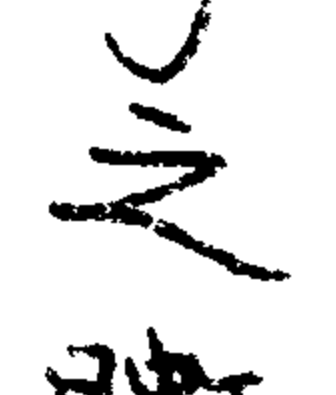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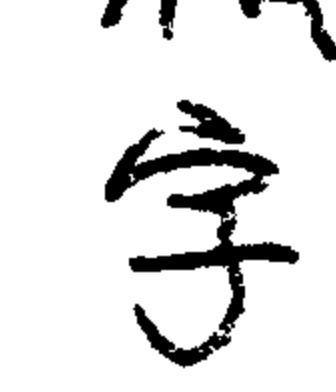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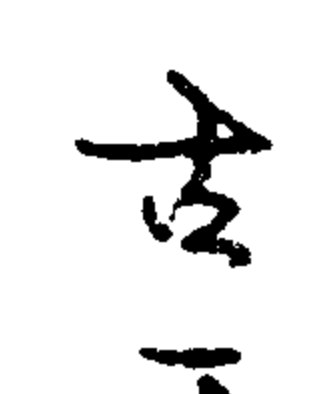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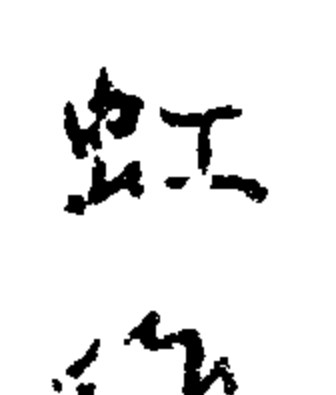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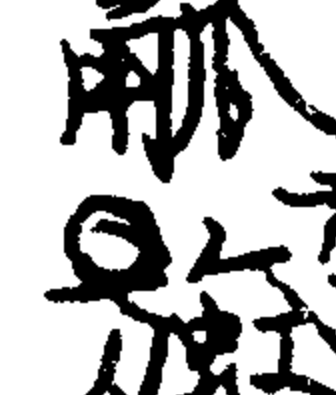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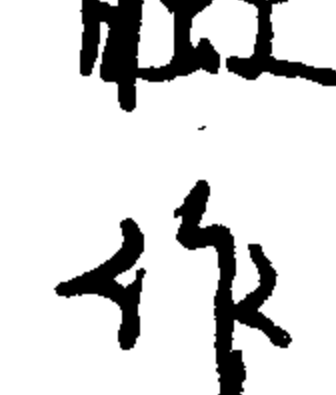
偏在東北虹在此當為水名殆即是河又詳案此辭（按指菁四、一）乃指八日前之癸丑

卜其兆有祟至八日後之癸庚戌為言其應者則「各云」与「出蜺」殷人均視

為祟矣」見粹考又八六葉下至八七葉上

于省吾曰「卜辭虹字凡三見前七、七、一「其口出殺虹于西」前七四三、二「昃

亦出殺出出虹自[北][飲]于河」菁四「王固曰出希八日庚戌出各云自東[面]

母昃亦有出□自北飲于河』□字舊無釋見華氏文字比較表葉玉森謂象橋梁形疑橋之初文見前編集釋七六郭沫若之□是蜺字按葉郭二家之說均近是顧闡述未詳仍識未確尚難置信至郭氏釋□為蚺以當說文虹之籀文尤有未審□係虹之象形為虹之初文茲擇錄載籍之有關於虹之記載及可以證成□為虹之初文者條述於左一、虹蜺之別按爾雅釋天『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為挈貳』郭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音義『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霓』按楚辭遠遊『建雄虹之采旄兮』九章悲回風『處雌蜺之標顛』說文『虹螮蝀也狀似蟲从虫工聲明堂月令曰虹始見』蚺籀文虹从申申電也』又『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从雨兒聲』釋名釋天『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孟子『望

王「若犬旱之望雲霓也」注「霓虹也雨則虹見」按霓同蜺分言之雄者曰虹雌者曰霓通言之則霓亦稱虹也　六虹霓之神話　按周書時訓「小雪之日虹藏不見虹不藏婦不專」釋名釋天「美人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美於女女美於男互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故以其盛時名之也」又「霓齧也其體斷絕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太平御覽十四天部引易通卦驗曰「虹不時見女謁亂公」又引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按是可證虹霓之藏現有時古人以藏現失時為不祥卜辭以虹出為有希其說由來尚矣又釋名釋天「蝃蝀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啜飲東方之水氣也」漢書燕王旦傳「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水泉竭」太平御覽十四天部引黃帝占軍訣曰「攻城有虹從

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初學記天部引異苑曰「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須臾翕響便竭」按卜辭亦言「亦有出虹自北㱃于河」㱃古飲字虹㱃言㱃與載籍可相證發矣。三、虹與杠梁形之相似按爾雅釋宮「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孟子離婁「歲十一月徒杠成」說文「杠牀前橫木也」廣雅釋器「樹桃杠也」王氏疏證云「杠者橫亙之名石橋謂之杠義与牀杠相近也」按文選西京賦「亘雄虹之長梁」杠梁中部隆起有似於虹古从工之字多有空或高大之義如說文「空竅也」「缸瓨也」「仜大腹也」「䧆鳥肥大䧆䧆也」詩節南山「四牡項領」傳「項大也」廣雅釋水「江貢也」釋言「貢獻也」釋詁「杠舉也」釋名釋牀「釭空也」後漢書應劭傳注「功謂有大勳也」然則後起之虹字不但从工聲且含有高空之意義葉玉森疑虹為橋之初

文誤矣。虹形似橋，不得謂為橋字也。四、虹與古玉璜形之相似。按御覽十四天部引搜神記曰：「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孔子齋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備於天。乃有赤氣如虹，自上而下，化為玉璜。」按此文所記雖事屬演義，而虹之似璜，比喻至恰。說文：「璜，半璧也。」按半璧正象璜虹形。吳大徵古玉圖考及黃濬古玉圖錄初集所載近世出土之商周玉璜，兩端多琱成龍蛇首或獸首形，尤與傳記所稱虹有兩首之說相符。五、虹字與虺字形音之關涉。按說文：「螝，蛕也。从虫鬼聲，讀若潰。」段注：「顏氏家訓曰：『莊子螝二首。』螝即古虺字，見古今字詁。」按頌齋吉金續錄有孫叔大盤作蟠虺文，身曲而兩端有首。韓非子說林下：「蟲有螝者，一身兩口。」山海經海外東經：「虹虹在其北，各有兩首。」郭璞注云：「虹有兩首，能飲澗水，山行者或見之。」按說文螝讀

若䆞猶䰎之通鑽矣。詩抑「實虹小子」，傳「虹，潰也」。詩召旻「蟊賊內訌」，傳「訌，潰也」。說文「訌，讀也」。是䰎與从鬼从貴从工之字為一聲之轉。䰎既有兩首，與古文虹之作[glyph]形符，又與虹字為雙聲，是二字在形音上關係至切。然古文字象蛇形者身多屈曲，而[glyph]字中部隆起，本象虹形。䰎以其有兩首似虹，或䰎之名由[glyph]而起，非[glyph]為䰎之本字也。六、[glyph]為虹之象形初文，遞演而以形聲字之䖬虹代之。按[glyph]字似杠梁形，似古玉璜形，似䰎之有兩首形，既如上文所述，是[glyph]為虹之初文灼然明矣。卜辭[glyph]字三見，並武丁時刻辭，雖未見諸晚期，然自安陽出土之商代晚期彝器證之，已有䖬虹字（依契文證之，安陽出土彝器均商代晚期物）。亞中䖬鐃作[glyph]，父乙觶虹在亞中作[glyph]，剌卣亞中旐字所从之虹作[glyph]，亞姣[glyph]觚旐字所从之䖬作[glyph]，是晚期彝器虹从

曰以虫工聲或不从曰人皆知虹之虫形工聲為形聲字或未注意虫形之含音工聲之有形義也說文虫一名蝮許偉切段注爾雅釋魚蝮虫今本虫作虺按虺虹雙聲工字橫列有似古文虹形工字又含高空之義商代晚期以形聲字之虹或虹代[甲骨文]觀之形已判別然虹字从虫形虫字又有虹聲工聲有虹形又有高空之義是[甲骨文]與虹之關係仍極密切此非謂工字之起原於虹形也借工以標聲兼借工以示形也凡初期之形聲字其形音義之相互關係往往重複密疊非各不相涉也王國維釋昱謂翌為一形二聲之字或又省日作翊則去形而但存其二聲者則謂形聲字有形兼聲聲兼形義者如虹字是矣也說文虹籀文作蚺之由來按卜辭[甲骨文]字亦作[甲骨文][甲骨文][甲骨文]等形郭沫若釋蚺以之當虹遂不得不釋[甲骨文]為蜺

申申電也」又雨部「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气也从雨兒聲」契文上出諸形爲虹如郭于諸氏所論爲虹霓之象形字已無疑義惟二氏一釋蜺即霓字一釋虹尚無確論致☐字卜辭凡五見除于氏所舉外尚有二條其一曰「□寅卜出貞☐隹年亏」簠徵雜事一〇九此與于氏所舉諸條同例☐爲名詞釋霓釋虹均可通讀其一云「辛亥昃雨自東☐西」乙八五〇三、昃字不識當爲紀時字☐字左側斷缺當爲☐之殘文爲☐之異體字在本辭爲動字當讀爲迤然則☐字當釋霓可知矣本當收入雨部作霓惟以初以于說釋虹收入十三卷寫定此字時偶得乙八五〇三片一條始知此字當時固有假爲迤者而十一卷早已寫就付印不及補正姑收之於此當俟再版時訂正

[甲骨文]

[甲骨文][甲骨文] 前四、五六、四 [甲骨文] 前四、五五、二 [甲骨文] 前四、五五、三 [甲骨文] 前四、五五、四 [甲骨文]
後上九、十一 [甲骨文] 後上二三、十五 [甲骨文] 甲一、七十六、

陳邦福曰「古虫與蚰字有繁簡讀故可通（說文虫部蠆或作蠆蚳籀文作蠭又蚰部蟁或作蚊蟁或作蚊之類）說文虫部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段注『爾雅釋魚云「蝮虫」今各本虫作虺又虺下云「虺以注鳴者」段注「今爾雅以為虫蝮字」福因畧卜辭之蚰與虫相假正湯左相仲虺也史記殷本紀云『中𠾂作誥』集解引孔安國云『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索隱云『尚書作虺』此云『貞于蚰』（前四、五六、）猶後編之『貞于伊尹也』」見說存三葉又見辨疑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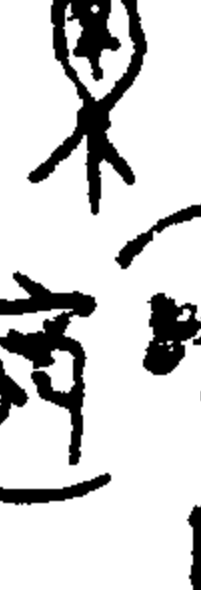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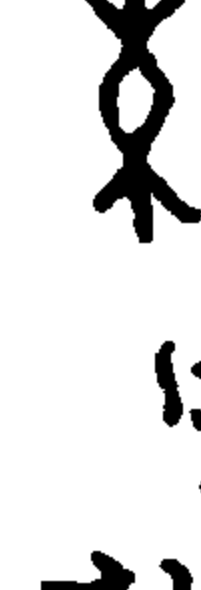
按說文「蚰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讀若昆」契文亦从二虫卜辭屢見「貞于蚰」之語當為殷先公若舊臣之名陳氏謂即仲虺之名考虫之与蚰義固可

蠹

[甲骨文] 後下三、三七、 [甲骨文] 佚、六二五、 [甲骨文] 粹、三四六

丁山云「[甲骨文]象蠹口之利於弋戟者[甲骨文]象木體中空形有利口之蟲攻木使空當是蠹之本字說文作蠹訓云『木中蟲从䖵橐聲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說』[甲骨文]正象樹木中空形正是橐之本字橐之衍變應如下表

[甲骨文] — [甲骨文] — [甲骨文]（以上商） — [甲骨文] 毛公鼎 — [甲骨文] 石鼓文（以上周） — [甲骨文]（秦漢）

橐之俗寫作柝為木柝之本字許書訓為囊橐橐之本誼失矣」見氏族及制度九十至九十一葉

按說文「蠹木中蟲从䖵橐聲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說」契文正下象蟲形上从橐聲与篆文同許書或體从木又契文从[甲骨文]橐所譌變丁氏釋此為蠹可从惟丁氏謂橐之本誼即為木中蟲空則有可商橐當以訓

蠹為本誼許說不誤至蠹字从之純以為聲符於義無涉卜辭云「癸亥卜其彫蠹于河」後、下、三、三、七、「叀蠹 叀歲」粹、三四六「□亥卜其允蠹母囚」佚、六二五義並未詳

藏、十二、三、拾、十三、十、前六、四二、六、甲編、二六、乙、二八五七、乙、四六一五、佚、七二二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蠱腹中蟲也从蟲从皿』此省从二虫文曰『貞不隹蠱』其亦不害它之意與」見類編十三卷三葉下

按說文「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晦淫之所生也』梟磔死之鬼亦為蠱从蟲从皿皿物之用也」契文从虫与从蟲同意文曰「不隹蠱」當与「隹囚」禍「隹害」同意

風

說文「風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从虫凡聲𠙊古文風」契文多叚鳳為風鳳字重文或叚凡為風不从虫凡字重文

藏、六、三、藏、二五、一、藏、六六、一、藏、七六、三、藏、一三三、一、
拾、十、五、前、一、十一、五、前、三、一、六、前、三、二七、七、前、三、二八、
一、前、八、十一、一、後、上、二六、七、後、上、二十、七、甲、一、二八、甲、
六九、七、戩、十七、十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蛇或从虫作蛇』卜辭中从止即足下它或增从彳其文皆曰『亡它』或曰『不它』殆即它字上古相問以無它故卜辭中凡貞祭於先祖尚用不它亡它之遺言殆相沿以為無事故之通偁矣卜辭中亦單稱它則當是有故不可以祭矣」又案它与虫殆為一字後人誤析為二又并二字而為蛇尤重複無理許君於虫部外別立它部不免沿其誤矣見增考中三十四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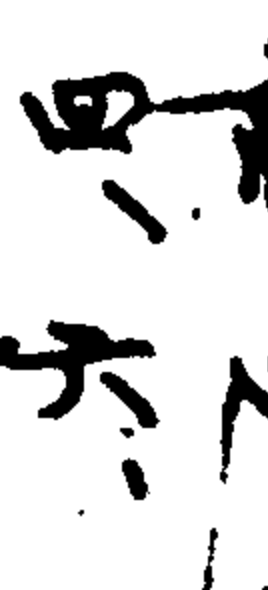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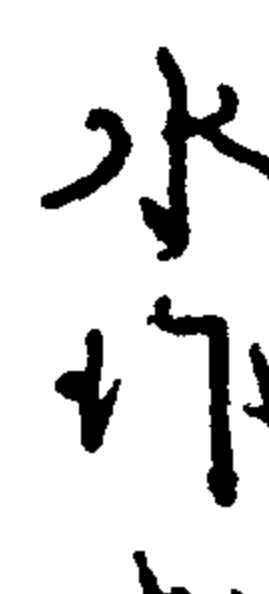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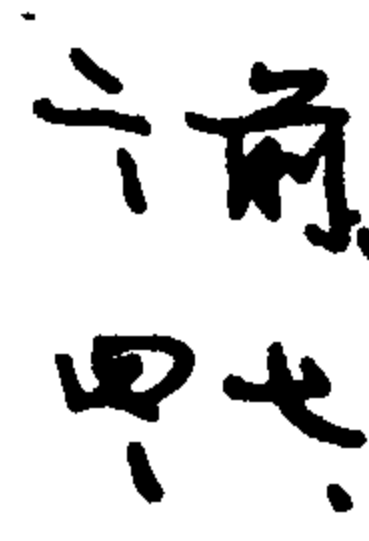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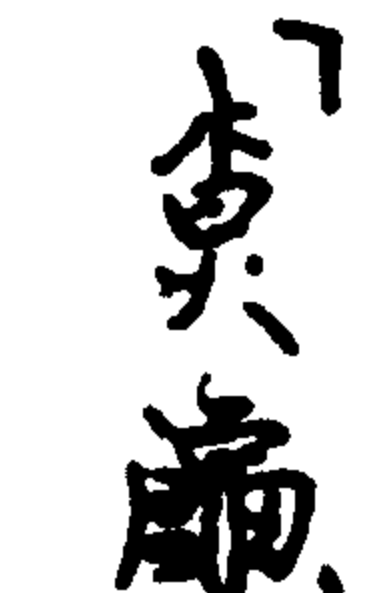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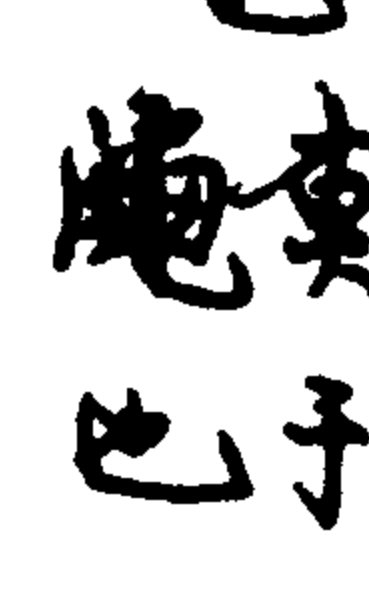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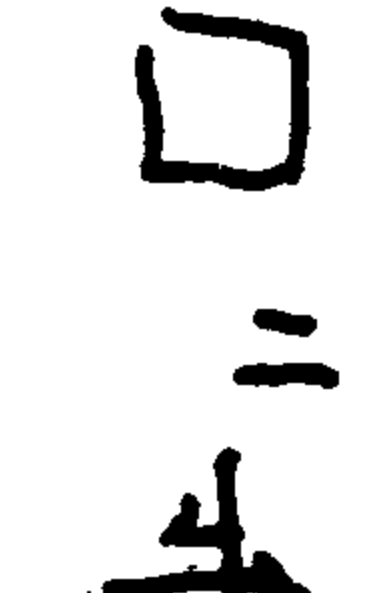
郭沫若曰「⿱它止或作⿰彳它，蓋即迱字。」見粹考四葉下

葉玉森曰「⿱它止字繫止於它首，有足觸它則驚呼有它，故繫止于它首以示戒，且因它之形不僅象它，故著此特徵也。其从彳者即佗字所由孳生歟。」見前釋一卷六十四葉下

金祖同曰「辭之『⿱它止庚』殆謂諸庚，祭先公先王之名庚者。」見遺珠四十二葉

按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蛇，它或从虫。」契文它字增之止形者，蓋象行道踐它輒為所嚙，故製字象之以別于他蟲也。或增彳象道路形。羅氏說此字甚是。容庚謂「它与也為一字，形狀相似，誤析為二。」見金文編十三卷七葉下 說非。它即虫，象蛇形，「也」字許君訓解不誤。金文它作 沈伯簋 齊侯簋 昌仲匜 子仲匜 甚甫人匜 亦象蛇

形今所見眼鏡快過敵即上璽數喉如眼鏡正作此狀或段爲匜同音通段也「宀」本有「移」音不足以證「宀」「也」爲同字也

□

□ 餘、十七、二 □ 前、四、五四、三 □ 前、四、五四、四 □ 前、四、五四、五 □ 前、四、五四、六 □ 前、四、五四、七 □ 前、四、五五、一 □ 前、六、五十、八、□ 前、六、五一、二 □ 前、七、五、六 □ 前、八、八、三 □ 後、上、十九、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龜古文作□。卜辭諸龜字皆象昂首被甲短尾之形，或僅見其前足者，後足隱甲中也。其增水者殆亦龜字」見增考中三十三葉下

按說文「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為雄。象足甲尾之形。□古文龜」。契文多象側視形，與篆文同，亦有象正視形者，與許書古文近。辭云「用龜一月」前、四、五四、六。「丙午卜其用龜」前、四、五四、七。「𢾔龜」福、六。均其本誼。其从水作者辭云「己卯卜爭貞今條秋令□田

□

□前五、二五、一　□後、下、四二、三　□甲、二、一八八三　□甲、二、一五九、□前六、五、三　□拾、七、三　□前、四、五、五　甲、二、一八、四　□前五、二二、三、□甲、二、一八、六　□明、一五五二、□佚、一三九、□拾、七、四　□後、下、一二、一四、□卜、五九二、□佚、九九、□明、一四一四、□藏、一五三、二、□前、六、五一、三、□甲、二、二六、一三、□卜、五九二、□佚、五七五、

葉玉森曰「古人造春夏秋冬四時之字疑並取象於其時最著之物卜辭未見夏字並據今春之例（鐵獲三則）今下一字並象形文如「今□其𣪘」前、六、五、「口賓貞由今□口」後、下、一二、「今□其出降獲」甲、二、六、三、辭中之象形文並狀緌首翼足與蟬畢肖疑卜辭假蟬為夏蟬乃最著之夏蟲聞其聲即知為夏矣」見鉤沈

其妄今辨正之庶來者無惑然操觚之士率爾者衆自檜以下我不欲觀亦不能悉論及也以字形言之此𪚦字者本象龜形而具兩角試以卜辭所見𪚦字對校之如[字形]與[字形]與[字形]與[字形]與[字形]自頸以下背腹足尾纖悉畢同固不待繁言而見也其或作[字形]與[字形]未詳所狀似多一足形（爾雅「鼈三足能龜三足賁」注「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大苦山多三足龜』今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然則龜屬固多異形也）其或作[字形]者似口而有鬚也𪚦字說文遺漏廣雅釋魚「有角曰𪚦龍」𪚦正當作𪚦蓋龜黽易亂（如𪛈或為𪚳𪛈或為𪛉）萬象名義廿五龜部有𪚦字「奇摽反虬也龍無角也」天治本新撰字鏡同（天治本印本難得頃既反人借到一帙方付吾照未及檢查僅憶其龜部𪚦字凡兩出）蓋原本玉篇當有此字今本龜部則已為俗人刪之矣龍龕手鑑誤入艸部然其字作𦺢則猶未甚誤也𪚦讀為虯有段借義也其本義當

為⿱䒑龜屬而具兩角有其物今不可知然余頗疑其即說文之⿰句黽也說文「⿰句黽䵹屬頭有兩角出遼東」又「䵹水蟲也薉貉之民食之」按所謂水蟲者如鼃是也其非龜鼂蠅鼉之屬可知⿰句黽字從句聲句從丩聲而⿱䒑龜段為虯蚪虯字亦從丩聲⿰句黽頭有兩角而⿱䒑龜字之耑亦具兩角兩者間關係似頗密切也從⿱䒑龜之字今可考者凡四具間見於卜辭者二一⿱䒑龜字見後下、四、一、一、及契、一二四、未詳一⿱䒑𤋳字見後即說文之𤋳字也見於字書者二原本玉篇九龠有⿰金⿱䒑龜字本誤作⿰金龜依萬象名義正思條反蒼頡篇⿰金⿱䒑龜韶九成也……字書或簫字也」今本玉篇譌⿰金龜漢楊著碑云「畏如⿱䒑𤋳」是秋作⿰禾⿱䒑𤋳𤋳隸韻引然然銘秋作⿰禾⿱䒑𤋳萬象名義作⿰禾𤋳並從⿱䒑𤋳今說文則譌為⿰禾𤋳然則凡從⿱䒑龜之字後世多譌為從龜故⿱䒑龜字遂湮晦矣卜辭曰「今⿱䒑龜」「來⿱䒑龜」又曰「今⿱䒑𤋳」⿱䒑龜及⿱䒑𤋳並當讀為⿰禾𤋳即「今秋」與「來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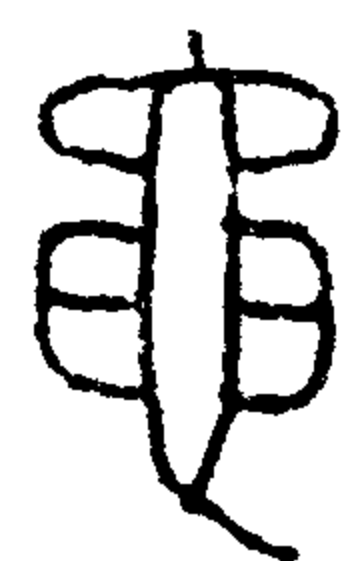
也。蓋龜聲本有聚斂之義，故段以為收斂五穀之稱。殷庚言「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秋本收穫之義，引申之乃為收穫之時矣。因有收斂五穀之義，故後世注以禾旁而為形聲字之「龝」，其後又省龜，遂為「秋」字矣。說文「秋，禾穀熟也」，以禾龜省聲，龝籀文不省。雖誤龜為龜，其說固猶有本也。六國文字作秌，則當是以日秋聲。其演變如下圖

龜—龜
　└龜—龜—龝—龝—秋—秌

秋本收穫之時，百穀各以其熟為秋，本無定時也。惟穀多一年一熟，故秋之義略當於年。詩「如三秋兮」是也。卜辭云「今秋」、「來秋」，當亦如此。惟未必如歷術中稱年之精確耳。若四時之秋，則後起之名矣。見文字記六葉上至七

葉下

按从龜肖从北字本為單體象形姑从許書例說之如此說文所無唐氏謂即萬象名義之⿱艹龜叚為秋字其說甚是葉謂象蟬形卜辭叚為夏字蟬之與夏聲韻懸遠叚借字固從無此例更無論其形之不肖也

前四、五六、二

商承祚曰「祚案王徵君釋黽說文解字『黽鼃黽也从它象形籀文作𪓐』與此畧近殆今之蛙也」見類編十三卷四葉下

楊樹達曰「按黽古音與明同二字同唐部喪黽即喪明也」見甲文說六十一葉

按說文「黽鼃黽也从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𪓐籀文黽」契文象蛙之大腹四足形與籀文近孫海波文編十三卷十三葉下收此作鼄按鼄之與黽契文形近此就鼄之作正視形者言其別在尾之有無篆文黽亦有尾乃形譌非當有也

鼉

後、下、三七、十三、 續、五、二七、五、 簠徵、典禮、一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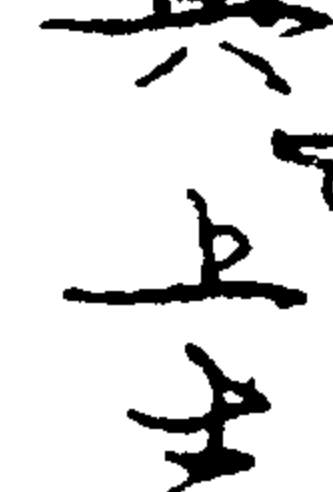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鼉水蟲似蜥易長丈所皮可為鼓从黽單聲』單字古金文作與此形近邵鐘作與此畧同」見類編十三卷四葉下

葉玉森曰「鼈鼈鼇鼉並非水中小蟲若鼃鼅鼄鼁疑古文或亦从龜上揭奇字似从龜从單省或即鼉字」見森氏文字編十三卷四葉上鼉字條下引

按說文「鼉水蟲似蜥易長大从黽單聲」段注本高氏說文據从龜从黽於文形近易混唐蘭說見前龜字條鼉字古或从龜萬說可从金文作邵鐘从田疑頭形之「◇」所譌變許君遂以為从單聲矣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鼄

□藏、十九、一、□藏、二三、二、□□藏、四一、二、□藏、四一、三、□藏、五二、一、□藏、一〇三、四、□藏、一三五、二、□藏、一八二、四、□□前、六、二四、三、□□□前、七、四三、一、□□甲、二、十七、十六、□甲、二、十七、十八、□甲、二、十七、二一、□甲、二、十七、二三、□藏、四十、十三、

陳邦福曰「藏龜第廿一葉云『不□□』邦福案□或从午作□本字爲吾疑又段作語□當釋鼄『不吾鼄』者或『不語殊』之音段猶云『不乖殊』也又卜辭『不吾鼄多与宏吉』『上吉』連文正卜之曰吉事不乖殊也」見辨疑十一葉下

郭沫若曰「卜辭於兆璺之旁每繫以『不吾鼄』三字例均橫書與紀卜之辭不屬（中略）以上三例均有『不吾鼄』三字均在兆璺之旁與卜辭不屬孫詒讓釋爲『不紹龜』紹讀爲詔見契文舉例胡光煒釋爲『不鼅鼄』讀爲『不踟躅』見甲骨文

例」例董作賓初釋為「不畀龜」（發掘報告一、六六）後又改從胡說謂□當為絲緜龜即作絲之龜仍讀為「不踟蹰」（斷代例）陳邦福疑為□語之異謂「不語龜」有獨言不語殊先（商氏福致 七業所引）商承祚謂以陳說為當今案其字固不得釋為龜然亦不得釋為龜形雖與龜龜略肖並無朱之音符又如竟可釋為龜則又何見其不可釋為龜耶字無音符而象形其實即龜龜字所從之黽字耳□字或作□下部乃矢鏃之三角形並非從口（諸家釋鉊釋知釋鍇均誤以為口字而云然）上部不從午亦不從系核此當是某種手工工具之象形文三角形乃器身上端乃其柄卜辭有從此作之字作□（通纂二二九、前四、七、六、）若□（佚、三二）正象兩手操此器操作之形其為工具字毫無可疑字象器形而與黽字字為聯語以文字通例推之如非雙聲必為疊韻即此□字如不讀明紐必韵在

陽部準此形與聲以求之余謂□必係鏝之初文爾雅釋宮「鏝謂之杇」說文「鏝鐵杇也从金曼聲槾鏝或从木」今人所謂泥匙也塗工之作具蓋及以金而柄以木故或从金或从木然鏝槾均形聲字例當後起者也□說為鏝於形既適而鏝黽復為雙聲鏝黽者覭髳也爾雅釋詁訓覭髳為茀離說文引作弗離郭璞云「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籠」是則「不鏝黽」猶言不迷茫不朦朧不紛亂言兆璺之鮮明也今人言「密麻」亦是同音之轉語「不□黽」或又省作「不□」適纂第九片林二、一七背面末二片是則單言不漫而已亦謂不模糊不漫漶」見古代銘刻彙考殷契餘論二五至二八葉鏝黽解

孫詒讓曰「龜文有三字常見字特小皆橫列不與它文相屬莫明其義例也其文云「不□□」下兩字文互有增減大較以次字作□三字作□作□者

為最前以形義求之𢆶从糸从口疑即紹字之省[glyph]疑即龜之古文鄂說文龜部「龜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glyph]象足甲尾之形籀文作[glyph]」金文从龜字如曾伯愈文禹龜作[glyph]鄀伯禹作[glyph]龜龜並象它形此象四足及腹甲形與篆文異而與金文从龜字略同可以互證紹與詔聲同字通不紹者猶云不詔龜猶云不命龜也蓋卜事之疏略者故特記之」與見舉例下五十葉下至五一葉上

胡小石先生曰「卜辭記『不𢆶[glyph]』常與『上吉』『弘吉』之屬相對列余釋不龜段為不踟躕」見文例下二六葉

于省吾曰「卜辭記兆璺之術語有不𢆶[glyph]三字孫詒讓釋為不紹龜胡光煒釋為不龜蠪段為不踟躕董作賓初釋為不罥龜後又釋為不𢆶龜從

中之「□」不當釋絲也。又七十葉有文曰「不□」，七十一葉有文曰「□□」，又□下有□□□諸形，文皆危。「不□龜，而□則假象网形，又存疑。」案七十一有□字，其第七字所引之□作□，於網形尤肖。按今漁人猶有以竹竿橫繫作界網以取魚者，其字當為𦊁，廣韻：「𦊁，丁歷切，魚繫網也。」玉篇：「𦊁，繫也。」則𦊁之義當如釣，為可以釣繫之網矣。疑□□即𦊁之象形字，□象羅作▽形，象網之出水四邊收斂而下垂之狀；作廿形，象網之入水而圓展之狀也。見殷代龜卜之推測，載安陽發掘報告一期六十一葉。按董先生後又釋□為絲，釋□為𪓰，從胡小石先生說，讀為不𬙊鼄，見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載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四〇六葉。

唐蘭曰：「不□□三字習見，均在兆璺之側，與二告、小告等同，孫詒讓釋

不紹龜讀紹為詔胡光煒釋不龜黽讀為不踟躕董作賓初釋不易龜後改不絲黽從胡讀陳邦福釋不牾黽讀不牾殊張鳳釋不吾龜許敬參釋不契龜郭沫若釋不鍰黽余按𢆶字舊釋龜固不類黽字見金文自是形聲字與此亦迥殊郭氏釋黽以泉屋清賞著錄之一盤中有黽圖者相比較極精確前編八、四、三有一例云「不𢆶𢆶」以媿為之乃其鐵證[字形]字或作[字形]釋為紹龜黽絲牾吾契鍰均與字形不合卜辭尚有[字形]字象兩手執[字形]之形又有[字形]字以[字形]為干卜辭干字[字形]或作丨證之[字形][字形]當是一字郭氏謂此[字形]形當是某種手工工具之象形文三角形乃器身上端乃其柄殊為卓見惜彼離字形而求諸聲音遂誤釋為鍰字耳余謂[字形][字形]二體當以[字形]為正體[字形]為變例[字形]即才字也卜辭才字有作[字形]者當是原形蓋與干[字形]為同類而

銳首即臿也說文「臿舂去麥皮也從臼干所以臿之」按干非臿之之具當從才午所以舂才所以臿臿去麥皮故必銳首也(中畧)然則才本杵類之象形臿之本字其後猶由▽變為▽為十而所象之形晦說文訓為艸木之初而其義更晦才為所以臿之具名詞也臿象以才臿於器中動詞也才之本義既湮後人遂用臿為名詞才臿同一聲之轉也由杵類之臿引申之為匕屬之歃又為田器之臿田器與匕蓋俱象▽之形故得承臿之名及田器之義盛行而杵屬之臿亦晦其幸而存者唯動詞之舂去麥皮耳(中畧)說文臿從干王筠疑之謂「干是何物而可以臿乎」獨段玉裁謂「干猶杵也」最為有見今謂當從才才正杵屬之器也桉卜兆旁作不才龜三字其義必與璺坼有關然則讀為詔龜曰龜骀瀾語殊等之不能適無待言矣郭氏釋為不鏝龜因解為兆璺之鮮明其失

在先以亦為聯語之非雙聲即疊韻者遂附會亦形為鍰而牽合之於覬芳萧離耳紀于卜兆旁者如大吉弘吉小吉二告之類不才黽之義當與相近鮮明与不模糊非其義也余謂才當讀為再才再聲本相近卜辭𢆶字象兩手持才當讀才聲考其用法蓋有三者如云「䄍甲寅才㞢用于大甲」乙七、六、前、四、六、「䄍乙亥才㞢侑于且辛㞢一口」乙六、四、前七、三」「䄍孝子大甲」乙二、佚、三」「才㞢[于]」乙五三、契、六三、叀用于祭名之前為動詞（登、名子七）又如「𢦏卯卜宰才㞢貞旬亡囚」乙「口未卜宰才㞢貞三」林、一、二」「𢦏亥卜宄才㞢貞勹口口」乙六、十一、林、一、三則用於卜人之後貞字之前又如「𢦏子卜𡧊貞勹亡囚口口口㞢貞勹亡囚」乙二五、粹、一四則在卜貞之間除第三例當為卜人之名外郭沫若氏謂第二例為二人共卜（粹、八八）考一然此例中卜人首舉㐭及宄何均与㞢同卜而他人則無一同卜之例是其說未洽也蓋前二

倒中之叏字均當讀為再其用者再用也叏出者再出也叏⿱出匚者再出匚也而叏貞者再貞也叏當讀再則才亦當讀為再無疑黽或作𪓷當讀為璺或為釁皆謂坼裂也黽𪓷墨璺並聲相近周禮卜師云「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占人云「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墨兆廣也坼兆璺也」賈疏云「據兆之正璺旁處為兆廣亂正墨旁有奇璺罅者為兆璺也」又玉藻云「史定墨」注云「視兆坼也」然則墨即是璺璺義同坼對文則大畫為墨旁裂為坼散文即通故鄭於占人以璺釋坼於玉藻又以坼釋墨也此云「不才黽」者猶不再墨當為史占墨之辭他辭或但云「不才」如林、二、十七、二四及二五片當讀不再剛以正在墨旁故有去黽字」見天壤文釋二葉下至四葉上

李亞農釋蛛讀當假為諸之乎二字合音見摭續九十五至九十七葉

金祖同引張天放說釋告謂即冓之別體見卜辭講話廿七葉下至廿八葉上

陳許敬參釋為「不契黽」見存真考釋弟九十九片

張鳳釋為「不吾黽」見學術研究引

按說文「鼄鼅鼄也从黽朱聲蛛鼄或从虫」契文作上出諸形恆與「不□」二字連文為「」辭習見之成語諸釋此者略如上述而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然竊之契文字形証以卜辭文義□字當从陳邦懷氏說釋□□字當從胡先生說釋鼄為是請略辨之按□字或作□□□諸形其為昆蟲類之象形字可無疑義孫詒讓初釋黽然卜辭自有黽字見前與此迥異近於頌治契諸家已無採此說者可不具論自郭氏改釋為黽唐于諸氏从之唐氏

且亟贊其精確。按象形之文，雖不畢肖，亦當得其彷彿。黽爲蛙類，其特徵
爲突睛、碩腹、足有四趾而無鉤爪。契文之[glyph]前四、五 六、六 正象此形：首部特著二點，象其
突睛也；()象其碩腹彭亨也；[glyph]象其足有數趾也。而契文[glyph][glyph]諸文實無一與蛙形相類。尤可
注意者，此象形文之腹部大率橫着「二」或「一」形之標識，諸家於此多未論
及。按此實象蛛在網上之形，「二」若「一」者其緯也。網具經緯，而此但特著其
緯者，文字固非圖畫，舉其一可概其餘也。倘並其經緯象之，則慮與象形
之主體相錯亂矣。非然者，則「二」若「一」之標識加諸蛙腹之上，究將何所取
義乎？且此字或从「[glyph]」，明象蛛之鉤爪，此正蛛之特徵，而黽黽之所以無者
也。綜上所論，則此字之當釋鼄，已無可疑。今請更論[glyph]字。[glyph]字契文或作
[glyph]之省。[glyph]爲[glyph]从[glyph]从[glyph]，[glyph]契文午幺糸二字皆作[glyph]，[glyph]則口之異構也。許書籀文

陳氏說合矣許氏釋契於字形懸遠郭氏釋鋑亦全憑想像唐氏已辨其非是字說象形其柄何以作[glyph]而不作一亦屬難安唐氏釋才謂不才黽者不再墨也於諸說中為最辨然卜辭才字多見均作[glyph][glyph]諸形無一作[glyph][glyph]諸形者而此辭中之[glyph]字無慮數十百見亦無一作[glyph][glyph]諸形者唐氏乃據契文[glyph]或作[glyph]二者是否一字尚待詳考且即係一字亦不足以證[glyph][glyph]之必有作[glyph]形者也遂謂[glyph]即[glyph]即才雖具苦心而實為句讀且即如其言讀此為不再墨然徵之傳世龜版亦與事實不合蓋卜辭兆墨之旁著「不[glyph]」三字者實極少數如唐氏言則凡未著此三字者當皆為再墨之兆考龜卜師之文揚火所以致墨令傳世龜版未見再墨之迹是唐氏說為無據矣又唐氏謂才即𢦏其首銳所以舂去麥皮者其說亦非蓋舂物之杵其首皆鈍藉衝擊磨擦之力以

既殼皮未見有鋭首作形者也此二字實當从陳氏説讀為不錇殊言兆璺与所卜者不錇殊猶言弘吉大吉也金文作 邾公華鐘 邾公牼鐘 邾伯鬲 杞伯簋 杞伯鼎 邾友父鬲 邾来口鬲除作殺一文並與小篆同契文為象形金文小篆則後起形聲字也

二

二藏、七三、四、二拾、一、六、二前、一、十六、五、二前、一、二九、一、二後、上、二七、四、二菁、三、一、二甲、一、七、十九二戩、一、七、

葉玉森曰「紀數之字亦有書一二爲｜‖者如甲骨文字一卷二三葉一六版之｜‖是也」見鉤沈

按說文「二地之數也从偶弍古文」紀數名之字一二三亖爲指事皆以積畫爲數自五以上至於九皆爲段借說許所數名諸字係許云地數乃漢時陰陽五行家言非確詁也金文作二盂鼎二散盤二吳尊二秦公簋二克𣪘並同𠭯𡨦君鉼作弍从弋爲許書古文所自昉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亟

□天壤、八〇、□藏、四五、三、

唐蘭曰「□疑亟字所以出」見天壤文釋五十八葉下

于省吾曰「天、八十有□字唐蘭云『疑亟字所以出』按藏、四五、三、亦有□字類纂存疑六六作□□□非與亟為二字即亟之初文也說文『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按毛伯班𣪘『作四方亟』亟作□較契文上多一橫畫如正之作□亦作□辛之作□亦作□是其證毛公鼎亟作□从攴與从又一也已開小篆之先河亟古極字□文為亟之初文中从人而上下有二橫畫上極於頂下極於踵而極之本義昭然可覩矣」見駢三弟二十七葉上

按說文「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契文从人从二于氏釋亟謂

即極之古文其說可从許訓敏疾其誼當屬後起又謂从人从口从又从二度其意當以此為會意字然四此人口又二數文與敏疾之義實不相涉以契文丂字考之則當是指事字古文衍變往往增口又增「又」字偏旁則疑涉「及」字而譌「及」固从人从又也

亙

亙 藏、一九九、三 亙 前、七、十一、二 亙 後、上、九、十 亙 後、下、七、七 亙 卜通、三一一、亙 釋、七八

王國維曰「卜辭有王亙其文曰『貞之于王亙』（藏、一九九、）又曰『貞𢓊之于王亙』（後、下、七、）又作『王亙』曰『貞王亙口』（前、七、十一、）案亙即恆字說文解字二部『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恆也亟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恆』案許君既云古文恆从月復引詩以釋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亟从二从古文外蓋傳寫之譌字當作亙又說文木部『栖竟也从木恆聲亙古文栖』案古从月之字後或變而从舟殷虛卜辭朝莫字之朝作𦱤（後、下、三、）从日月在茻間與莫字从日在茻間同意而篆文作𠦝不从月而从舟以此例之亙本當作亙智鼎有恆字从心从亙與篆文之从舟恆从亙者同即恆之初字可知

亙亘一字，卜辭亙字从二从(，其為亙亘二字或恆字之省無異，作𠄨者詩小雅「如月之恆」毛傳「恆，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則亙𠄨二字確為恆字。王恆之為殷先祖，惟見于楚辭天問，自「簡狄在臺嚳何宜」以下二十韻，皆述商事（前夏事，後周事），其間王亥以下數世事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故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此十二韻，以大荒東經及郭注所引竹書參證之，實紀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中略）要之，天問所說當與山海經及竹書紀年同出一源，而天問就壁畫發問，所記尤詳，恆之一

詩曰『如月之恆』契文正从月从二与許書說古文恆字同王氏說此字形義及卜辭王恆在殷世系中所居之位置均確不可易董先生說串月爲弦之義亦是古文从月之字篆或从舟乃繇形近而譌亦猶古文凡或从凡之字篆亦多譌作舟也金文作「亙」姞亙母鱓「亙」亙鱓「亟」曾鼎

〔補〕商承祚曰「王氏說甚確而說文謂『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恆也』令人難解段先生謂『往復遥遠而心以舟運旋歷久不變恆之意也』則又曲爲之說矣」見類編十三卷五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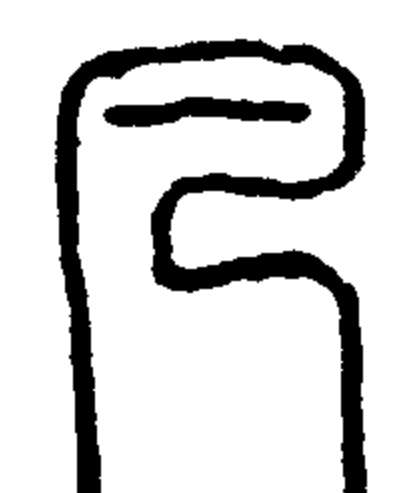
按許君及後世治說文者均就譌形立說故覺支離少當恆之訓常詩小雅之文即爲絕好注腳也

亘

[字形]藏、六、四、[字形]藏、八、三、[字形]藏、三七、三、[字形]藏、一五七、四、[字形]藏、二〇〇、四、[字形]藏、二四八、一、[字形]藏、二五七、一、[字形]拾、十、十四、[字形]前、一、二四、六、[字形]前、四、十三、一、[字形]前、四、五三、一、[字形]前、四、五五、一、[字形]前、六、六五、四、[字形]前、七、十二、一、[字形]後、上、三一、一、[字形]甲、一、六、八、[字形]甲、一、十八、六、[字形]戩、四、十四、[字形]戩、三八、九、

王襄曰「[字形]古亘字，許書文或釋以。」見簠考天象四葉上，又類纂正編十三第五十九葉上

商承祚釋亘。見類編十四卷十七葉

孫詒讓曰「說文二部『亘，求亘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亘回之形，上下所求物也。』此[字形][字形]即亘形之省，[字形]又省一，即回古文也。金文从亘字如宣字作[字形]虢季子白盤，𧻚字作[字形][字形]陳侯因資敦[字形]虢季子白盤，洹字作[字形][字形]齊侯壺，並以[字形]而互有增省。𧻚字作[字形]，則省作半形，與此形尤近也。」見舉例上

訓盛傳而天運昭回之誼漸廢（甲骨）實則回亘皆取象於轉旋不必強分別為二名」見方國志一四七葉

按說文「亘求亘也从二从囘囘古文回象亘回形上下所求物也」契文作回回諸形並是亘字孫氏之說是也古文衍變凡文字上若下為橫畫有往往於其上若下增短橫畫（唐蘭說）丁氏謂回上之一乃上字乃象天之昭回說殊迂曲古人制亘字豈為雲漢作注腳乎然丁氏謂亘回一字則殊具卓見亘者形音義並極相近後始孳乳為二耳金文从亘之字多作㠯乃由回形所繁變取其茂美非由㠯省作亘又省作回也卜辭亘為貞人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H藏、五一、一　H藏、七二、一　H藏、一二〇、二　H藏、一七七、三　H藏、二三七、一　H餘十六、三　H拾、七、十　H拾、七、十一　H前、一、三六、六　H前、四、四六、一　H前、六、九、六　H後、上、七、五　H甲、一、八、四　H戩、四六、二

孫詒讓曰「H疑是同之省文說文冃部『同合會也从冃从口』金文冊敦『王同三方』同作H亦省口與此合（散氏盤凡作H袁盤丹作H与此亦相近並存以備攷）此云『H侯』又云『征H』『由H』則同當為國名公羊成二年傳『蕭同姪子』何休注云『蕭同國名』是同即蕭為商同姓國或即此也又有云『壬戌卜方其H』（藏、二三七之一）則當為會同之同猶詩常武云『徐方既同』與國名義雖異而文可互證」契文舉例上卅五葉

葉玉森曰「按予曩疑甲骨文字卷一第三十葉之版之H為風雨合文其

左之月即卜辭𠕁月風有。又卜辭云「貞不其征月」藏一〇、一二與「貞不其征雨」又八九六辭例同，則月為風字似可無疑」見鈞沈。又前釋一卷一一二葉下。

按說文「凡，最括也。从二，二偶也。从乃，乃古文及」。契文象承槃之形，與受授諸字所从是也。又象滿盤之槃，前字所从是也。許前「興」「受」「前」「槃」諸字係下。以為最括之詞者，假借字也。許君云云，殆為之解耳。惟契文此字似與同字有關，孫氏所說是也。又卜辭常見「𠕁月有哉」之文，似亦當釋為同，讀為痛。或亦釋此為凡，讀為風，如葉氏言，則無扞格矣。然「同」「凡」二字何以同文，又不可解，當存以備攷。又卜辭盤庚多作𠕁，則此字之釋凡應無可疑也。金文作凡散盤 凡同上 凡大豐簋 凡鬲比盨 凡曶鼎。

補 容庚曰「按凡疑風之省文，句與貞雨同」見卜釋二六葉。

羅振玉釋𠂇爲月爲槃見增考中三十九葉已見前六卷槃字條

郭沫若曰「月乃凡字槃之初文也象形前作𦨶即後來之般字字當作𦨶訛變而爲从舟从殳而於槃字乃益之以木槃或益之以皿作盤金文伯侯父盤字作鎜則从金均繁文也」見卜通二九葉下

魯實先曰「月乃般與凡之初文見卜辭姓氏通釋之一東海學報一期二葉」

按郭說是也本條當與六卷槃字條互足請參看

⿰䜌凡

甲編、二一二四、 佚、一一一六 掇、四五三 新、七〇四、

从凡从䜌。說文所無。

⿸庚凡

粹、五三九、 粹、二八二、 粹、四九四、 甲編、一三一八、 甲編、六四一、

甲編、二五八三、 甲編、三九一八、

屈翼鵬曰「[甲骨文]从庚从凡。未識為何字。而每与豊字連文。或是祭祀之名。見甲釋二一葉一三一片」

郭沫若隸定作⿸庚凡。謂「義未可知」見粹考七六葉上

按从庚从凡。說文所無。予初疑般庚合文。然卜辭般庚合文均橫書作[甲骨文]或[甲骨文]。無作此形者。且此字庚字在上。凡字在下。亦不得讀為凡庚也。辭云「口寅卜出貞。今日⿸庚凡衣十二月」三一 甲編、一「由文⿸庚凡奏王衍」四一 衍甲編、六「由小公

乍豐虎于又正王受又」甲編、二五八三「貞叀虎用大吉」甲編、三九一八「叀小乙作美虎用　弜於虎用　叀於虎用」粹二八二、「弜翌日壬其風　于翌日壬廼以虎不冓大風　叀傳不冓大風」粹八二五、其義均不詳

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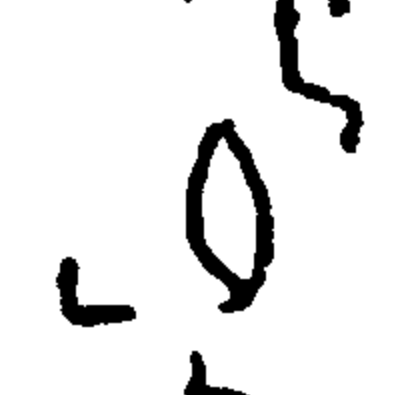
土藏、三、一、土藏、十四、三、土藏、一六七、一、土藏、二五六、四、土藏、二五九、三、
土拾、一、一、土前、一、二四、三、土前、四、十七、三、土前、六、六、一、五、土前、七、三六、一、
土後、上、十七、五、土後、下、三八、三、土菁、一、一、土甲、一、六十五、土甲、二、十二、
一、土戩、一、一、

孫詒讓釋丘其說曰「丘方者丘當為社之叚字謂往至彼方」見舉例上卅三葉上

羅振玉曰「古金文土作土此作土者契刻不能作粗筆故為匡廓也」見增考中八葉下

王國維曰「卜辭所紀祭事大都內祭也其可確知為外祭者有祭社二事其一曰『貞尞于土三小宰卯二牛沈十牛』其二曰『貞勿求年于邦土』」按土

即𡈼今隸土字。卜辭叚為社字。詩大雅「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小社也」。商頌「宅殷土茫茫」，史記三代世表引作「殷社茫茫」。公羊僖二十一年傳「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是古國以土為社矣。畄𡈼即邦社。說文解字邦古文作畄，其字從㞢不合六書之恉，乃為畄之譌。畄從田丰聲，與邦之從邑丰聲，籀文𡉚之從土丰聲同（古封邦一字，說見史籀篇疏證）。𡈼即邦社，即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改為國社。古當偁邦社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之社稷五祀」，而商人用㚇用卯用沈。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禮器郊特牲亦云「天子社稷太牢」，而商則㚇三小宰（宰即少牢）、卯二牛、沈十牛，其用牲不同如此。然則商周禮制之差異不獨內祭然矣」（見殷禮徵文外祭條，載遺書二四冊）。

又曰「殷虛卜辭有𡈼字，其文曰『貞㚇于𡈼三小宰，卯一牛』（前一、二四、一），又曰『貞求年

又曰「𠂤又作𠁤其加點者象揚塵之形」見文編十三卷五葉上

郭沫若曰「『土』『且』『士』實同為牡器之象形土字古金文作⊥卜辭作𠂤與且字形近由音而言土且復同在魚部古土為古社字祀於内者為且祀於外者為社祖與社二而一者也」詳見甲研上冊釋祖妣

又曰「以上四片均有卜於四望受年之事其曰東土南土之土蓋假為社」見粹考一一九葉上

按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契文作𠃍象土塊形「一」地也郭氏以為象牡器說非詳一卷祖字條王氏謂土為相土其言甾𠂤者則當讀為邦社其說並是王氏先公先王考益謂卜辭單言「土」者為相土偁「甾𠂤」者仍當讀為社於徵文之說但畧加修正耳未加以改定也孫氏釋且非是契文且字自作𠂤且與此迥異也」金文作⊥

孟鼎土散盤土召卣土盞司土卣土亳鼎土康侯啚簋土宗周鐘与此僅實筆与匡廓之異耳

埽

[字形]藏一四〇、二 [字形]前五、三二、二 [字形]契卜八六 [字形]後下八、一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彗埽竹也从又持甡彗从竹作篲古文作[字形]」此从兩手持二帚象埽除之形殆即許書彗字許言古文作[字形]从羽殆从兩帚之譌與卜辭中又有从又持一帚者殆亦彗字以字形觀之下埽謂之埽上埽謂之彗許以彗為埽竹殆非初誼矣」見增考中四十八葉

董彥堂先生釋𤕦見契卜一九葉上

唐蘭曰「右帰字羅亦誤釋彗董作賓容庚並釋𤕦今按亦未確𤕦字作[字形]象手執帚而此作[字形]若[字形]則手在對方非執也案从又之字後世多變从手則此字當釋掃此字在卜辭亡多見今所錄[字形][字形]二文是彡祭說文有
辭中則習見均為人名若帰若小帰今不贅錄
帰字而無掃字故後多以掃為俗字然經傳習見今據甲骨知商時已有

𡉈 十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在，存也，从土才聲』古金文作十與此同」見增考中七十六葉下

王國維曰「卜辭借才十字（古才為在古金文同）」

按說文「在，存也，从土才聲」契文不从土，假才為之，與金文同。才字重文。惟金文已有从土之在，如𡉈（盂鼎「在珷王嗣」）𡉈（同上）或作郜」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封

丰前、六、十、六、丰後、上、二、十、六、丰甲編、二九〇二、丰乙、八六八八、丰燕、四二六、五一八、丰粹、一九二、

郭沫若曰「說文解字曰『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土从寸寸者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𡊅籀文封从丰土𡉚古文封省』案此於字形已失字義自非其朔封不從之土王國維已言之其史籀篇疏證云『古封邦一字說文邦之古文作畄从之田與封字从㞢从田土均不合六書之恉畄當从丰之譌殷虛卜辭云『貞勿求年于畄土』（前、四、十七、三）畄字从丰从田即邦字邦土即邦社亦即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乃云國社矣籀文𡊅字从土丰聲與畄之从田邦之从邑同意本係一字』王氏封邦為一字之說古本有之惟惜古器物中尚無其證然封不从之則固定論也封疑古人之經界周官大

司徒之職」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溝穿地爲阻固也封起土界也」此較許書「壽諸侯之土」爲近古矣然余謂起土築界猶是後起之事地官「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則古之畿封實以樹爲之也此習於今猶存然其事之起廼遠在太古太古之民多利用自然林木以爲族與族間之畛域西方學者所稱爲境界林者是也封之初字即丰周金有「康侯丰作寶鼎」即武王之弟之康叔封亦即許書訓「艸盛丰丰」之丰與「古文封省」之𡉚如毛公鼎之「嗣余小子弗及邦庸與」「辥我邦我家」二邦字作𨙨「同我邦我家」字作𨙨即丰𡉚爲一之證丰即以林木爲界之象形𡉚廼形聲字从土丰聲从土即起土界之意矣以林木爲界之事於散氏盤銘優可徵考其銘廼

約劑之最大者敘夨人因攘掠散氏之邑廼用土田爲償（此間當有散氏戰敗夨人之事）（原銘首略）夨散兩造有司即共定土田之經界曰『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以陟二封至於邊柳復涉瀗陟雩𠭯（俎）𦤎𨻰以西封于敝𢦏楮木封于芻逨封于芻衜內陟芻登于厂湶封割（諸）析𨻰陵剛析封于𨷬道封于原道封于周道以東封于𩈬東疆右還封于眉道以南封于𦨶逨道以西至于𡠦莫眉井邑田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東一封還以西一封陟剛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剛登析降棫二封』凡此中十八封字除井邑封道一字外均與近人之建立界碑無異而封之字形均作𡉚从丰从又即示爲識封而樹之之形樹有利用自然林木者如曰『一封以陟二封至于邊柳』曰『封于敝𢦏楮木』此甚顯而易見曰『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

以東一封」曰。「登析降棫二封」則乃因木而名之地凡此等地望如今人因地契約中所云之某疆某界其區域必不甚大即散失二國之所在地於今猶屬模糊而學者倘有欲於典籍中一一追求其地者恐殆徒勞之舉也（中略）卜辭亦有封字字作[glyph]若[glyph]曰三丰方曰二丰方羌地國名者从丰之字除上舉[glyph]字外有地名曰𢓊或作[glyph]僅此四五見完已」（下略）

見甲研上冊釋封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封从之土从寸籀文作𡉚古文作𡊄康侯封鼎作[glyph]與此同」見類編十三卷六葉下

陳邦懷曰「卜辭每言一封二封三封殆亦猶散氏盤之指某地封疆而言也羅氏謂假一封二封三封為地名竊不謂然」見小箋自序二葉下

羅振玉釋丰，謂卜辭之二丰三丰為地名。見增考上二十三葉下又二十四葉上。

按說文「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𡊻古文封。𡉚籀文从丰。」契文从丰从土，與許書古文籀文略同，而不从寸。封之本義當以鄭說為是，許訓乃後起之義。字象植樹土上，以明經界。爵諸侯因有封疆，乃其引申義。又字與埶合，樹藝古略同，其義亦相近。詳前埶字條下。辭云「囗子卜在囗于㳄往來囗囗王來正一封方囗」前二、十六、六「囗且乙奭妣己囗于二封方」後上、二十六、「戊午卜弜克貝集南封方」甲編二九六〇、皆當釋為封疆之封。卜辭之「正」謂正其疆理也。又云「宰封」乙八六八八、佚四二六、又五一八、人名。金文作 康侯封鼎、 散氏盤、 召伯簋第一文，與契文

同第二三兩文从奴从又均与篆文从寸同意

補屈翼鵬曰「𣎴与康侯鼎𣎴字同劉心源釋丰謂即康叔封之封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一其說至確本辭之丰亦即封字南封即南境南封方即南境之國也則集兩地蓋在殷之南境故云」見甲釋三七四葉二九〇二辭按屈說是也同版它辭云「己未卜隹𢀛方其克貝㢸在南」己未卜貞多冒亡禍在南土」南土即南封南境也

墉 𩫖

說文「墉城垣也从土庸聲𩫖古文墉」契文與古文同𩫖字重文說詳五卷𩫖字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圣　□佚、一四一　□粹、一二二一　□粹、一二二六

余永梁釋圣見殷虛文字考（書成于民十五年殷下引郭氏粹考早出十一年余氏文見下董先生引）

郭沫若曰「圣字从収从土當即圣字說文云『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圣从又土讀若兔鹿窟』从又与从収同意」見粹考一五八葉上

~~楊樹達釋圣謂為掘之初文見積微居甲文說六至七葉~~

丁山曰「當是說文土部所謂『圣掃除也从土弁聲讀若糞』糞字初文……糞田者除田之穢也」見氏族及制度三、八葉

董彥堂先生曰「圣之字作□□武丁時則作□余永梁氏殷虛文字考有云『□說文「圣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者曰圣从又土」此与篆文略同从兩手致力于地會意篆文省又从臼与从収同卜辭从臼之字或作収也』此

字在第四期武乙時正有从奴作𡉚者此字武丁時皆作𡉚与田字相連成文確是「致力於地」之義蓋包括耕種墾殖之事見殷曆譜下編卷四日至譜六葉上

楊樹達曰「圣說文讀若兔鹿窟之窟實掘或搰之初文圣田即掘礦亦即今語之挖礦也」見求義十葉上

又曰「郭沫若云『圣字从奴从土當即圣字說文云「汝潁之間謂致力于地曰圣从又土讀若兔鹿窟」从又与从奴同意』樹達按郭君此說極是這個字他辭又作𡉚字从𠬞从土余永梁也釋作圣堅望二字形體不同實在是一個字余郭兩君先後都釋作圣字是不錯的我看這個字是掘的初文說文說「圣讀若兔鹿窟」繫傳作「兔鹿」「窟」鹿字衍文 說文雖然沒有窟字但是那個字以穴屈聲

丁山先生陳夢家先生則釋𡍬讀為墳，田之墳（中略）徐中舒先生釋賁，我們覺得是正確的。徐先生說『賁字篆作□，其偏旁□即說文賁字古文作簡『遺』字下引古孝經作□，其偏旁賁又作□□□，並與甲骨文□為近』見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載四川大學學報一九五五年二期，其說甚是。惟賁字偏旁□从臼从人，人義未詳，不好說解。今案□字繁體亦或作从兩手持用从土作□，用者鐘也，而鐘之義同鎛，鎛，田器也。金文召鼎遺字作□，其偏旁貴作□，古璽吳賁均賁作□，賁字偏旁作□□，象兩手持一工具，無可疑者。賁田即墳田，亦即耤田字。在卜辭或為祭名（粹、三二六），疑讀為饋。又或用為田獵字，如（前四、四七、五，与前二、五、七，合）則疑讀為墳，是一種用陷阱以獵獸的方法」節錄自說賁田載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七期六三至六七葉

陳夢家曰「坙象壅土之形，疑即墳字。周礼草人『凡墳壤』釋文作墣，說
文『坙，埽除也……讀若墳』。坙是墣的誤形，即墣字。月令季夏『可以糞田
疇』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坙从収，収即共，音与壅同」。見綜述五三八葉
按說文「坙，汝潁之閒謂致力於地曰坙，从土从又，讀若兔鹿窟」。契文从又，収与
从又同，余氏釋坙是也。也家釋坙墣，釋貴，均於字形不合。按墣周礼釋文作
墣，省華嘼土，明是墳之異文，未可与坙相比附。至貴字均从貝，惟汗簡引
古孝經遺字偏旁作𡉈，与此略近，然猶多一「人」形偏旁。胡氏亦未謂「人
義未詳，不好說解」，惟仍牽傅以說𡉈字，不知其形之絕遠也。且卜辭自
有薅若蓐字以當隤田之義，而此字与許書坙字形義均合，不煩比傅說
說之也。楊氏讀為掘，說亦可通。掘蓋坙之後起形聲字，或因方言小異而

別製一字耳字在卜辭均与田若畕字連文正許訓致力於此地之義也

𡒞

𡒞 前、七、三、二、𡒞 甲編、三五一〇、𡒞 後、下四一、十五、𡒞 戩、二、五、七、

胡厚宣謂此為𡋲字繁文見前圣字條下

董彥堂先生曰「武丁時又有『𡒞』字作𡒞疑是𡋲之繁文从用當為農具農具乃人所常用故以為用字此字从𦥑从土與𡋲同中增用農具亦非耕殖之專業屬」見殷曆譜日至譜二第六葉上

宋世徵曰「甲骨文中還有𡒞字就是𡋲字加上土應該釋作墁這字常常是『墁田』連文應該是𡋲田的專用字」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一期五十七葉

按从𦥑从臼从用从土說文所無卜辭明此字每与田字連文辭例与「圣田」同字之結構較圣字僅多一「用」字偏旁象兩手持一工具以致力於地其

義當亦与圣字相類然逕謂圣埇同字亦無確據用本鐘類象形字見前用字象此所持器當偶与「用」字形近非即「用」字也胡氏乃以謂鐘鏄同義而鏄有田器之義解之殊嫌迂曲董先生謂農具乃人所常用故以為用字其說亦有未安也朱氏謂字从受土大誤契文金文字内从「凡」孳後誤為从「舟」未見有从「用」作者

⿱偁土

⿱偁土 前、六、四、四 ⿱偁土 後、下、四、八 ⿱偁土 後、下、三六、八 ⿱偁土 後、下、四二、八

魯實先生曰「冓塞於古音爲之部盖即障塞之塞也」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三八葉

按从土从偁說文所無魯氏以為塞字音雖相近而形則相遠卜辭每云「在某地名⿱偁土」「乍⿱偁土」亦無以證其必為塞字今仍就其字形隸定作⿱偁土以異

爲說文所無字

⿱前土 珠、五七五、

⿱前土

从土从前說文所無

乙、二六〇三、 乙、七〇一二、 福、八、 粹、一五七七、 新、四三七

⿱蚰土

九、

郭沫若曰「⿱蚰土乃人名定辭有作⿱蚰土告者又金文有子癸⿱蚰土彝集古遺文九、廿四、當即此人或其國族之器」見粹考二一〇葉下

从土从蟲或从蚰說文所無葉玉森氏嘗謂字从蚰从土古者蓋以⿱蚰土爲蟲王字當釋蠶一時忘其出處說殊荒誕可發一噱

堯

後、下三二、十六、

孫海波曰「說文『堯高也从垚在兀上古文作㚁』此从土从兀與古文同」見文編十三卷六葉上

按說文「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㚁古文堯」此从二土从卩孫氏釋堯可从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堇

□藏、十七、一、□藏、一五九、三、□前、三、二四、四、□前、四、四六、一、□前、六、八、四、□甲、一、二五、十三、□乙、一一二五、□乙、三八〇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艱土難治也。从堇艮聲。籀文从喜作囏。』此从喜省，或又省喜。又古金文囏字从□从黃，从火。此又省火，或借用堇。」見增考中七十四葉下

葉玉森曰「森桉□為卜辭□□字，（艱定按：葉於此字下注一「艱」字，當是「囏」字之譌）者曰「帝其降艱」，艱殆言上帝其降殃也。或帝讀為禘，則降艱者乃殷祖也。」見前釋三卷二十七葉上

孫詒讓曰「此□即堇字。說文堇部『堇，黏土也。从黃省从土。』此下又省土。金文女婁𣪘堇作□，頌鼎作□，借為覲，□與此同。」見舉例下上廿九葉下

王襄類纂正編十三第五十九葉下堇字條下並收𡉙𦰩二形注云「堇或省火」

郭沫若曰「堇字當讀爲饉小雅雨無正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羅振玉釋爲艱非是」見卜通七六葉下六七一片釋文

董彥堂先生亦釋堇讀爲饉見彥古社刊第四期 按此條根據十九年前所摘錄之資料卡片目前手頭無此書原文無由具引

郭沫若又曰「卜辭亦有堇艱二字堇作𡉙後下十八、𡉙後下廿四、艱作艱前五四十六、艱同上、艱前五四十、艱同上、艱後上三十、艱同上、又有𦰩前三廿四、𦰩前四四十六、二字以字例推之當爲黃羅王仍釋爲艱」見金文叢攷一八四葉釋黃詳見下文黃字條下引請參看 按郭氏此說在卜通說較後

唐蘭曰「右莫字或作㚖者，舊不識，今以𪔊字偏旁證之，知亦莫字，猶黄之作𡕞也。莫字羅振玉以為𪔊字，殊誤。卜辭𪔊與壴、鼓、嬉通用，泛指百艱，與此截然不同。孫詒讓釋堇，引說文『堇，黏土也，从黄省从土』云云。此下文省土（王襄以莫、𡙁為一字，謂𡙁堇或省火）亦僅小異。莫為𡙁或𡐦所从，非先有𡙁或𡐦而又省之也。說文『𡐦，黏土也，从土从黄省』，今按𡐦當從土，莫聲，即堇字也。據說文則莫即黄字古文，从黄作𡐦可證。金文毛公㕓鼎𡐦作𦼮，黄又𪔊字偏旁作𡙁，不𡢁𣪘、盂𪔊字偏旁作𡐦，召伯虎𣪘堇作𡐦，齊侯壺堇作𡐦，陳𠭯簋堇作𡐦，多與許說合。然稽之卜辭則殊不然，莫字作㚖㚖㚖等形，與黄之作𡕞𡕞𡕞等形者迥殊，非一字也。蓋㚖形有時變為𡕞形（見𪔊字偏旁），後人見其形與黄近（聲亦不殊），遂誤認為一字，而莫黄之辨淆矣。郭沫若初以卜辭莫

我英」莫の佚、七六四「貞帝不我英」契卜、七八五讀為饉均辭以義順在昔人心目中饑饉固上天所降也至詩之「降喪饑饉」乃謂喪（喪亂）与饑饉並上天所降喪与饑饉雖為二事固以一降字貫之也又云「貞我堇」佚七四一、疑為「帝不我堇」之對貞𠕋文至云「堇牛」拾、一、四其讀未詳全文作堇（頌鼎）堇（頌壺）堇（召伯虎簋）堇（宗周鐘）堇（齊侯壺）堇（齊侯鎛）上承卜辭下啓小篆嬗變之迹可尋也

艱

□前、三、十六、二、□前、五、四十六、六、□前、五、四十七、七、□前、五、四一、一、□後、上、三十、三、□後、上、三十、四、□藏、二六、十一、□藏、二六、十二

羅振玉釋艱說見前堇字條下引

孫海波曰「說文艱土難治也从堇艮聲籀文从喜作囏此从黃从壴壴蓋喜之省黃則又𦰩之省也」見文編十三卷六葉上

又曰「卜辭或以來囏與來雨對言是艱與雨有相對之意夫雨多後能稼穡無雨則土難治矣以旱訓艱甚合卜辭之旨與許君之訓亦合」見文錄八葉十四行

唐蘭曰「右□字即囏字羅振玉說見前以暑按羅說多非羅以莫□為一字故云『或又省喜』其實卜辭□字自與□殊也」辭後釋莫定按見前堇字條下引唐說又云「此从喜省

蓋謂囏者為艱，不知凡云者者必先有其形而後者之也。商世作艱，周以後作囏或囏，此乃後世增繁，非先有囏囏之形而後者之也。學者拘泥於說文，不合於說文者動歸之譌變，亦昧於文字發生之史矣。卜辭艱字用為艱難之義。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與卜辭正合。易大有「艱則無咎」，是艱與咎有殊也。卜辭多借壴鼓嬉等字為艱。艱字从英，英者嘆也，難也，饉也，壴其聲也。艱从壴聲之說詳（定按：見十二卷上嬉字條下引）。周時艱字變為囏，毛公厝鼎「不娶毀」內，然後人以喜聲不諧，故改从㫐聲作艱或囏，字遂無人知其從壴聲，且亦不通行矣。艱字不知始於何時，以金文摘作囏字言之，殆當在宗周以後矣。」見文字記六十二葉下至六十三葉上。

按說文：「艱，土難治也。从堇㫐聲。𡋕，籒文艱从喜。」契文从堇从壴聲，難氏

釋此爲艱是也惟謂堇㬥並是囏之省變則非唐氏辨之是也唐氏又謂卜辭多假壴鼓娃爲艱其說亦是（分見八卷鼓字五卷壴字十二卷娃字條）下請參看卜辭多言「亡來艱」一見「又有來囏」（後上十三）均爲艱屯之譌金文作囏（毛公鼎）囏（同上）囏（不㠱簋）囏（齊侯鎛）並與籀文同

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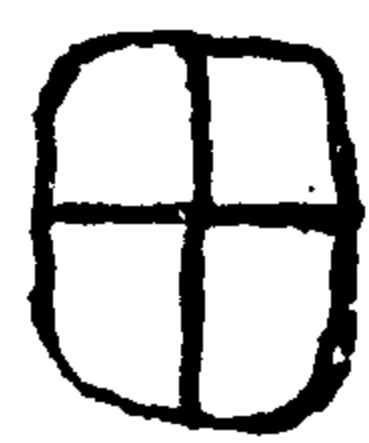
埜 前四、三三、五、埜 後、下、三、一、埜 乙、三六〇、埜 鄴、三、三八、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野，从里予聲，古文作壄，从里省，从林』，則許書之古文亦當作埜，呼不从予聲，許於古文下並不言予聲也。今增予者，殆後人傳寫之失。許書字本不誤，而爲後人寫失者多矣。玉篇埜部林部壄部並注古文野，殆埜爲顧氏原文，所見許書尚不誤，壄則宋重脩時所增也。」見增考中八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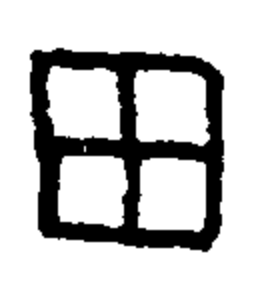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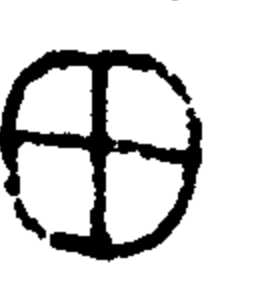
陳晉曰「埜即許書野之古文壄，玉篇林部『埜，古文』。說者謂說文古文野亦當作埜，是矣。惟埜字尚非从土，晉案契文牡从⊥，王國維以爲士字，今埜作埜，从⊥⊥亦士字。里部又云『里从田从土，一曰士聲也』，是里有士聲之一說矣。假令埜从土，當从⊥从⊥从⊥，今皆不如此作，是非从土也。然則二埜字並从林士聲，形

聲字也」見龜甲文字概論三十七葉下

按說文「野郊外也从里予聲𡐨古文野从里省从林」古文既不云「予聲」則字作丨／當埜。玉篇林部埜正云「古文野」羅說是也此从林土聲羅氏釋野或是姑从之金文作𡐨克鼎埜伾盤匀埜楚王酓忎鼎均从林从土

田

田 藏、五九、一、田 藏、六六、四、田 藏、八五、一、田 藏、二三四、三、田 拾、六、六、田 前、二、七、三、田田 前、二、三四、四、田田 前、二、三五、一、田 前、二、四四、三、田 前、六、十一、一、田 後、上、十三、十一、田 後、下、五、十五、田 菁、一、一、田 甲、一、七、十三、田 戩、十、六、

羅振玉釋田無說見增考中七葉下

王國維曰「卜辭中凡田狩之田字其囗中橫直二筆皆與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田則其中橫直二筆或其直筆大抵與四旁不接與田字區別較然間有与田字無別者顧不多見惟作田有其下狀々与田狩字無別」見戩考三葉上

丁山謂殷周之際雖已實行井田引甲文田字形體爲說見氏族及制度四十一葉

按說文「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契文同其作田者非別有他

象類乃田之艸卒急就有耳卜辭田多為田獵字亦有用為田地之義者如云「辛未貞今日蒋田」甲編一九七八「☐田蒋☐登」前五·四八·二是也說詳三卷農字條下金文作田告田罍田賁田斝田不嬰簋田矢簋田散盤田克鼎田伯田父簋田揚簋均同又卜辭習見「圣田」之辭見前圣字條下亦田暱之義又卜辭田亦為獵辭參看八卷任字條及十四卷亞字條下引丁山說

疇

𠃬前、一、八、五、𠃬前、四、十二、一、𠃬前、四、十九、五、𠃬前、七、三八、二、𠃬甲、一、八、六、𠃬甲、一、八、七、𠃬粹、一、五七〇、𠃬甲編、二一二四、𠃬甲編、二六四七、𠃬甲編、二六七〇、𠃬乙、三二九〇、𠃬佚、八八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疇从田象耕屈之形或省作𠃬此与許書或體同知許書之或體中每有古文矣」見增考中八葉上

郭沫若曰「𠃬當即疇字在此乃地名」見粹考二一〇葉上二五七〇片釋文

屈翼鵬曰「𠃬羅振玉釋𠃬即疇字於此為祭名或假為祝禱之祝也」見甲釋二七〇葉

按說文「疇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屈之形𠃬疇或省」契文与許書或體

近羅說可从字在卜辭或為祭名或為地名

畯

[甲骨字形] 前、四、二八、五 [甲骨字形] 前、四、二八、六、[甲骨字形] 後、下、四七、[甲骨字形] 珠、四五八、[甲骨字形] 京、四五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畯田官也从田夋聲』古金文皆从允盂鼎甸𣪘追𣪘盨同及與卜辭合」見增考中二十葉下

按說文「畯農夫也从田夋聲」契文金文均从田从允允夋之異在足之有無金文人名之字往往增止作丑若中驀夔則作戈實一字也金文作畯盂鼎畯頌鼎畯頌𣪘畯畯追𣪘畯克鼎畯宗周鐘均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三

田田

圕 粹一二二六 圕圕 粹一二二三 圕 粹一五四四

郭沫若曰「圕以下數片參此之或作田或作圕而多用於坌字下由字形而言蓋田圃之象卜辭田字多見均作田圃則作甾若畕此當別為一字余意當是場圃之初文說文注場為山田不耕者又謂為治穀田別有畕字注曰『比田也』舊音居良切實則畕場蓋古今字而畕則圕之形變耳詩豳風七月『九月築場圃』此言『坌圕』當即築場圃之事矣」見粹考一五八葉

又曰「此即說文的畕意是比田也」見奴隸制時代七葉

戴裔煊釋為井田之井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一九五五年二期古代東方集權國家的建立與水利灌溉的關係

楊樹達曰「按郭釋圕為場殊無顯證定畕字以二田訓比田別為一字其

字見於甲文及金文偏旁後下二十七及盂鼎疆字並作彊是也郭謂畕田爲一字尤誤余謂字象窗牖之形當即囧之變體說文囧讀若獷龜甲獸骨文字一、十、十二有佃字郭釋爲明謂象方窗玲瓏之形其說是也此諸田田囲之形与後明字偏旁田異者繁簡不同耳彼是偏旁不嫌与田字混故簡作也囧字說文讀若獷此囲字則殷爲礦說文礦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穬按礦即今礦字圣說文讀若兔窟實掘或搰之初文圣囲即掘礦即今語之採礦也見卜辭求義九葉

胡厚宣釋田見商史論叢二集卜辭所見之殷代農業

董彥堂先生謂是田之異文見殷曆譜下編日至譜六葉上

按說文「畕比田也从二田」契文正象比田之形按象形之字有象單數者

有象多數之形者，前者習見不煩舉，若晶（古文星）之田諸文則並象其多數。蓋若象一田，則「口」形已足，而字嫌於口圍，故另作「田」形，縱橫實為比田之象，而其義則實為一田。行之既久，「田」之一字形為「一田」之義所專，至比田之義乃不得不繁之作田𤰞𤳳諸形以示之，或會意而作畕，或指事而作畺，其始實一字也。郭初釋場，按場許訓「治穀田」，即農家暴穀簸揚之所，吾湘謂之禾場，其平如砥，不得有阡陌縱橫之形，釋畕是也。卜辭「圣畕」之辭之與「圣田」並見，其義蓋本相同，然其字實已孳乳為二。董先生謂為田字之異，似有可商也。楊氏釋囧非是，囧字契文作㘝，與此迥異，不能執卜辭明或作佃，遂謂田𤰞皆為囧字也。蓋佃所从之田為偏旁，與月字並見，故不嫌與田形混；若田𤰞𤳳皆獨體之文，何緣證其為囧字乎？金文作𤳳

芈伯友鼎銘云「萬年無 與他器作畺作疆者同辭例相同
畕」與疆(畺)爲一字

畺

彊 後、下、二、十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畕比田也』『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作疆』案此从弓从畕吳中丞曰『儀禮鄉射禮「侯道五十弓」疏云「六尺為步弓之古制六尺與步相應」此古者以弓紀步之證古金文亦均从弓知許書从彊土之或作非也』又此从畕象二田相比界畫之義已明知畕與畺為一字矣」見增考中八葉上

葉玉森曰「按金文作彊 盂鼎 彊 頌敦 彊 師遽方尊 彊 虢季子白盤 畺 師文敦从一或二三三並象界畫篆文或體从三契文作彊从畕不作界畫蓋兩田相比已自有界以弓知古代本用弓紀步且不止起於殷代也」見朱氏文字編十三卷六葉下彊字條下引原文當見鉤沈或校譯

丁山曰「彊當以畺為正字繁演為彊 盂鼎 彊 散氏盤 彊 師遽尊 彊 尌仲𣪘 彊 右有三畫者為後起字會弓為畺畺之形又起於彊形之後畺非古於彊也至于畕若不見于壁中古文則必許君因畺為畕猶屾之因嵞為字比田也者望文生訓也經傳及金石古文皆不見畕字是可徵也」見同上引

按說文「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疆畺或从彊土」契文作彊與金文近本許僅殘存彊字其義不詳羅氏謂畺畕一字是也就其田之相接言之則為比田就其相接之處言之則為畺界實二而一者也金文畺字多見大抵作畺 毛伯𣪘 彊 盂鼎 彊 不嬰𣪘 彊 師遽尊 彊 散氏盤 彊 虢季子白盤 彊 史頌𣪘 彊 邾公華鐘 彊 子仲匜 彊 克鼎 彊 弔氏鐘 彊 井人鐘 彊 [illegible] 畺 彊 中師父鼎 彊 弔家父匡 彊 齊侯匜 畺 曼龏

文編 番君鬲 秦公簋 王子啟疆尊 中疆鉦 都公簠餘又

此字与畺畐字之關係詳前畐字條下請參看

黃

藏十、三 藏七三、四 前一、五一、六 前一、五二、一 前一、五二、二 前一、五二、三 前二、六六、六 後上、二九、四 甲一、五、十三 甲一、九、五 甲一、九、十四 甲二、二五、十六 鐵二五、二

王襄曰「疑古黃字異文」見簠考地望四葉下

郭沫若曰「彝銘中錫命服之例多以市黃對言如「赤市朱黃」「赤市幽黃」「赤市悤黃」「介市金黃」「載市冋黃」「赤市冋黃」「婁黃」凡四十二例均一律用黃字無一例外其於典籍市則作芾若紱韍黃則作珩若衡可知黃珩衡為一物珩說文云「佩上玉也」鄭注言禮注謂「衡佩玉之衡也」說金文者多以黃為假借字而釋為佩上之横如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收師𡱃父鼎與毛公鼎文於本部云「古横字通作黃今經典横字多作衡」容庚金文編亦從之謂「横不

以「木」今案此說殊有未安蓋古人錫佩何以僅錫其佩上之横而不及其全又金文黃字凡卌數例均一律用黃珩字未見衡則番生毁与毛公鼎之「趞衡」「錯衡」（從與作）与「蔥黃」同出衡黃並不相紊然則安知黃非本字而珩實後起衡乃段字耶攷古佩玉之制詩女曰雞鳴「雜佩以贈之」毛傳云「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周禮天官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鄭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賈疏謂是韓詩今韓詩外傳無此語當出內傳）國語晉語「白玉之珩六雙」韋注云「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蔥珩下有雙璜」宋本大戴禮保傅篇「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賈子容經篇月令章句（續漢書輿服志劉注所引）三禮舊圖（初學記器物部所引）漢書五行志注所云並同均云「上有雙

衡」初學記器物部又引魚豢魏畧亦云「有雙璜雙衡蠙珠琚瑀衡牙璣珠爲佩者乃漢明帝集古文始制也」雙珩與蔥珩顯有區別參看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十二玉府疏自明案當以雙珩爲是蓋蔥珩乃珩之一種不能以概佩玉之通制國語言「白玉之珩六雙」珩正以雙計也璜說文云「半璧也」詩女曰雞鳴鄭箋「半璧曰璜」周禮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注亦云然白虎通瑞贄淮南精神訓注均以半璧爲說衡牙者禮玉藻云「佩玉有衡牙」鄭注「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皇侃謂雙璜爲牙垂於雙璜之間者爲衡大戴禮注同此說孔穎達正義駁之謂「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蠙珠珠琚瑀亦顯有區別參看周禮正義玉府疏大抵蠙珠即真珠琚瑀乃玉珠之類也

賈公彥周禮疏云「蠙，蚌也。珠出於蚌，故言蠙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間」。又云「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琚瑀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孫詒讓則云「琚瑀納間，似五組皆當有之，與蠙珠相錯共處，而賈前疏則謂唯中組有之，古書所說不詳，宋以後說者皆謂瑀在中組，雙璜在旁，咸無堅證，今亦無以定之」。如上所述，古佩玉全制終無由確定，將來如有古墓發掘，就塚中珠玉之位置，或可以恢復其原形，而文獻所載，實無以知其全也（原書古玉圖譜有古玉珮文全佩圖，即摭取賈公彥說而以臆足成之，不足據）。然其大略則上有雙珩，而下垂三道，所不可知者，唯蠙珠琚瑀之如何貫綴與雙珩之如何安置耳。佩制既得明其大較，今請返論黃字。黃小篆作黄，說文云

□ 召伯虎簋 □ 師卿鼎

艱則不𡢁殷之「□以我車宕于艱」作□ 又召伯虎殷之「帛束璜」作□所

从黃字均與此為類 卜辭亦有堇艱二字

堇 □ 後、下、十八、 □ 後、下、廿四、

艱 □ 前、五、四十、 □ 同上

□ 前、五、四一、 □ 同上

□ 後、上、三十、 □ 同上

又有□ 前、三、廿四、 □ 前、四、四六、 二字以字例推之當為黃 羅振玉仍釋為艱 凡此等

殷周古文之黃字及从黃之字所从之形與許慎所說實大有逕庭 蓋其

字並不从田从炗 亦無炗聲之遺蹤痕迹也 細審其結構當為象形之文無

形聲可識。更參以金文凡言錫佩者無慮四五十例，而均用黃字，毫無例外。然則黃實古玉佩之象也明甚。由字形觀之，中有環狀之物，當係佩之體，即璜珩之所合成。禮經解「行步則有環佩之聲」，玉藻「孔子去喪佩象環五寸」，蓋以象牙之衡爲環，其徑五寸。列女傳貞順篇「鳴玉環佩」，曹大家注云「玉環佩，佩玉有環」。此皆佩玉有環之證。上有佩衿以繫于帶，亦足所謂「佩衿謂之褑」者也。方言廣韵褑均作裎。下則正垂之直，中間所懸之衡牙爲若磬形，故有若垂四者，其左右之璜又橫，故復垂二矣。是故黃即佩玉，自殷代以來所當有，後假爲黃白字，卒至假借義行而本義廢，乃造珩若璜以代之，或更假用衡字，後世佩玉之制廢，珩璜字義各限於佩玉之一體，又以衡爲橫之本字，故誤爲「佩玉之橫」，其失彌遠矣」。釋（下卷）詳見金文叢考一八〇至一九二葉釋黃

按說文「黃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聲炗古文光灸古文黃」契文黃字不盡从田更無从炗者金文見下与契文略同郭氏說為佩玉之象按郭文一八葉下附有黃之想像圖一幀其說可从唯謂趙曹鼎[字形]字及契文[字形]前、二、廿四、[字形]与金文黃字形體略近前四四六並皆黃字則非此數文實異字象人形与黃字之別黃下但有二垂而無左右之出[字形]下則有左右二出象人之兩手交錯置於胸前之形卜辭每言黃尹或謂即後世所傳阿衡其說是也金文作[字形]黃韋俞父盤[字形]曾伯簠[字形]禹簋[字形]弔單鼎[字形]陳侯因資錞[字形]邛王壺[字形][字形]師兌簋[字形]寰盤[字形]休盤[字形]伊簋[字形]趙曹鼎趙曹鼎銘曰「載市冋[字形]」則[字形]實用為黃字而形體与它金文黃字獨異當是偶誤也伯家父簋黃字作[字形]下三垂亦略異禹簋同

男

[字形] 藏一三二二 [字形] 前八七一 [字形] 甲二二二十二 [字形] 新二一二二

商承祚曰「祚案力在田上與在田下之意同古金文加字多如此作」見類編十三卷八葉下

徐中舒曰「男从力田力字即象耒形惟省去下端歧出形力耒古同來母於聲亦通」見耒耜考

按說文「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契文同徐謂力象耒形說確可从辭云「貞男不其」藏一二〇二「貞男其㞢亡禍」前八七一「☐貞☐雀男☐受☐」甲二二二二十二疑辭名金文作[字形]矢簋[字形]弔男父匜[字形]趞小子簋[字形]亞寰虎簋末一文下所从象手執耒形

劦

藏、六二、一、拾、三、十、前、一、一、六、前、一、二、四、前、一、四、一、前、一、五、三、前、四、三一、一、前、六、六一、七、前、七、三六、一、後、上、一、九、後、上、十九、六、後、下、三六、四、菁、七、一、戩、五、四、甲編、三、五、五、甲編、三五九、甲編、三六三、甲編、八二九、甲編、一六四○、粹、二三三、餘、六六○、

葉玉森曰「𠷎字金文亦數見其字从劦从口說文無之惟劦部有協字古文作叶叶卜辭亦作𠷎从三十从口疑即叶叶所由譌變篆从劦為劦又誤繫一十字於左協之本字作劦或劦說文「協眾之和同也」方言「協合也」又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詩雝箋「祫合也」是協祫古文聲讀並通當即周之祫祭見鉤沈亦見前釋一卷十八葉上

徐中舒曰「此字从三力或从口从劦聲當讀為荔荔屬來母金文亦从口

作𠠲乙酉方貞𠠲丁子貞𠠲戊辰貞此為殷代祭名其義當與協同蓋即大合祭之祫協有合力之意古本與合相通如詩江漢「洽此四國」禮記孔子閒居引作「協此四國」詩正月「洽比其鄰」左襄廿九年傳引作「協比其鄰」書堯典「協和萬邦」「協時月正日」史記五帝本紀引作「合和萬國」「合時月正日」皆其明證見未刊稿

郭沫若曰「上似从劦下从口與出之作㞢者同蓋盛物之器或說以口或說以日均非也」見朱氏文字編補遺二三葉上引

董彥堂先生曰「𠠲祭之𠠲卜辭中以為協合字在祭祀專名中亦當為協合之義蓋此種𠠲祭在最後舉行或同時聯合他種祀典一並舉行之也」見殷曆譜上編卷三第十五葉下

楊樹達曰「卜辭或云『東方風曰𠷎』者，即國語周語之協風也」見甲文說五十六葉引胡厚宣說胡氏原文見商史論叢四方風名考

屈翼鵬曰「𠷎葉玉森謂是協之本字一般隸定作𠷎爲殷人五種重要祀典之一辭見殷曆譜上卷三及續研二八八葉按𠷎合也其義略如祫祭之祫吳其昌謂『𠷎祭或𠷎日祭恒為既祭後代先王因而上祭所代先王之專名（解詁六）』是也」見甲研十葉

又曰「𠷎即𠷎之省」見同上五十六葉

又曰「𠷎當是𠷎之異體」見同上一三○葉

按說文「劦同力也从三力山海經曰『惟號之山其風若劦』」又「協眾之同和也从劦从十叶古文協从曰十叶或从口」二者古當為一字叶叶其後起形聲

字也契文象三耒並耕或並置凵箸中引申得有同力同和之義卜辭以爲祭名說者謂當於周之祫祭是也或爲風名與許君所引山海經說同金文作劦凵戊辰彝銘云「隹王六祀劦日」與卜辭同